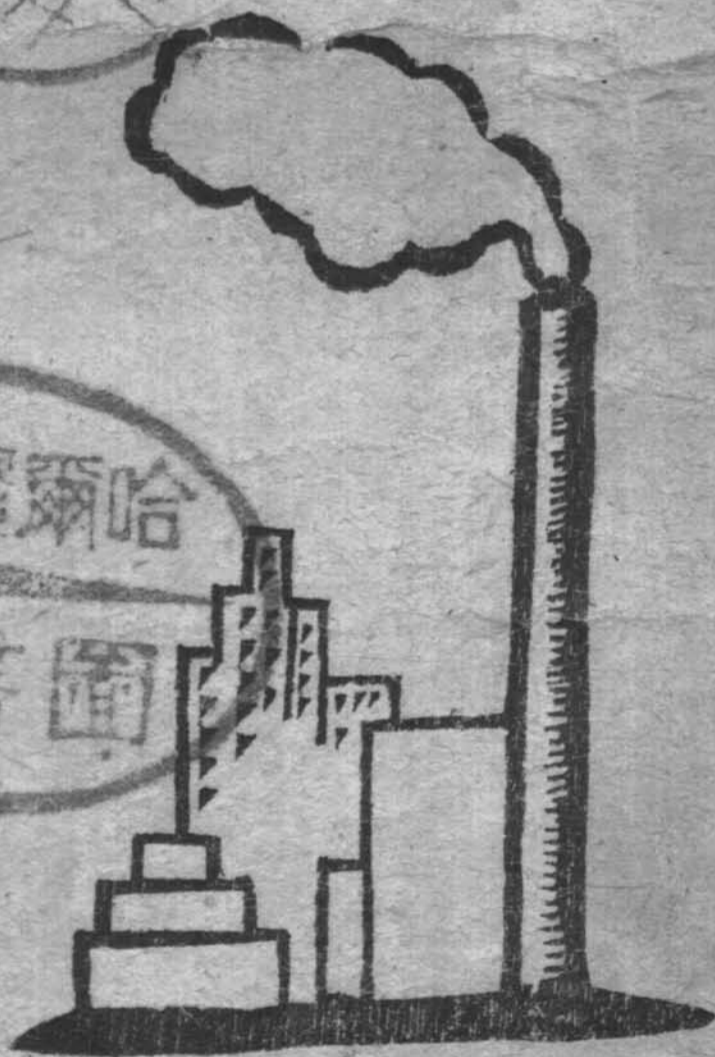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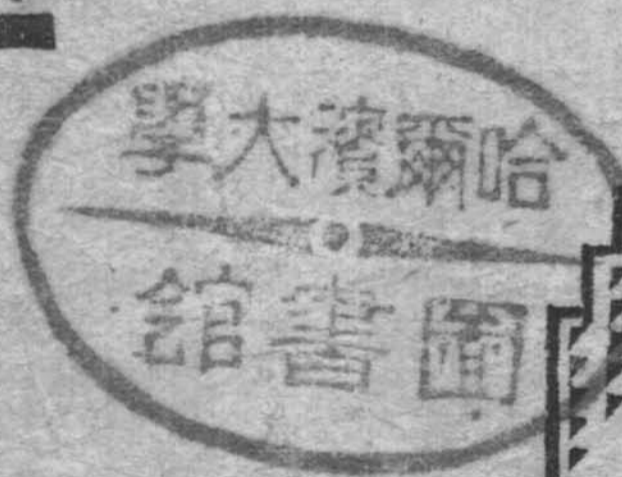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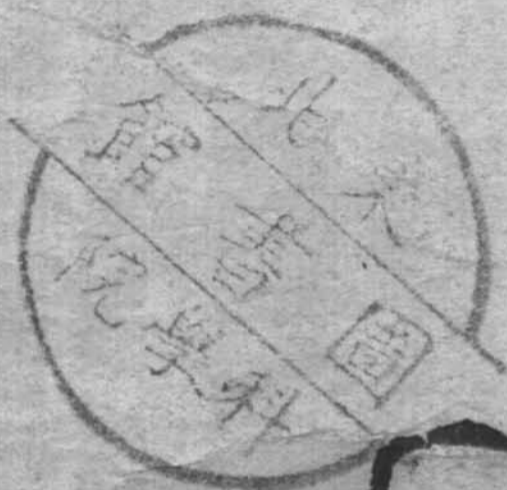


一天的工作

茅盾等著



東北書店印行

作 工 的 天 一

著 等 盾 茅

行 印 店 書 北 東

一天的工作

目錄

某一天(茅盾)	一
一天的工作(黃俊賢)	一四
聯保主任的消遣(沙汀)	六一
千人塔下的聲音(駱賓基)	七五
一條牛和一個女人(岑麟)	八六
小城夜話(黃藥眠)	一一三
過午(茅盾)	一四六

某 一 天

茅 盾

茅盾先生給我們描述了官僚們的一天生活。「昨夜方城之戲直到雄鷄報曉」；上午，坐在辦公室裏談「棉花行市」，談「買進了二十輛半舊的卡車」，談「三二三十一」地平分國難財；全體職員們立等着他去在「紀念週」上「訓話」，連請多次總是空應「就來，就來」而捨不得丟下生意經，但是一聽說姨太太找他，就急如星火地趕回公館去「侍奉」；私事已畢，才在「紀念週」上向其下屬人宣其「誓死抗戰到底」『公忠，守法，負責，節約，廉潔，勤勉，知恥，明禮，反躬自省』等等一大疊的狗皮膏藥；對於公事，公文，他聽也不願聽，看也不願看，只草草劃上幾個「行」字，這樣就會「步步高陞」；一天中連赴三次宴會，無非是「聽見處長高升」而打算走門子的「應酬」；及至趕回公館，給姨太太做生日的筵席上已是「高朋滿座」，連忙舉起大杯，灌得醺醺大醉。這就是神聖的抗日戰爭中大後方官僚們的生活。他們的腦子裏只有兩件大事，一是升大官，一是發大財，即所謂半官半商，亦官亦商的人物。爲了升官發財，他們「需要抗戰」，也「需要和平」。他們身在抗戰營壘之中，但是無時無刻、夢味與醉酒時都不會停止

打算他們的『和有和的辦法』。以這些視『戰』，『和』（即投降）爲賭博的賭徒們來掌握軍政大權，無怪乎正而戰場的日蹙千里與危在旦夕了。只有把這套腐朽的官僚機構扔進垃圾堆裏去，由真正人民的代表來管理國事，才能挽救今日大後方所遭遇的嚴重危機！

——編者

總務科長第三次掀開了門簾的一角，把半個腦袋探進去時，W處長（註一）早就看見，不等總務科長開口，就揮手連聲說道：『一會兒就來，就來！』同時！把半截紙烟往烟灰缸裏一扔，習慣似的伸手摸着下巴，看着那位坐在對面的客人說：『那麼，茂翁，就是三三三十一吧，大家是多年的兄弟，無所謂。』（註二）

『哈哈，處長辦事，向來是爽快的。』對方堆起了滿臉的笑容說。側轉腦袋，朝門首瞥了一眼。那一幅藍布的棉門簾此時早已很伏貼的穩重地下垂着，紋絲兒也不動，吻着門框，很嚴密。茂翁於是咳了一下，向W處長那邊湊近些，低聲地說道：『這幾天棉花的行市，真也是飛黃騰達，看光景……』伸出三個指頭，對W處長打暗號，『不久會衝破這個大關。……』（註三）

『哦！』W處長伸手到烟罐裏夾起了一枝烟，却仰起臉了，望着窗外的濛濛曉霧，只管沉吟起

來。嚟！一枝火柴在茂翁手裏發光了。W處長下意識地（註四）把紙烟的一端接近了火柴，却將大姆指輕輕拍着紙烟的另一端。這又是他的吸燃紙烟的一種習慣。火柴梗快燃盡了，茂翁正待接上一根，W處長手指一鬆，那紙烟就掉在地上了。茂翁趕快俯身去拾，可是却聽得W處長的聲音頗有分量地說道：「這幾天，各方面的策動，頗為猛烈，看來要成爲事實。」

茂翁挺直了腰問道：「什麼事情要……」

「和平！榮譽的和平啦。」W處長笑了一笑。

茂翁還沒有答腔，W處長早又毅然說：「我是抗戰到底派，和平二字，我的腦子裏是沒有的。」

「可是到底怎樣呀，外邊謠言多得很呢！」

「當然也不會無風起浪吧，」W處長微笑，手又在摸下巴了。「可是，你猜，誰需要和平呢？」

茂翁也會意地笑了笑，却又啁然（註五）道：「哎，中國的事情，真是太複雜，太複雜！」驀地他臉上的皮肉一跳，擔心的問道：「可是，處長，咱們公司剛剛買進了二十輛半舊的卡車呢；這要是和平了，可怎麼——交代？」

「這是已成之局，只好瞧着辦吧！」W處長有點不耐煩了，「他媽的，抗戰抗得舒服服的，和她幹麼！」手又摸下巴了，轉了口氣，「不過，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和了也有和了的做法，咱們

總不會吃虧到那裏去吧。只是——今後幾天內，倒得靜觀一下。所以，剛才，你說的棉花的話，暫時不用急。」

「處長神機妙算，萬無一失！」茂翁又堆起滿臉的笑容來了。此時這才覺得自己手裏還拿着剛才從地上拾起來的那支紙烟，順手就敬了過去，又抓起火柴盒來。

W處長剛吸着了烟，那門簾忽又動了一下。W處長立刻把紙烟一扔，站起身，一面說道，「就來，就來。」然而這次並沒有總務科長的半個腦袋探了進來，而是勤務的聲音在簾外叫道：「報告處長，公館裏二夫人……」

「哦，哦，」W處長三腳兩步便走出處長辦公室。茂翁遲疑了一下，也就跟了出去。（註六）

二

半小時後，W處長從公館趕回辦公廳，就直向禮堂走去。本處的職員站在那裏恭候了一小時了，站的地位靠近牆壁的總務科長，老實就打瞌睡，夢見命令果然發來了，W處長高升為某幾省的管理交通運輸的局長，並且把自己也帶了去「走馬上任」……

W處長乾咳了一聲；踱進了禮堂。人們意外地都把腰一動，規規矩矩挺直了腰板。這二三十人的腿

脚移動的聲音，把總務科長的好夢打斷。

紀念週按預儀式開始了。總務科長照例擔任了掌禮。喊到『處長時事報告』那一項時，他幾乎把『處長』喊成了『局長』，——他嘆了一口唾涎，這才把『局』字咽了下去。

W處長下意識地摸了摸中山裝的領口，然後兩手都往口袋裏一插，挺直了腰肢，翻起一對眼睛，先像喊口令似的喊了聲『同志們！』接着一頓，眼光威風凜凜地橫掃過排立在面前的聽衆，然後用照例的『本週的國際大事……』開始了他的報告。

誰要是說W處長算不得雄辯家，那他就沒有耳朵。正和我們這時代的一切幹員一樣，W處長那張嘴實在神妙，死的他能說成活，黑的會變成白。不過，紀念週上這些聽衆們如果聽到後來，會成了半死不活，那又不是W處長的報告不夠刺激，而是因為聽慣了，聽熟了，以至失却應有的作用。

二十多個職員都在屏息靜聽，眼觀鼻，鼻觀心。禮堂的四壁，迴響着W處長的響亮的聲音。照例是那樣慷慨激昂，義憤填膺（註七）十分鐘過去了。W處長還是口沫四濺，精神抖擻（註八）。然而，有經驗的聽衆知道也就快到『尾聲』了，因為那一串壯烈的『誓死抗戰到底』，已經從W處長口中放了出來。人們精神似乎爲之一振。喊到第十幾個『誓死抗戰到底』的時候，站在他近眼前的總務科長不禁捏一把汗，生怕W處長拿他當作敵人——如果，處長的高舉的拳頭一下就落到他的頭頂呢，

這也並非沒有可能的。

末了，W處長又莊嚴得賽過了牧師用給死者懺悔的聲調問道：『你們自己想一想，有沒有對不起國家，對不起政府的地方？有沒有對不起老百姓的地方？公忠，守法，負責，節約，廉潔，勤勉，知恥，明禮，你們都做到了沒有？曾子說，一日三省吾身，我們要一日六省，有八省，要無時無刻不反躬自省（註九）。本人自從以身許國許黨，只知道二句話：上有領袖，下有公事，如果本人有不對的地方，你們誰都可以來槍斃我！』這最後一句，彷彿是運足了丹田（註十）之氣叫出來的，聲震堂瓦。然後也一身的力氣都使用在這一句了，W處長下意識地伸手摸了摸下巴，接着就用平常音調說：『完了』，紀念週禮成。

三

回到自己的辦公室，W處長一面掬手帕揩汗，一面打了幾個呵欠。昨夜方城之戲（註十一）直到雄鷄報曉，今兒又起了早，剛才又作了那樣精彩的報告，整個的疲勞此時都一齊出動了。

然而總務科長却抱着一疊公事躡着（註十二）脚尖走進來了。W處長把臉一拉，沒好氣的說：『該死，該死！有要緊的麼？沒甚要緊的，就攔這裏罷！』

「是，是，」總務科長低聲下氣回答，「可是，處長，你瞧，這一件是上行的，這一件也是；上個星期就等候……」

「哎，別囉囉，」W處長不耐煩的將手一揮，「揀出來。……哦，誰擬的稿？畫過了行吧（註十三）？哎，你怎麼辦事越辦越糊塗了！」

總務科長把公事展開，托在手中，送到W處長眼前。W處長一目十行地跳看了一下，抓起筆來，颯颯地一口氣連講了幾個行。然後向總務科長瞥了一眼。意思是「還有麼？」

「旁的都沒甚麼要緊，」總務科長陪笑說，「今天處長辛苦了，明天再辦罷。」

W處長也不言語，把筆扔下，順手就摸起一枝紙烟來。總務科長連忙從身旁掏出火柴，可是鑿扭，那火柴梗上不知少了什麼藥品，剛一亮就熄滅了，擦到第三根，這才行，總務科長急得滿頭大汗，但是因這一急，他倒想出一些要緊的話來了：

「今天處長有三個飯局……」

「哦！」處長噴出了一口氣，仰起了臉，似乎尋思什麼，眉頭慢慢地皺了一下。

總務科長從那一疊公事中取出三張請柬（註十四），恭恭敬敬，一字兒擺開在W處長的面前。

又噴了一口烟，嘴角上的皮，似笑非笑的扭動了一下，W處長懶洋洋地說：「這姓潘的，就是那

個什麼貿易公司的經理罷？」

「是，今天早上他自己來過，說，務必請處長賞光。」總務科長垂着眼皮回答，然而又在W處長再噴一口氣的當兒，偷眼望處長的臉色，接着又說道：「還不是聽見處長高升了，他——大概有求於處長。這是個機會鬼，可是人還知趣。」

「嘿！」處長笑了笑，「命令還沒有發表呢，他們倒先上勁來鑽了」隨即把臉一拉，又皺着眉頭，「那裏來閒工夫應酬他！」

總務科長不敢再說什麼，抱着那些公事，侍立在一旁。看見W處長打了個呵欠，閉上眼睛，知道沒甚話了，便倒退着出去，剛到門邊，正待轉身，忽然W處長睜開眼，喊道：「喂，趙科長……」說着，一隻手便伸進褲袋裏。總務科長一面應着「有」，一面忙搶前幾步。W處長伸出手，把一張紙放在總務科長面前。

這是一張名單，W處長要請客。

總務科長恭恭敬敬捧起了那名單請示道：「請示處長。時間是？」

W處長瞥了一下他面前三張一東，就說道：「明天晚上八時罷。」於是抬頭看牆上的鐘，搖搖擺擺站了起來。

總務科長趕快去招呼處長的汽車，又趕回來給處長揀着那文書皮包，直到汽車邊，這才交給了處長的隨身勤務。

眼看着汽車去了，總務科長方才回到總務科，把處長交下請客單又看了一遍，也像處長那樣姿態微微一笑，伸起兩腿，架在辦公桌上，一面撒長調子喊一等科員『錢同志，給辦這件公事。』

總務科長側着頭，眼望着牆上一些標語，忽然把嘴一扁，自言自語道，『裝什麼喬模樣，說什麼那來的閒工夫！人家是一個公司，資本有五百萬呢！』於是他跳起來抓過了電話機。……『喂，喂，潘經理嗎？……哦，處長忙不過來，可是我……替您說了幾句……成了，成了。……呀，自家兄弟，不客氣，不客氣！』

四

在潘經理的筵席上吃過了頭道菜，W處長就走了。這算把今天最後一個飯局應酬完畢，時間已經九點多。W處長鑽進了汽車，就吩咐快開。

公館裏還有一桌酒在等待他。因為今天又是二夫人的生日，照二夫人的意思，W處長應當擺脫這麼一天的公務，享一點家庭之樂；這是婦人之見，相應不准。但現在既已退食自公，（註十五）W處

長的時間當然不能不給二夫人。

公館裏正白酒綠燈紅，笑語生風。滿滿的兩桌，無非是至親好友。W處長剛一出場，衆親友就譁然叫道，『好，過了二十多分鐘了，罰酒三杯。』二夫人早已花枝招展地端着酒杯來到跟前，她背後還有一人，是她的妹子。

三杯酒灌了下去，那位小姨也上前說道，『剛才大家公決了的罰酒，現在大家敬一杯。我來開頭。』

W處長一瞧，兩桌人有二十多。便笑了笑道：『人太多了。喝不下，免了罷。』小姨子把頸頸一扭，轉身就走，嘴裏囁咕道，『不喝就不喝，偏我是沒臉的！』

『來來，我喝，我喝！』W處長沒口的叫着，在桌面上隨便抓起了個杯子，自己斟滿（註十六），就一口乾了。

W處長的酒量本來平常，此時喝了幾杯急酒，就有幾分醉意。往常他一醉，與致就特別好，何況今天他又接連碰到幾樁喜事，當下他不等人家來勸，就取過一個大杯來，擎在手中，對大家說道，『本人向來遵守新生活，不多喝酒。可是今天要和各位親友痛飲三杯。』他端着酒紅的眼睛朝桌面上掃了個圈子，『今天有三種喜事。第一件，上月做的幾樁買賣全都賺了。第二件，我升了官了，第三件

……」他嚥了一大口唾液，提高了調門說，「今天下午確息，抗戰還是要繼續！」

說完，他就舉杯一飲而盡。

席面上眾親友也有喝的，也有不喝的，但不約而同的向W處長道喜，暗成一片。

二夫人似笑非笑的對着W處長說：「還是要打仗，這算什麼喜事？」

「你們婦人家不知道。」W處長輕聲說，一面又高擎起酒杯，向着眾親友大聲勸進道，「大家都喝了沒有？爲了抗戰到底，請大家再乾一杯，來，我們三呼萬歲！」

眾親友都站了起來，但是W處長身子一搖，却坐了下去。他旁邊就是小姨子，他一張口，就吐了一地。可是他還在喃喃地說醉話：「就是和了，我們……也還有……和的辦法，不過，眼前……還希望再……抗一年……嗯，一年也够了！喂，茂翁，那……那二十輛卡車，再過……再過一年，該賺進多少錢？……」（註十七）

——三十年九月十日。

註釋

（一）W是英文字母。W處長是說這位處長的姓，如用英文拼音寫，第一個字母是W，例如王、

汪、吳等字都是。

(二) 三三三十一，是珠算除法的一個口訣，此地用作平分爲三分的意思。第一個「三」字的除數，第一個「一」字是被除數，第二個「三」字是商數，第二個「一」字是餘數。卽用三除一，此一在珠算中可作一十、一百、一千……解），則其商爲三而尙餘一之意，故三三三十一，亦有人讀作三一三剩一。無所謂，即沒有什麼說的，沒有關係等意。

(三) 飛黃相傳是神馬名，飛黃騰達，是說神馬很快凌空而去，一般是用做比喻，說明當官的人高陞得很快。這裏是用以說明棉花價格飛漲。「衝破這個大關」是說價格飛漲的結果，要超過三（千）這個數目。這是經濟上的「情報」，憑此可以做投機生意。

(四) 下意識地，即一種沒有經過思考的已成爲一種習慣的動作。

(五) 啣音愧，嘆息。

(六) 這位W處長，本處職員請他「訓話」，他只推「就來，就來！」老不動身，可是一聽見公館裏二夫人（姨太太）有事，不等勤務說完話拔腳就跑，也不管下屬等得多久，一定要先辦完私事，才回辦公處。

(七) 膺，音鷹，胸部，義憤填膺，即滿胸的義憤。

(八) 攪、音變。抖擻，此地作奮發、緊張等意用。

(九) 這裏「省」就是「反省」的意思，「反躬自省」，就是不要一味責備別人，而要回到自己身上反省、反省。

(十) 道家稱人的肚臍下面三寸處爲「丹田」，說是修煉內丹的地方，這是迷信的說法。

(十一) 方城之戲就是打麻將，好像俗話所說「砌城牆」。

(十二) 蹣，音彘。用脚尖輕輕走路，叫蹣着脚尖。

(十三) 官僚制度的辦事方法：公文稿擬好後，由主管長官批閱，主管者劃個「行」字，就是表示批閱過了。

(十四) 柬音簡，請柬即請帖。

(十五) 「退食自公」本是詩經上的一句話，這裏的意思是從公事裏脫身出來了。

(十六) 斟，音針。倒酒叫斟酒。

(十七) W處長醉後的話，說明了他的真實的心思：他願意抗戰，是因爲他買進了一些卡車（載軍汽車），在抗戰中卡車漲價，他可以賺錢。但他認爲「再抗一年也就够了！」只要錢賺到手就行了！所以他的主張抗戰，也只是爲了有私利可圖。

一天的工作

黃俊賢

吳老爺是一位大官，一位有權有勢、橫行霸道，聽了就使人發抖的「××長」；他又是一家大銀行，大公司的董事，幹着囤積居奇的勾當，使物價大為波動。這裏是寫這位大官僚兼大資本家的家庭內幕的。太太和少奶奶整天整夜在打牌，老爺和少爺偷空姦污丫頭，太太吃醋，丫頭尋死，婆媳相互口角，別人搗弄是非，這些形形色色的醜事，就是這個家庭裏一天的工作。最可憐的，便是那些丫頭，那些無罪的女孩子，她們的父母爲了無法生活，就把她們賣到富人家做了頭，被人家任意姦污，任情糟踏，成爲這個封建制度下無聲無臭的犧牲品。梅芳在被老頭子姦污後，又挨了太太的打，香金暴死了。蘭芳在金錢的誘騙下，成爲老頭子的玩物。十五歲的竹芳已被這家父子雙雙姦污，過着恐怖的日子。十一歲的菊芳，以後是走梅芳的路，蘭芳的路，還是竹芳的路呢，令人不堪設想，這個罪惡的社會制度，罪惡的家庭，是多麼可咒詛的東西！閹人們的荒淫無恥的生活，是立基於苦無辜的人們之被蹂躪的血污中的，是立基於罪惡的半封建制度上的！這位吳老爺的生活表現在「一天的工作」裏，在國民黨區可說是普遍的現象，當抗戰勝利了

的今天，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一方面是帝國主義者的獸行，一方面是這些閩人們的獸行。要放中國人民，我們肩負着兩重的責任呀！

——編者

重慶的冬天多的是霧，和被霧冷嘲挪揄（註一）的陰濕日子。難得的陽光，是那樣怯生生的，作錯了事的小孩子。一個陰溼的太陽光，同一切新鮮的事物迅速滅似的，像在訴說着什麼怨苦的天。

竹芳被冬天的早晨驚醒了。從張開眼睛的時候起，她就不安着：昨天吳太太掉了五百元，疑心她偷了。她氣憤的想，有什麼「證據」麼？但吳太太是不講理的。她受了許多像這樣的冤枉氣。

另一間床上，蘭芳打了一個呵欠，就唧唧的叫起來：

「菊芳，死女娃子，起來呀！太陽晒到你的屁股上了！」

蘭芳忘記了今天沒有太陽。她更粗暴的叫了幾聲。

菊芳被叫醒了，不甘心的掀開被蓋——坐起來——揉着眼睛，但慢慢又想睡下去。

「你洗臉麼？請你呀，若我二打一盆水！要熱一點的！」

每天早上她都要這樣的「請求」菊芳。菊芳經常的替她做一切事，爲了做得不好，菊芳常常被罵。她罵，或打菊芳的時候，心裏是暴躁的。過後，她發覺打罵得太過份了，有時便微微失悔，可憐那小女孩。但她要打罵的時候，又忘去那失悔。有時她也很溫和的對付菊芳，給那小女孩一些恩惠。菊芳記起她嬌處的時候，便恨她，記起她好處的時候，便感激她。

菊芳穿了衣服，蹣跚的走出去。

她們是吳公館裏三個丫頭。蘭芳年紀最大，十八歲，一個過早就成熟了的姑娘，同吳老爺有着曖昧（註二）的關係，便贏得人們的敬重。竹芳是沉默的十五歲的女孩子；蘭芳常常嫉妒她面孔的美，她自己却沒有留心到這。她永遠帶着木然的愚蠢的笑，只在主人的呼喚裏忙碌着。沒有事的時候，誰也不知道她在什麼地方，在做什麼事。菊芳是十一歲的，天真的女孩子。

蘭芳兇狠的聲音，引起竹芳的反感，但竹芳從來不表示出來，在蘭芳面前，她常常一句話也不說。菊芳出去了過後，蘭芳望着她，在心裏罵，「這死人，」蘭芳對她客氣一些，實在却恨死了她。蘭芳想了一件事。昨天吳公館裏有一場熱鬧的麻將，她同吳太太合伴佔一脚，牌完全由吳太太打下去。她們贏了錢。但結賬的時候，她沒有在，直裡現在，她還不知道贏了多少錢。

對那個數目，她想了許多。不安的是錢沒有到手裏，還怕吳太太少報贏錢的數目，雖然這實例還

不會有過。她們搭伙的時候，這樣的事發生過。贏了錢，吳太太沒有分給她。她如果忍耐不住了，問一聲，吳太太便會叫，「哎呀，怕我不給你嗎？這樣一點錢，我也要賠眼睛！」她不敢問，但時間久了，吳太太又可以說，「哎呀，記得清清楚楚，我給了你的！」

她寫這煩惱起來。

她很愛打麻將，與常常不能自己去打。吳太太沒有在家裏的時候是例外。她通常是和別人搭幾成，在那，有事，或有了的時候，才自己去坐下去替換。如果客人並不尊貴，脾腳又實在差人，她便很幸運的可以自己兼當一牌。

在打麻將的時候，尤其是自己能够坐下去打的時候，她的高興，便表現在臉上的紅暈和忙亂上。這簡直是一件大喜事。她一面生氣，沒有忘記丫頭的身份，「打，我想打，沒有錢呀！」她尋覓着機會，認真的表露出「沒有錢」。

吳太太很愛，還很會打麻將，毒辣怕錢。她常常要蘭芳搭伙，有時蘭芳推辭着，她過後簡直得央求了。贏了錢，她立刻就失悔這不聰明的辦法。輸了錢如果沒有叫蘭芳搭伙，她又會自己痛恨許久。

在打麻將的時候，爲了考慮不讓蘭芳搭伙，一直成了吳太太心上的重擔。

蘭芳記着今天的第一件事，便是打聽吳太太昨晚贏了多少錢。其實打聽出來了，吳太太要少報一些，她還是不便質問。但打聽出來可要放心一些。

二

吳太太很晚才起床。她每天都要打麻將，常常打到很夜深，也許一直到天亮。早晨的新鮮空氣，同奇麗的風景，同她是路人（註三）。有時晚上很早就睡，早晨仍舊得遲起；她的寤寐睡眠，同豬的需要睡眠差不多。

她是「出自名門」的女人，有一雙小脚，曾經引起吳老爺許多次懷古的幽情。她用全生命來對付家庭的事，雖然直到貨物價高漲的現在，還不知道一斗米，一斤豬肉要多少錢。

這公館裏經常都有着客人。數量最多，份子最複雜的，便要算女客。她們都有一種「閒不住」的習慣，在無心的衝動裏，替這家庭添加着閒話，使一家人發生糾紛。

吳太太是一切糾紛的中心。日子久了，到有時客人製造不出糾紛的時候，便覺得一種不能抑制的寂寞，刺着她的心。

她起了床，屋子裏靜靜的。老爺已經到機關裏辦公去了。屋子當中生了一爐紅紅的炭火。初冬的

天氣，並不怎樣冷，尤其是在這很少看見雪的地方。但她從幼年時候，就養成一個怕冷的習慣，有一點冷，便需要炭火。她是重慶冬天最先用火爐的人。

吳太太屋子裏的冬天，實在是夏天，使很多沒有「福氣」的人都得流汗。一到嚴冬，那間屋子的窗戶便永遠不打開；她睡覺的時候，這還不夠，還得用被蓋緊緊的蒙住頭。

因為僕人王媽的好心，這時，爐裏的火勢很旺。

她打幾個呵欠，慢慢覺得有點熱，——實在天氣並不冷，又立刻發覺炭太多，太不「節省」了。

她痛心的叫：「王媽！王媽！」

叫了許久沒有回聲；她又叫：「菊芳，菊芳！」

一個清脆的，女孩子的聲音答應了。菊芳匆匆的跑來，臉上殘留着一絲興奮的笑容，顯然適才正在作一件高興的事。

「你聽我叫王媽，怎麼不答應呀？」吳太太生了氣，嚴重地問。

「我……聽你叫我就答應的！」菊芳畏縮地，遲疑地說。

小女孩的臉便紅了。她知道，太太立刻會教訓自己。太太說過許多次，「只要我在叫人，不管叫

的是誰，聽得到的人便該答應！」她永遠只問着自己，自己才開口。這使她挨了許多打。在挨打的時
候，她一面哭，一面氣憤地想，「又沒有叫我。一叫我，——我就答應了的！」

太太大聲說：「你只知道玩，該變一個小姐呀！」

「把炭退一些出來呀，魔鬼！」她又記起來，指着火爐。

望着退出來的炭火，她滿意了。

菊芳走出房門，到太太望不到自己了，步法又重復輕快起來。她是學着大人的步法，走出房門
的。她叫着「一二一」，彷彿已經在一片廣場上，變成威武的兵士；身邊是清晨的風，天空照着一輪
黎明的太陽。她興奮着。

● 在一個轉角時，她喘着氣停下來了，彎下身，數着：「一個，兩個，……呀，擠了那末多！」

她興奮起來。昨夜舞了一塊客人吃剩的糖，預備在今天早上送給螞蟻。她成功了，適才那些小
生物便聚攏來，她數了有十六個，正在高興的時候，被太太叫了去。現在，螞蟻擠了數不清的一大
堆，爬滿那塊糖，還有繼續來的。

「那一個大一些，是「王」呢？」她想，便注意的看。忽然傳來細碎的脚步聲。她立刻將頭一
揚，跑開了。

蘭芳向太太那裏走去，雖在修飾過後，眉畫得又細又彎，臉上全敷了粉。這時，她有着醜陋的美，一種嚇人的美。在不修飾的時候，便難看一些，有時還有罵人的醜陋。

她從容人張太太那裏，知道太太昨晚贏了八百元，又探得一個消息，便急急忙忙的跑到太太那裏去。

她踏進門，便慌張的叫：『太太！』

太太懶管地問：『是平常有什麼秘密事要向我報告的神色。』

她走近來，輕聲說：

『少奶奶，剛才說出一句話，說太太不該怪沒有生兒，是少爺沒有生育呀！她向張太太說的。張太太還有許多話不肯告訴我。』

吳公館裏的少奶奶，到吳家三年，還沒有生育，最近便成爲嚴重的，使一家人不安的事了。

太太氣憤起來：『哎呀，不該怪她，好意思？她才說得好呀！我吳家世世積德，少爺身體那樣好，……你說，該怪哪一個？……誰還說了什麼？』

『她還說了太太許多，一定還說了太太許多，張太太不肯說！我怎麼問她也不肯說！』
吳太太的心上立刻像壓着什麼，不安了，急於想知道少奶奶說了自己什麼話。那多皺紋的臉上，

便透出一層暗黑的光，是她每次遇着什麼重要的事的表情；那光將她顯得更年老，更凶惡，像藏在角落裏將要捕捉食物的蛇。

三

這家庭裏，經常的發生着事故。糾紛的兩方常常變換，變換的關係很微妙。吳太太是一個不變的中心。一時是，少奶奶聯合她反對蘭芳，一時是，蘭芳聯合她反對少奶奶。永遠如此。她們聯合的時候，那種親密勁兒，是誰也得驚奇的。她們決裂的時候，那種仇恨的樣子，也是誰也得驚奇的。

這種糾紛，都是在暗中進行着，攢大着，常常沒有一次公開的衝突。一切進行都靠她們那一張得天獨厚的嘴。

這時，輪到蘭芳同太太聯合，去反對少奶奶了。一切都進行得很緊張。先是少奶奶在太太耳裏拿了一打手巾，引起太太的不滿，對媳婦的生育問題發揮了意見。那意見很快的飛到少奶奶的耳朵裏，使少奶奶賭氣沒有吃晚飯，在房裏整整吃了半斤鹽花生，十個橘子，將肚皮脹得像面鼓。婆媳倆的糾紛，都常常是由生育問題引起的。吳太太表示了深刻的不滿。

如果太太同蘭芳引起了仇恨，便是由於吳老爺的變憎有不公平的地方，在太太的感覺裏面常常如

，使太太突然生起照例的，一時嚴重得很的嫉妒。

蘭芳到客人張太太房裏去，是爲了打聽太太昨晚贏了多少錢，那湯麻將很緊張，有吳太太、少奶奶，張太太、韓秘書太太——打完麻將，秘書太太就騎在自己的轎子裏，批着回家去安爐等得不耐煩了的秘書老爺。吳太太一直是贏家，多皺紋的臉上透出紅光，一直高興着，又一直被一個思想苦苦的打擊着：不該同蘭芳搭伙！

蘭芳是不能忍耐地到了張太太那裏。張太太是信佛的人，常常拿了『化緣簿』在許多公館裏出現。張太太是很活動的人，同什麼人都要好的人。

張太太能够在許多闊氣的公館裏走動，就因爲他信佛，認識一些和尚，尼姑，能够滿足一般太太向善的虛榮心。她三年前就揚言自己立刻要出家。丈夫是一個小官，經常都在窮困裏，使她決心在任何場合裏都不打麻將。又經不住人們的慫恿，一慫恿，她便帶着十分不願意的、被逼的神情坐在麻將桌子邊了，常常輸掉寡來的屬於菩薩的錢。

她時時都在作客。雖然信佛，却有時脾氣不好，使那個丈夫一點不敢過問她的行動。

她無聊的在房裏坐着；吳公館的客房，是比自己寒酸的家舒適許多。

門打開了，才修飾完畢的蘭芳走進來，帶來香水同脂粉的氣息。

張太太立刻緊張起來，驅去無聊的表情，望了一下一個已經收拾好的小小的布包，那裏面放了她全部隨身的物品，說：「蘭妮姐，哎呀，早呀！」

蘭芳聽了，對張太太的問候了。她對於稍稍更微一點的客人，從來就缺少隆重的問候，有時連平常的問候也沒有。她坐下來，努力勻護了一下自己的呼吸，很平靜的問：「你昨天贏錢？輸麼？」

張太太哭喪着臉，「我那裏有贏的？先就說不打，我沒有一次想打麻將。都是你們呀，要我打，看，輸了錢怎麼辦，輸了三十元呀，苦時的！」

她輸了錢，臉還要認真的憤怨一陣，癱了錢可也不感激誰，她實在只輸了二十六元。她將昨天在路上吃零花的五元，也秘密的算了進去，再度算一算添成一個整數目。

張太太奇怪的沒有再說話。蘭芳只得又問，並且照着時間什麼東西，轉了一個大彎：

「韓太太呢？」

「也。輸了六百多。」

「少奶奶呢？」

「也。輸了兩百。」

「太太呢？」

「自然，她贏呀！」張太太高興的叫，做了一個鬼臉，又舉起兩個指拇，比一個「八」字：「八百！八百！」

她沒有去注意蘭芳興奮的臉色，說完便匆忙的站起來，在窄小的屋子裏走了一轉。過後，她抓住那小布包，那僅僅包着一本『絲簿』的小布包。「謝謝呀！蘭姐姐！又打擾了一天！」

蘭芳驚奇着：「怎麼，你？你要走麼？」

「是呀，哎，趙軍長的太太在等我，約我今天上午就去！該死的，我還在這裏！」

她的手提起那小布包了。芳蘭忙搶上去，攔住她，爭奪着那小布包，說：「再玩一天呀，那有那樣要緊的事！」

她嚴重的說：「不，不，下次再來。別人現在怕就在咒我了！」

她們扭做一團。最後，蘭芳奪過來她手裏的小布包，這就表示她可以再玩一天。

她罵了蘭芳一聲，便坐下來，似乎只有失約，讓趙太太咒了。這個同一切人都要好的人，也同蘭芳要好，蘭芳每次都要認真的挽留她。

她不甘心的坐下來，漸漸的，這「不甘心」便消失了，甚至還有點快樂了。

她們坐着，沉默了兩分鐘，張太太忍耐不住了，輕聲說：

「你知道少奶奶爲什麼沒有「生」呢？」

「怪她自己呀！還有臉！」蘭芳鄙夷地說：

「不是！不是！」張太太興奮起來，聲音更低，可急促，「是少爺沒有「生」，不怪她。太太不該怪她。這是她親口對我說的！」

「她說的，……還說了什麼？」

望着蘭芳的緊張，張太太滿意了。

「沒有……沒有說什麼，就只說了這一點，我不說你！」張太太嘆了一口氣，「你們這家庭，真是，閒話太多了！這話……這話雖然不關要緊，蘭姐姐，你千萬不要說出去呀！我是不管你們的閒事的！」

她們親密的，低聲的說着。蘭芳知道少奶奶還說了許多話，用各種方法探問張太太。這一次，張太太的態度很堅定。在談話裏，張太太叫蘭芳「蘭姐姐」，蘭芳對張太太一直稱呼「你」。

蘭芳知道一時再探問不出什麼，自己也不能等待了，便匆忙的走出去。

張太太望着蘭芳的背影，叫了一聲，「蘭姐姐！」但蘭芳沒有答應。

像知道自己的事那樣。她知道蘭芳向吳太太告密去了。她微笑着，原諒了自己。

「我只說了這一句不關緊要的話，還要她不告訴別人的！這事與我沒有相干！」
她期待了一會。

不久，蘭芳又來了，說：「太太請你去，就去！」

她到了太太那裏，向太太問了安，便平靜的，像一切事情都沒有發生過的坐下來。

「少奶奶說了我什麼話，告訴我。我一定不說出去，只有我知道！」太太親密的說。

張太太和善的，但嚴肅的說：

「唉，唉，我向來不管你們的閒事。你們家裏，就是閒話多。常常鬧得鷄飛狗跳的。一家人，吵鬧了也就和好了，外人那能來多生些事呀！我看麼，你們，大家忍讓一點，聽着什麼話，一隻耳朵進，一隻耳朵出，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阿彌陀佛！」

「她自己不「生」，要怪少爺麼？」

「這是，她向我說的。依我看來，老爺太太都行善，少爺又年紀青青的，身體那樣好，怎麼會沒有「生」？怪不到少爺頭上來的！」

「是呀！張太太，我也那樣想！」太太抑制着憤怒，「她還說了些什麼話，告訴我。那一次你向我說的話，我說出去了的？我一定對得住你！」

蘭芳同太太一齊苦勸着，向張太太申明說出來『沒有關係』，表示她們的忠實可靠。她們誠懇、親熱的樣子，完全感動了張太太，她滿意自己是那樣的重要了。

張太太辯解着：

「昨晚我在少奶奶房裏，不知怎樣說呀說的，……該死的，是怎樣說起的？少奶奶就說到了太太。「我那個好婆婆，她呀，又在怪我沒有生育，」少奶奶說，「自己的兒子，就不想一想，只賴在別人身上！我是受氣的！張太太，羞死人，要怪他呀！」她說了許多。我記不起來了呀……」

張太太遲疑着。

「說呀！」

「沒……沒有了，只有那一些話。該死的，她沒有再說什麼呀！」

她們又照樣向張太太勸解，表白着；張太太堅決的說，「我不說，阿彌陀佛。」這更燃起了她們的希望。

經過一個適宜的時候，張太太明白，再不說出來，便『不近人情了』。望着吳太太同蘭芳的苦痛的、緊張的臉，她說：

「我是不說的。我向來不管別人的閒事。少奶奶說，你們中秋節，送她娘家那份禮是太薄，太不

像樣了。是太太要這樣送的。好東西太太都藏起來，送自己喜愛的人，就像沒有這

……」

張太太說話的時候，聲音，姿態都還真的學做著少奶奶。吳太太再不能夠忍耐了，便採用一個慣常的習慣，指手畫腳的說：

「哎呀，不得了，那樣久的事，誰還記得！我要問她，要曉她那一張嘴，憑人說，那份禮還算薄嗎？她從娘家帶了好多來？你們曉得的，她那少奶奶（註）：送死人呀！害我吳家也沒有光彩！」吳太太還要罵下去，精明一點的蘭芳，忙岔開太太的話，說：「少奶奶還說了什麼？」

張太太一直在尋找繼續說下去的機會，便又興奮起來：

「她說，她不像吳家的人，完全太太都不睬她，她是受氣的人；一個仇人！還比不上丫頭……」張太太發覺自己的疏忽，立刻將話轉過去，「哎呀，這比不上苗姐那！太太沒有生氣。蘭芳就如像吳家的祖宗……」

蘭芳最怕有人說自己是「丫頭」，這個個字特別刺著她的心，於是作沒聽到的，努力不發出一點慌張。作羞羞恥恥來的，是她對少奶奶的更強烈的仇視。

吳太太睜大眼睛，完全沉醉在這憤怒裏面去了。

張太太停了一下，恐怕話又被岔開，便忙著說下去：

「還有，還有！她說太太，是小賤人，一個錢都看得起，又不直氣。昨天打麻將，她拿了幾牌，太太都沒有拿錢。過後問，太太還一惡二狠的吵她，說拿了的呀……我也像記得太太是拿了的，她偏要還末說！少奶奶有時就這麼瘋瘋癲癲的！……」

吳太太記起來，在那場麻將裏，少奶奶和了，自己有三次存心沒有拿錢。

「張太太，你看，有這樣的媳婦！……」

吳太太高聲叫着，接着粗暴的說了一大篇話，是張太太同蘭芳聽厭了的，是自己說厭了的。媳婦的一切缺點，都被她記起了。她盛氣的肯定昨晚清楚的給了媳婦的牌錢。過後說到生育問題，她作了一個精彩的結尾：

「有本事的，怎樣不嗣（註五）一個出來啊！……」

蘭芳在憤怒裏帶着快樂，衷心的感謝著張太太。吳太太被激動起來了。望着吳太太由黑轉青的臉色，她快樂得幾乎戰慄起來。

這次是吳太太冷靜下來，問：「她還說了什麼？」

張太太伸長了頭，溫柔的說：「我通通說了。只要是她說過的，我都說出來了！……」

四

這公館裏，起床得最遲的是吳少奶奶。她醒得很早，望着屋子裏逐漸更加明亮，清楚的聽着屋子外面的腳步聲，人聲。但她總不起來。她不動的躺着，沒有一點事；有時爲了找事作，便想心事。她懶。也許起了床，還可以作一些有意義的事，她常常想。但最困難的，便是翻那一下身。她想心事，每次頭都想昏了。

每天早晨她都是這樣。起床過後，她便忙着梳洗，選一件顏色最鮮明的衣服來穿。她修飾面孔很有耐心，一點不馬虎，抹着紅的白的，抹了又拭，拭了又抹，同每個女人修飾的時候一樣，都將自己當作了藝術品。但在耳根後面，她便不注意，一直積了許多污垢（註六）。凡有衣服遮着的地方，她也一律不注意，很少沐浴，尤其在冬天。夏天，她爲了穿短袖，兩肩才時常洗滌。

人們知道她「愛美」，又笑她的「愛美」太吝嗇（註七），只限於那一個身子。她住的屋子，睡的床，經常在零亂中。並不要少奶奶自己清理、打掃，但王媽清理、打掃過，又被她扯零亂了。有這樣的主人，王媽清理打掃的工作，便也不認真。

她的丈夫吳少爺，面孔團團的，身體肥壯，同父親吳老爺一樣。他的嘴生來同鼻子擰得太近，很

容易給人不論快而印象。他大舉改革了。

吳老爺對他的意見很嚴厲；更嚴厲，他在外面就還放蕩；這放蕩，他逐漸帶到家裏來，但在父親面前時，他竟彷彿老鼠見了貓。吳老爺到這誘騙他。

他的存在，在物質的清潔裏，保障了重慶花柳病醫生的生活。少奶奶一直被丈夫傳染的淋病所痛苦着，但她不知道這是什麼病，以為是「氣痛」，或是「熱」，便一直隱祕着，羞於告訴人。

少奶奶初中畢業過後就結了婚，她豐厚的嫁奩，比吳公館的人想像裏的少了一點，從此便使一些人對她不滿。

結婚後，她永遠同書本離開了，對比較精操的事她那樣厭煩。她擴大了在學生時代的愛好：打麻將，吃零食，穿花花綠綠的衣服。

新婚的時候，她對夢以航完全陌生（註八）的男人懷了愛情。吳老爺罵她「不美麗」這一點，一直感到遺憾。

這少女獻出他的心過後，換得的不是一顆同樣熱烈的心。她多情的幻想過新婚的甜蜜。她也漸漸覺得那嘴同鼻子靠得太近的面孔，並不怎樣有趣。

她仍舊有快樂，有憂愁的生活下來。她打麻將的藝術更精到了一些，使打麻將歷史最久的吳太太

落了後，這當然靠自己獨出的聰明了。

這一對小夫婦，從第一天起，就不能够互相接近。他們並不抱怨，都忙着自己的事。三年平靜的過去了，他們只有時在金錢上爭執着，口角着。

在他們結婚了三年的現在，吳公館裏便引起了一件大事，使許多人在背地紛紛竇難。又推測它的原因：少奶奶沒有生兒子呀！甚至女兒也沒有生。

她起了床，打扮完畢過後，吳公館裏有生氣的一切活動已經開始了。她在鏡子裏照了一會。

一陣皮鞋聲使她抬起了頭，當看到是少爺的時候，便向鏡子送去最後的一瞥，再無聊的躺到沙發上。

這天是星期天。少爺每逢星期天都得從學校回到熱鬧的城市裏。

少爺今天很溫柔，高興。但少奶奶一點沒有被感動。他們平時像路人一樣，互相的淡漠成了習慣。少爺在外面忙着胡鬧，少奶奶忙着打麻將，便一直平安的過下來。在星期天的聚會裏，他們有時整天互相不說一句話。

但少爺並沒有灰心，在少奶奶的冷淡裏，他繼續溫甘了一會過後，便提出「借錢」的要求。說到「錢」的時候，少奶奶望着他，嘴同鼻子擠得更近，像合在一起了。少奶奶很能欣賞這個表情。

她平淡說：「沒有！」

他用度很大。錢總不夠用。這次，他焦急的回到家裏來。他正需要一筆錢，去「借給」一個使他瘋狂了的女人。

「上次借的錢，你一說，我不是連本帶利都還了麼？嘿，還不放心嗎？把錢關在箱子裏，又不生財。只借三千呀……」他裝作很驚異的說。

她率性不說話，不理了。他又熱烈的說了一陣。這是每次借錢必須經過的手續。她氣憤的想，上次借的錢，在他們幾乎要打架的時候，他才還出來了的。

望着她仍舊那樣冷淡，他着急起來了。……

吃過早飯後，少爺又繼續央求着少奶奶。不久張太太走了進來。爲顧全面子，少爺立刻縮回口裏的話，站起來，向客人打了招呼，便走出去。

張太太一直在不安寧裏。她決心藏住心裏的話，吳太太說的話。不知道什麼緣故，像失落了一件重要的東西，她總那樣的不安寧。最後，她隨着自己的腳，不能夠禁止的跑到少奶奶這裏來了。

她坐下來，開始寧靜了一些。但不久又不安起來。

少奶奶取出一包花生，同張太太吃着。這些零食少奶奶都吃厭了，但又不能夠禁止自己不吃。

張太太想起一件事，說：「你也出一點功果，是培修觀音廟的。哎，出了錢，菩薩保佑，百事順利！」

少奶奶立刻承認了，取出五十元來。這時，她是嚴肅的，因為自己的善行，也對菩薩懺索了一陣，都是偏於錢財運氣的，和「來生」的享受的。最後，她將最重要的希望，——生兒子的希望，也交給了菩薩。

「少奶奶，真少有你這樣行善的人，每回都出這樣多的錢，菩薩是看得到的！」

張太太虔誠的溫柔的說，使完全被少奶奶的善行感動了。

她們繼續親密的談着話。過後，少奶奶就訴說起自己的煩惱來。

在少奶奶的一生裏，只有一個嚴重的憂愁，便是最近她的沒有生育。她惶惑着，一面承受着責難。昨天她忽然聰明起來，便認定是少爺沒有生育。究竟是怎樣她並不知道。當時張太太也熱心的肯定了這個說法，使她覺得一點安慰。這時，她很自然的便將張太太當作訴苦的對象；一點不心虛的說沒有生育的責任不該自己負，又對婆婆同丫頭蘭芳表示了不滿。……」

「太太早上又在說你呀！她吳家世世積德，少爺年紀青青的，身體又好，怎樣會沒有生育？又說你嫁奩太少了，害得吳家沒有臉！只有你在她們吳家享福！……」

張太太等少奶奶的話一停住，便急促的叫着，完全忘去不說出來的打算了。少奶奶被激動起來，忘記了剝花生吃。張太太換了一口氣，才安定一些，像嘔吐了一個久就想嘔吐的東西。

「太太說，少爺要同你離婚呀，不然討一個『小』（註九）。吳家沒有後代怎麼行？就討『小』，就離婚，不能夠怪她們的，只怪你自己！……」

張太太忽然發覺自己的錯誤了。吳太太並沒有說要少爺同少奶奶離婚，或是討『小』，這話是萬公爺的萬太太說萬少奶奶的，那個家庭也發生了這樣的糾紛。

她並不慌張，也不便說明這錯誤，使全部的話受到影響。她沉默了三秒鐘，算是表示抱歉，又接着關切的說：

「這些話你別說出去呀，又鬧得鷄犬不安！要是這樣，我以後什麼話都不敢說了！我說麼，一家人，話當不得真。就有什麼事，忍讓一點不吃虧！我什麼都看穿了，還是出家好。活人就罪孽。我找到廟了。阿彌陀佛！……」

少奶奶沉默着，但心裏並不安寧。她沒有聽到張太太過後說的好心的話。她不動的坐着，呼吸漸漸迫促起來。

隔了一會，她突然站起來，悲聲的叫：

「好，離婚！他不離我也要離！我願在這裏受罪？離婚！離婚！……」

她漲紅了臉，像張太太就是對方。她激動的決定離了。離婚過後的事，是渺茫的，她一點沒有想到。

五

韓祕書太太來了。

她是個性急人，才坐在吳公館的椅子上，便表示不耐煩再等，寧將場合立刻興起來。她完全沉迷在麻將裏。

「叫少奶奶來呀，加上張太太，便是四個人！昨天的原人！」她不知道吳公館已經生起的糾紛。

「快別提少奶奶，……氣死人了！韓太太，你不知道。她說，沒有生育不怪她，要怪少爺呀！有這個道理麼？我吳家世世積德，少爺身體又好，怎麼會是他沒有生育？我才不同她打麻將呢，見着她，我就生氣！……唉，她還說……」吳太太說。

韓太太對這糾紛沒有表示應有關心。一方面因為她的心被麻將佔去，一方面因為這婆媳間的糾

紛，在吳公館裏太尋常了。吳太太一口氣繼續說了許多。

韓太太第四次的說了：「有天大的冤仇，在麻將桌子邊就和好了呀！就差一個人！」

吳太太過後讓了步，容許少奶奶參加這場麻將。因為立刻要找一個合適的牌脚很不容易，一方面因為少奶奶打麻將從來是現錢。打麻將的人都是喜歡現錢的。

竹芳將麻將擺在客廳的桌子上，又立刻去請少奶奶。

少奶奶來了，她很想賭氣不來，但知道再湊一局麻將的無望，也不便再湊。如果賭氣不來，——她很想賭氣不來，今天打麻將的機會便錯過了，還會使自己痛苦的。

她帶着仇恨和不安，站在麻將桌子邊了。

她們便急急的開始了每天的工作。恰巧蘭芳不在這裏，吳太太也儘快的促成了這場麻將，決心自己單打，如果蘭芳來了，便假意也得約蘭芳一下的。

蘭芳聽到打麻將的消息，便慌忙趕來。當看到場合已經開始，她的心一沉，痛恨着自己的被遺忘。她先想了這一場麻將非常重要，如果參加進去，總可以除昨晚贏的錢，贏了便連同昨晚的一起收進來。

和這痛恨同時，她又現出高興的笑容，彷彿很熱心的跑過去做一個旁觀的人。

張太太哭喪着臉說：「我說不打不打，……還有事，趙軍長太太在等我！你們真急死人！……」

吳太太每次見着竹芳，都立刻變了臉色；疑心昨晚放在枕邊的五百元，被竹芳偷了。竹芳正站在麻將桌子邊，供她們的使喚。吳太太憤怒的向張太太說：

「昨晚我記得清清楚楚，是一千三，放在枕頭邊。怎麼隔了一會就只有八百？屋裏鑽出強盜來了嗎？……」

她的眼睛兇狠的盯着竹芳。

竹芳被嚇得戰慄起來。

麻將緊張的打下去。

少爺回到房裏，少奶奶同張太太已經不在了。他坐了一會，不安的望着這實際同自己陌生的屋子。過後，他暴躁地喊：「菊芳，菊芳！」

那小女孩來了。他說：「少奶奶在打麻將嗎？……你去悄悄向她說：少爺借的錢·三千·他就要！」她跑出去了。他又粗暴地叫：「快呀！」

他微微滿意了，雖然不知道結果怎樣。

菊芳喘著氣跑來：「少奶奶沒有錢，不借。」

他立刻仇視起少奶奶來，彷彿有許多悶氣要發作。

她預備轉過身。他忽然覺到那小孩的面孔有幾分俊美，便叫……「過來！」

他奇異的嘻笑着，在她臉上捏了一把。她怔住，不知道怎樣辦，臉一陣痛。

他的手放下來後，她轉過身跑了出去。在門外，羞恥使她停住了，覺得受了侮辱。她的臉更紅了。

她擠了擠眼睛，想哭；又忽然轉了念頭。想，「我十一歲了，十一歲是大人了。大人是不哭的。」

當少爺接着發現少奶奶的櫃子沒有鎖的時候，便生起一綫新的希望。打開櫃子，見着一疊簇新（

註十）的鈔票，他狂樂起來了。

他不遲疑的將鈔票放在懷裏，那疊鈔票是沉重的，超過三千元，便立刻高興的大步的走了出去。

走出房門，他見竹芳，那女孩子才從客廳裏出來，臉上殘留着不安的表情。

她見着他，便慌張的轉過身，像遇着不祥的事，跑了回去。

他正露出笑容。

她回轉身，他趕了上去。她跑回自己的屋子裏，立刻將門關上。他起來，看着週圍沒有人，便

叫，「開門，有話！」裏面沒有應聲。他又溫柔央的求着，「哎，有話呀！」

他有點動心了。兩週前的星期天，傍晚，懷了一個早就不能夠制止的慾望，他偷進了這間屋子。竹芳正在熟睡裏。他們的掙扎便開始了。他用巨大的氣力摟住這女孩子。終於他將淋病傳染給了她。他有這樣一個愉快的回憶。

他繼續敲門。

他沒有生氣，又匆忙的走開。他心裏還遺留着那個愉快的回憶，那疊鈔票也興奮着他，覺得世界是那樣美好。

竹芳臉紅着，恐縮地聽着敲門聲。少爺的腳步驛遠去以後，她漸漸鎮靜下來，無助地伏到床上去，像一隻羸弱的，受傷的野獸。

她又記起了太太兇狠的眼光。……

午飯的時候，吳太太一離開座將桌子，便又去搜索着自己的床。沒有一張鈔票的影子。她記得昨晚上贏了八百元，連本錢五百元，一齊放在枕邊。但後來只有八百元了，她只離開那屋子一會。

吃過午飯，她又去搜索那張床分明再發現不出什麼了。

屋子裏，便緊張的議論起來。

韓太太說：「你再想一想，恐怕有什麼差錯。我便是，過去的事就記不起了！」

「少五百呀，這樣大一筆數目。不會記錯的！」張太太舐了一下嘴唇上的油膩，滿足的坐著，獻出了意見：

「你想想一下，昨晚有什麼人來？慢慢清呀，錢沒有生翅膀，不會自己飛的！你想想一下！」

吳太太想，昨晚她出去了一會，留下竹芳在這裏。以後她沒有離開過這屋子。那女孩子有嫌疑。她想了一會，錢一定是竹芳偷了，有許多可疑的地方。

她將這意思說出來。

張太太同韓太太先對這表示懷疑，過後慢慢的也肯定了。

韓太太在談話告一段落的時候，便說：「快一點把麻將打完呀！」

張太太說：「假裝叫竹芳替你找，一面嚇她，她偷了就會悄悄拿出來的！」

她站起來，望着吳太太轉成黑色的臉。她想的是另一件事：飯後吃幾個水果，還是很合衛生的，許多人說過。

她熟悉的從床底下的一個竹籃裏，取出幾個橘子，像在自己家裏一樣。她再用敏捷的動作，一口氣吃了三個。

吳太太用仇恨的聲音叫：「竹芳，竹芳！」

竹芳不安的跑來，知道了是什麼事，她明白太太的兇狠，同沒有理性。

「昨晚我出去一會兒，怎麼就會少五百元，錢會飛嗎？沒有別人來！哼！你找呀！替我找，找出來就了事了！……」

吳太太心痛着，大聲的吼着。在她的眼裏，那女孩子驚恐的臉，完全變成『賊』的臉了。

六

這公館的主人是吳老爺。他是一個官，一個『長』，聽着便能够使人打頭的『長』。他又叫『吳鬍子』，這名字是他管轄（註十一）的機關裏的小公務員們發明的。『鬍子』可以表示一個人有見識，能幹，和氣。他的『鬍子』表示的意義，屬於懷的一面：頑固，自私。

他過了五十歲，面孔圓圓的，身體很結實，肉漸漸突出來，在發福。他很愛惜生命，儘量想在快樂的世界上多活一天，貪婪（註十二）的依照醫生的指示，搜集人間的『補品』來吃。身體的發胖是他最大的快樂。這快樂有時像棒一樣的打着他的心。那多肉的身體，能够使豬久久的睜起友愛的眼睛。

在戰爭裏，他逐漸是一個『事業家』，古怪的和物價變動有關係的『事業家』（註十三），是幾

家裏管，八目的黃草。他的老夢繼續用大槓製菓古董，能够維持圓圓的臉上的笑容，自然和這事有密切的關係。

他念佛，是至真極絕意念，注重道德的人。但是，他心裏却特別覺得縱慾的有趣，犯罪的有趣。偷偷的吃女人，他只能請來不移的嗜好。他親視她們，雖然嚴密的喜悅着她們，像喜悅着一份糯米清蒸鴨子。他老愛吃糯米清蒸鴨子。但誰對這油膩的鴨子引起這尊重呢？

去年，他娶了蘭芳。蘭芳第一個月，吳老爺娶主要的丫頭，便是蘭芳；蘭芳另外一個梅芳。蘭芳還是小女，梅芳是次女。梅芳更老，着奇是蘭芳所出現的，便是蘭芳許多丫頭，許多無罪的女孩子。

梅芳是個極其聰明，極其勤勞，極其了野心的，吳太太明白丈夫胡亂的作爲，但這一次，她特別固執，不肯退步，和重有得他的愛情。她哭過，鬧過，一點沒有疏忽的防範過。

梅芳是個極其勤奮的，勤奮的做事，以爲吃吳姓的飯，便替吳姓出力。她帶了感激的心情。

梅芳是個極其勤奮的，但少愛慕的梅芳漸漸長成；身體得到充分的發育，她面孔同性格一樣的呆板，平且，梅芳着女人白嫩的紅潤。梅芳的臉也開始發着光。

那紅潤，那豐滿的肉體，已經，吳老爺注意了。

吳老爺帶着嘗一份糯米清蒸鴨子的心情，將這成年的丫頭佔有了。這曖昧的關係被吳太太發覺過後，憤怒得她想毀滅這世界。她罵一句，「你。你這濫貨，好大的膽子！」便彎下身給梅芳一耳光，梅芳服從的跪着，眼淚鼻涕像決了堤的河流。

第二天，吳公館裏傳說着梅芳得了暴病，但沒有見人去請醫生；不久她便死了。她其實在昨天半夜，身子就完全僵硬了。

她臨死的時候，關閉了門窗，熄了燈，沒有眼淚，從容的死去，她只怪自己命苦。她將一隻金戒指含在口裏，戒指是姦污他的人送的，吃力地拖着那高貴的食物。

這件事的真相沒有瞞過人，是流傳在××市的上流社會裏了。一般人的評論是「吳太太厲害了一點，」善心的人都以為這丫頭不應該尋死，只要能繼續討老爺的愛。一些多情的老爺又藉這件事來豐富自己的想像。

這件事在「道德」上的影響，是吳老爺關心的。但沒有人懷疑他的道德，因為老爺玩了頭，是普遍的，自然的事。一個卑賤的生命的消失又是尋常的事。他愉快着，像突然捨得什麼東西。

吳太太沒有得到同情，反被認為兇狠的嫉妬的女人。她的心又軟一些，梅芳的死給他一個恐怖的印象，她漸漸灰心了，重新放縱吳老爺。有時，她仍然向他罵那些「年青騷貨」，但心情已經是平和

的。

蘭芳在到重慶的第二年，在懂得了風情的時候，便常常性性的同吳老爺睡在一張床上。她愛撫他，扯他的鬍子；他也至少年青了三十年，嘻嘻的笑着。

從那時起，她的脾氣變壞了，改變了自己的身分。她學會了主人的脾氣。最後，她可以在緊要的時候，同吳太太吵鬧了，有的時候一點不讓步。

吳公當裏雖存在一個最模糊的地位上；不是丫頭，不是主人，或又是丫頭，又是主人，她是那樣自得其樂。

吳太太明白蘭芳同老爺的要好，但這是在暗中，在背地。如果老爺當着她，同蘭芳眉來眼去，或有什麼親熱的動作，她是要傷心，不容許的。

竹芳同蘭芳都懼怕蘭芳。蘭芳望着竹芳美麗的面孔便常常生氣；她發覺貪心的老爺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已經將這小女孩姦污了。這事吳公館裏只有她知道。她便開始在老爺面前生氣，將竹芳當作敵人。

竹芳從被吳家父子撲着她，威嚇她，撕裂她的褲子以後，是變得更沈默了。她以前曾經勸笑過，透露出一點天真。她不知道自己要怎樣辦。在吳公館裏，她處處都奇怪，她覺得陌生……

星期天，機關裏只辦半天公。吳老爺辦完公，再在銀行裏坐了一陣，便回家來。家裏正是午飯過後，麻將聲作了主人的時候。

他在書房裏休息着，蘭芳便趕來了。經常都是蘭芳服侍他。他需要不斷的吸紙烟，同喝香味濃郁的熱茶。

這時，蘭芳是在一天第三次化粧過後，仍舊保持了她的艷麗（註十四）。她也很明白這一點。她走路，說話，都用一種做出來的姿勢，來同那艷麗配合。

吳老爺休息了一會過後，等蘭芳走近來，便開始揉着她。他立刻變成一個小孩子了。他貪婪的用鼻子嗅她的臉，用手撫摩她，拍她。

她服帖的躺在他的懷裏。那老人的口裏，不時透出來一股混合着煙味的臭氣。因為習慣了，對那臭氣，她沒有引起怎樣大的厭惡。那濃密的鬍子刮着她的臉，有點痛。

她服帖的偎着他，不久，她也開始撫摩着那張剛刮的臉，戲弄他。這時，他嘻笑着，甚麼下流話都說了出來。

他輕輕的搔着那濃密的鬍子，在心裏好笑又叫：「吳鬍子，吳鬍子！」他快樂起來，因為沒有人敢這樣戲弄他，搔他的鬍子。「吳鬍子」這可笑的名子，已經從機關裏悄悄地傳到吳公館裏來了。

他笑了一陣。

「昨晚同太太搭伙，贏了八百元，太太又沒有分給！」停了一會，她說。他明白這話的意義，但笑着，沒有說話。

「我佔四成，該分三百二，你給我呀！」她吻着他。

這是慣例了，太太便她受的損失，他便向老爺要求賠償。老爺爲了調停這家庭的糾紛，爲了表示愛她，一方面爲她的糾纏（註十五），弄得滿足她的。有時，太太將錢分給了她，她仍然向老爺要求「賠償」，一方面使自己增多收入，另一方面因爲老爺常常不知道真象。

「哎，你，錢用完了，我就給你錢。不要這樣的來爭呀！」老爺說。她立刻生氣了：

「算了，算了。……我知道！」她便不再說話，不再撫弄他，像生了很大的氣。

「你知道什麼？」他奇怪的嘆了一口氣：

「哼，我知道！」

「說呀，你知道什麼？」

他這樣的問了許久。過後，她才說：「你就愛那年青的，騷的，嫩的！」

他大聲的笑起來：「我就愛你，我的心只有你呀！」

「屁話！」她像更生氣了，而且要掙脫他了。他用力摟住她，熱情醜說，嘴角的鬍子像也發出了聲音，在對她表示忠誠：

「我那一點不愛你，說？心肝，我每一根汗毛都愛你！」她妥協了，仍舊睜起那雙冷淡的，悲哀的眼睛：

「我知道。你先是愛我，從有了那個年青的騷貨，哼，心就變了。我知道你就愛嫩的，騷的。我呢，臭了，說一句話，便算不得一句話了。我不是傻子，看不出來！」

他明白蘭芳爲什麼生氣，但仍舊像不了解的說：「你說過什麼話，我沒有依你？」

「算了，才三百多元的事！不過我把你的心看出來了！」

「啊，啊，怎麼不早說？」

他停了一會，又聰明的說：「我沒有說不拿呀！」

這一句話，使形勢立刻改變了。她對他溫柔了一些，但仍舊懷疑的說：「錢呀，不心痛麼？」

他立刻從懷裏摸出一疊簇新的鈔票，取出三百二十元。她冷淡的，不屑的接過那幾張鈔票。

「你要再愛那小騷貨，哼！……」她威嚇的說。

他服從的笑着。

她知道老爺這幾天曾經「愛」上了竹芳。爲這，她是生第三次的氣了。

吳老爺記起竹芳白嫩的面孔，比蘭芳要美些，但她是冷淡的，不懂得風情，一點不親熱他。在他每次被好與織鼓舞着，撲着她的時候，她一點不笑，他常常掃興。前幾天，在她苦痛的臉色裏，他恣意的玩弄着這好孩子，却特別感到滿足。對年紀越青的，尤其是處女，他越感到樂趣。

但這時，對那張冷淡的，痛苦的臉，他突然生起一些厭惡了。

他憤怒着，彷彿看見竹芳躲避他的，要哭的臉。……

在他吻够了蘭芳的時候，恐怕有人到來，他們才互相放開。

過後，他威嚴的走了出去。

蘭芳望着他的背影消失了，便將那幾張簇新的鈔票取出來，帶着激動的望着它。「三百二呀！」她想。這一下舉起它，放在嘴邊，吻着，比吻吳鬍子更親熱的吻着。一面又發明的叫，「錢寶寶，錢寶寶！」

七

當吳太太坐在麻將桌子邊時，竹芳戰戰兢兢，開始在吳太太房裏，搜索着那一張床。但怎麼也發現

不出一張鈔票。她明知道絕望了，但不敢離去，仍舊尋找着，一面用尋找來消磨時間。

她氣憤着，『無論如何，是怪不着我的。有證據麼？我只在房裏一會，錢放在什麼地方，我並不知道，憑人說，有我的相干麼？』

但她不敢說出來。太太先罵她，她只是驚恐的站着，沒有說一句話。那些理由她甚至忘了。她是出名的「噤子」，不大辯解什麼，只沉默的承當一切責難。

太太是從來不容別人辯解的。別人辯解，她生氣。不辯解，她有時也會生氣。

竹芳尋找着，心却没有在那張床上面。他在想像太太怎樣的罵自己，便希望那五百元會突然在那裏出現。那五百元被誰拿了，他惶恐的想着，戰慄着。……

她慢慢彷彿看到了一條街。街上往來着人，許多汽車疾馳過去，有許多漂亮的商店。她在街上急急的走着，穿了一件破濫的黝黑（註十六）的衣服，手上的汗慢慢浸濕了鈔票，他們家裏僅有的，給睡在床上的爸爸買藥的鈔票。

她彷彿看到了一片火光。她跪着，穿了一件破濫的黝黑的衣服。一面哭，一面將紙錢投到那火光裏。弟弟跪着，沒有哭，也投着紙錢，在發呆。媽媽像一個瘋子了，哀叫着，想使死在異鄉的爸爸活過來。

她彷彿看到媽媽兇狠的眼光。媽媽從爸爸死了，窮，常常生氣，打她。她穿了一件破濫的黝黑的衣服，在媽媽的扭打裏，嚎哭着，怨恨着媽媽。

她彷彿看到媽媽的笑臉。媽媽走出了吳公館，最後一次掉過頭來看她，她穿了一件破爛的黝黑的衣服。畏怯地在這新地方呆站着。

她彷彿看見自己在吳公館裏一天天長大，人們笑她，輕蔑的看她，她穿的已經不是那件破濫黝黑的衣服。

她彷彿看見一隻花蝴蝶，那是很多年前，她蹦跳着，穿了一件花衣裳，去撲捉牠。……想到這裡她激動起來了，突然伏到床上去，輕聲的哭了出來。

八

吳太太帶着餘怒坐在麻將桌子邊。失去的五百元，顯然又使他覺得日子不再那麼美好了。在她和了一牌兩番的時候，怒氣才慢慢的消失。今天，她臉上的暗黑色一直沒有消褪（註十七）。

韓太太是急性人，最愛說話。但她平常不是這樣的，很有風致，保持着貴婦人的身份，在上流社會的禮節所許可的時候，才說一句，聲音優美的好像在唱歌。但在打麻將的時候，儘管有最尊貴的男客

在面前，他是被一種本能衝動着，隨着每一張牌的出現，大聲的說這說那。

少奶奶在麻將桌子上是安靜的，這是她最安靜的時候。她冷靜的調度自己的牌，一面注意到別人打出了什麼牌，又準確的猜摸別人手裏有什麼牌。她有條不紊的應付每一個局勢，在最嚴重的時候她不現出慌張，因此常常贏錢。這使許多人羨慕她。

張太太無論在怎樣的忙碌、緊張裏，總端正的坐着。在每牌結束過後，照例她的話最多，忙着溫柔的替別人惋惜，「唉，多可惜呀！」她的麻將打得不好，這是很遺憾的事。她多方的向少奶奶學打麻將，少奶奶教她一些方法，久了，便能够運用，但總不能自己發明出新的方法來。

打麻將時，她們都很愛惜時間，這是她們唯一愛惜時間的時候。有誰把一張牌延遲不打，其餘三個人的責難聲便起來了。這場麻將逐漸緊張，吵鬧聲音也逐漸厲害起來。

吳太太同少奶奶，仍舊彼此談着話。因為她們的糾紛並沒有公開出來。

吳老爺從書房出來，便尋覓着牌聲，向客廳走去。第一個見着吳老爺的人，是張太太，他微微欠起身來，其實他們熟悉的不必欠身的，說：「吳老爺，呀，請打麻將！」

他向兩個客人打了招呼。張太太認真客氣的要吳老爺來替換他。因為有少奶奶在，他不便坐下，便推辭着。

感到一點不安，一點壓迫的是少奶奶，在世界上，少奶奶只懼怕一個人，便是吳老爺。吳老爺是極端嚴厲的人，對於兒子、媳婦，很難得現出笑容。少奶奶一見着他，心裏便會感到無端的不安。

吳太太從來不起身讓吳老爺打麻將，只有輸錢的時候是例外。輸了錢，她便固執的要人來替換，以爲換一個人，晦氣便會被『換』掉。人們都不敢去替換她，因爲晦氣如果不會『換』掉，她是有意無意的抱怨一陣的。

她仍舊承襲昨天的好運氣，贏了錢。這次沒有同蘭芳搭伙，使他想著便狂樂起來。只有偶然又想到那失去的五百元，他的心又被刺痛一下。

不久，蘭芳來了。她見了吳太太贏了錢，便立刻生起嫉妬。她像一點沒感到不快的笑着，做一個旁觀的人，心裏都隨時希望吳太太的運氣轉壞。

她站在吳太太的身邊。

張太太輸了錢，輸得很少但仍舊着急着。她端正的坐着，心總不安寧，尤其因爲這一牌是『清一色』。她輸了錢，便漸漸忘去在每牌過後，去安慰人：『多可惜呀！』現在她更不安了。這『清一色』她還沒有看出該和什麼牌。『哎，嗯，打的什麼？』她第四次緊張的問，額角冒出了汗珠。

她們打麻將，非常認真：呼碰便碰，呼吃便吃。一件極小事也不馬虎。友誼在這裏不大存在。

從場合開始起，她們便爭吵着。

韓太太在和牌說話，「呀，又是你！」「要你你不來，不要你你又來了呀！」「哎，這一張才乖得逗人愛！」

過後，韓太太摸着一張令自己生氣的牌，便氣忿的打出去，大聲叫：「狗爺的；爺你媽……啲！」

只有在打麻將的時候，她才常常不自覺的說出許多粗野的話。

少奶奶沈默着，沒有多加任何爭吵，因為吳老爺在這裏。她尋覓機會，故意同婆婆爲難，有時拆散自己的牌，爲了不打出婆婆的要張。她平常同吳太太的親密的時候也表現在牌桌子上，她們「合作」着，互相打出要張。這次，她很明顯的和吳太太作對，使婆婆又在心裏記上了賬。

蘭芳向吳老爺叫：「哎，你來看呀！這一張牌才好！」

吳太太摸着一張好牌，在張太太身後的吳老爺，便笑着走過來，挨近了蘭芳。蘭芳又笑着叫：「你看，你看！」

「好，有什麼好？」吳太太也高興着，但隨着便發現吳老爺同蘭芳挨得太緊，太親密了，又立刻轉變了臉色，氣忿的叫。

人們都明白她憤怒的原因。她再沒有笑容了。

在牌和 來的時候，她才改變了臉色。

張太太的心冰涼起來，望着吳太太和下的牌，許久忘去拭揩額上的汗珠。

蘭芳在嘈雜聲裏走了出去。她一離開客廳，臉上的笑容便完全消失，變得很難看，懷了對吳太太的仇恨。

菊芳正同一隻花貓追逐着，在高興的叫「咪，咪，咪……」

蘭芳找到洩憤的對象了，便厲聲的罵：「小東西，簡直是無聊！只知道搗蛋！……」

她模仿着吳少爺罵人的聲音，姿態。吳少爺最愛用這幾句話罵人。

菊芳怔住，驚恐的望着她，不知道她從那裏來的這樣大的氣，……

客廳裏，開始有了一點兒灰黯，吳公館裏，每次午飯過後，都接近薄暮了。那灰黯在慢慢加濃。

洗牌聲在吳公館裏像一條河流，湍急的流着。

當吳老爺離開客廳過後，那裏便又爆發了一陣爭吵聲，少奶奶再不能夠忍耐了，向吳太太清算第四次沒有付給自己的牌錢，但吳太太的聲音更高，堅決的否認，還詬罵（註六）着。

吳太太心裏能明白的，實在有四次沒有付錢給少奶奶。但這要怪奶奶，不該同他爲難，扣留了

她的要張。

電燈光像往常那樣，首先從客廳裏射出來。

九

在宵第一次夜的時候（註十九），他們離開了麻將桌子，像從戰場上退下來的兵士，心裏還保留了緊張。

在離開麻將桌子的時候，吳太太的心就痛苦了，因為記起被偷掉的五百元。他立刻匆忙的回到自己房裏去，叫來在戰慄的竹芳，咆哮着。

知道了錢仍舊沒有找着，吳太太想，「她還不肯拿出來！」便暴怒的舉起巴掌，向竹芳臉上打去。

竹芳抑制不住的哭了出來，但壓低聲音。吳太太更憤怒透了，接連打了幾巴掌，過後，手指微微的痛。

韓太太同蘭芳趕過來排解。韓太太勸阻着吳太太，一面憐憫的向竹芳說：「向太太說實話呀，你拿了沒有？……」

蘭芳露出狡猾的笑容，也同樣向那哭泣的女孩子說。

吳太太冷酷的，却也懷了希望的叫：

『再限你一個晚上，把錢找出來！哼，休想輕易就了事！只怪我對你太好了！……』

宵夜的時候，有一份糯米清蒸鴨子，被吳老爺貪饞的吃着。他對各種油膩的食品，永遠不會厭倦。太太們都好奇的望着他，雖然這情形並不是初見，那份鴨子除，了他，只有張太太還能夠動幾筷子。

張太太從離開麻將桌子，到宵了夜過後，一直少說話。她只在必需說話的時候才開口。雖然額上冒出汗珠，但她的心是冰冷的：輸了三百多元。吳公館裏的熱鬧，同竹芳的挨打，都引不起她的注意。

宵夜過後，她孤獨的躺在一張沙發上。她仍舊緊張着，不安着心裏湧現出一張一張的牌。

她一直仇恨着所有的人。當想到輸掉的三百多元的時候，那仇恨更加厲害。

吳太太一面嘆息。一面憤怒的向韓太太說少奶奶同蘭芳的閒話，吳老爺也逃不過她的咒咀。她大聲的說明適才四次牌錢，清楚的付結了少奶奶，彷彿還要韓太太出來證明。她像受了很大的冤枉。

王媽在清理這零亂的屋子，一面咕噥着，因為適才被太太罵了一次。她在心裏仇恨着張太太，將

屋子零亂的原因歸罪給張太太。

王媽爭然叫：「呀，太太，你看！」

王媽手裏揚着一捲鈔票，是在一個抽屜裏發現的。

吳太太驚喜的走過去，數着鈔票，恰恰五百元。她記起來了：「該死的，是我放在這裏的呀！找了那樣久？」

她清楚的記起來，昨晚回到屋子裏，在匆忙中間，將本錢五百元放在另一邊，這是她的習慣，而了錢，總找一個機會將本錢藏起來。彷彿這樣要吉利一些。

王媽興奮的，好心的叫：「我告訴竹芳去！」

她走到房門的時候，韓太太說：

「王媽，回來，回來！……快別告訴她，以後不提這件事就算了！不是她要說太太冤枉他，你們怎！」

吳太太發覺自己的疏忽，悔失先不該那樣口快，說出錢是自己放的。

她嚴重的說：「快別說出去，說錢找着了！我以後不提這件事就是。不是竹芳還要以為我冤枉了她！」

這時，吳老爺正在廁所裏，小便忽然刺痛起來。對淋病有經驗的他，立刻明白了是怎樣一回事。過後，客廳裏又熱鬧起來，傳出來洗牌聲。吳公館的夜，比白日還更有生氣一些，彷彿在威脅窗外的黑暗。

在黑暗裏，在吳公館小小的花園裏，在一株梧桐樹下，有兩個小女孩子正在依偎著，菊芳將頭埋在竹芳的懷裏，心裏感到一陣溫暖，一種親姊妹間的溫暖。她們在互相訴苦。

竹芳的心在繼續的跳，絕望地想到吳太太將給她的毒打，因為不能夠找到那五百元。

她問：「你覺得老爺太太他們怎樣？」

竹芳激動的說：「他們……我怕他們！」

「我恨他們！我比恨什麼都兇的恨他們！但是我沒有辦法，還在受罪，我們的命都苦……媽媽和弟弟在那裏呢？他們苦，我願意和他們在一道苦！」

菊芳也回憶著，一面說：

「爸爸賣了我……爸爸做小生意，在一條熱鬧的街上，那裏不像這裏有馬路，人還是多，很多。我常常在爸爸攤子邊玩耍。對面有一家麵館，我記得，我什麼都沒有看，只看著那麵館裏一個一個的包子。只吃過一次，每天都流口水……有糖的，辣的（註二十），一股一股的在冒熱氣……」

買我的時候，爸爸和媽媽還打了架。……」

菊芳說完，竹芳突然緊緊的摟着這小女孩，輕輕的哭了起來，記起她們的可憐，眼淚不斷的流到菊芳的臉上。

菊芳想，『她哭了，我也應當哭！』於是擠了幾下眼睛，故意記起自己不幸的身世，眼淚便滾了出來。

竹芳腦子裏湧現出太太，老爺，少爺的不同的面孔。她哭着，更傷心的哭着，用一種成人的哭法，一種懂得了人世的苦難的哭法。

她們的眼淚匯流在一起。夜靜靜的流過去。遠處飄來雜亂的汽車喇叭聲。這是一九四二年冬天，一個熱鬧的重慶的夜晚。

四三，一一，七。

註 釋

(一) 揶揄，音耶爺，嘲弄的意思。

(二) 曖昧，音愛妹，不明白叫曖昧，陰私不可告人之事也叫曖昧。

- (三) 毫無關係的人叫路人。這裏是借用它來說明早晨的空氣與吳太太絲毫不發生關係。
- (四) 奩音廉，原意是鏡盒。嫁奩則是泛指一切陪嫁的東西。
- (五) 屙音啊，拉屎叫屙。這裏是借用。
- (六) 垢音苟，塵土叫垢，不潔的東西也叫垢。
- (七) 吝，音林，嗇；音色，小氣，不大方，叫吝嗇。
- (八) 陌，音麥，互不相認識叫陌生。
- (九) 討『小』，就是娶姨太太。
- (十) 簇音促，口語中稱極新爲簇新。
- (十一) 轄音瞎，管轄就是管理，統制。
- (十二) 婪音嵐，貪的意思。
- (十三) 這裏括弧內的『事業家』指的是發國難財的投機家。
- (十四) 艷音鹽，去聲，容色艷滿美好叫艷。
- (十五) 纏，音產，平聲，索子幾股絞在一起叫糾纏。這裏是借用麻煩的意思。
- (十六) 黝，音有，微帶青黑的顏色。

(十七) 褪音吞，去聲。脫衣叫褪，花落叫褪，顏色消沒了叫褪色。

(十八) 詬音苟，即辱罵。

(十九) 晚上吃點心叫『宵夜』，也寫作『消夜』。『在宵第一次夜的時候』，就是在這一晚上吃第一次點心的時候。

(二十) 糜音柔，即好肉。

聯保主任的消遣

沙汀

這裏是寫大後方下層政權——聯保主任的官僚主義作風的一點滴的。這位聯保主任，是任過國民黨訓練班的一地方行政專家，他做些什麼工作呢？坐酒館，吃羊牛肉，在街頭上閒逛，然後又到公園裏學拉胡琴，總之，一天到晚都在悠悠悠哉的消遣中。他手下的辦事人都是大烟鬼，吸血鬼。他攤派『救國公債』的『原則』是什麼呢？拿別人兩個開心，要別人唱戲給他聽，就可『下次少派幾個』，『緩兩天繳』，或者想法子免掉。另一家人因為攤得多，人又被押着逼繳，就到公園去找他，向他哭窮，訴說出不起那樣的款子，他一面毫不在意地拉着胡琴，一面順口說：『糊船也有三千釘呀！並且惡意地咬人家的財產是「分賊贖」，作出威脅的口實。最後非常不耐煩人家打斷他的消遣似的說：『還是交到辦事處去給我關起來吧』，仍然是把人押起來逼繳。這裏使我們知道大後方上上下下的一套官僚機構是多麼可惡的！他們從吸吮老百姓的膏血中過着『消遣』的生活，而我們抗日根據地的鄉長，村長却爲這家訂生產計劃，爲那家發棉花紡紗，幫東家挖毛廁，助西家養牲口，一天到晚忙碌着，無怪乎邊區的移難民們都說邊區與外面是兩個世界！

時間：一九三七年秋末的午後，攤派救國公債後一禮拜。

地點：棗縣縣城。

是一座道地的山城，四面皆山，城就建造在狹長的谷地裏。全城，連城郊在內，大約有五六百戶居民。除却兵匪的騷擾，搶擄，生活上的悶氣和艱苦，他們唯一的享樂便要算對於大自然的欣賞了。

他們徑望着那些粗野的峯巒呆想，呵氣，並且作出種種可怕的咀咒來發洩自己所會遭受的委屈。

他們一部分人的喜歡喝酒也是從這裏發源的。每到晌午和傍晚，便總有幾個人站在全興燒房的櫃臺前喝着『燒刀子』（註一），叫做『喝木腦殼酒』。但也有雅座，就是那隔着門帘（註二）的櫃房裏面，可以坐着喝，菜也不僅是幾粒花生米或者一枚腌蒜，不遠郭開陽館裏的準備是充足的，額外還有着酥鬆爽口的牛肉。

而且是毛牛肉，特別從三百里外的乾溝土門運來的。這是城裏上等人的恩物，切成薄片，拌了辣椒末、花椒、醋和大蒜，誰也想不到住口，彭爽先生就正是這異味的愛好者；有的時候，雖然已經吃得够可以了，還要額外稱一二兩，藏在荷包裏慢慢地吃。他凡事都是很痛快的，最不高興中庸主義。

他是城區的聯保主任，三個月前才接事的。曾經在省城留過學，住過三四家中級學校，已是十年

前的事了。在這十年當中，前五年是混沌沌過去的，後五年也一樣，但一面却找着職業，製造着訴狀和笑話。他的突然找到聯保主任，原因很簡單：春天去成都受過三個月訓，因而成爲應該儘先錄用的地方行政專家了。

可是要點也並不在這裏，而他現在不但辦完公事，而且已經把整碗牛肉吃完了。他把筷子收轉來，每隻手分拿了一支，於是搗鼓似的敲着碗沿，一面噓噓地吸着氣，一面嚷道：

「董二！再來一份吧！辣椒重，……」

一個穿破棉背心的立刻拿起碗走了出去。留下守客的祇有主任和別的兩個人了。一個是辦事處的會計，一個是司書。司書因爲有着一副巧妙的且脚喉嚨，新近才當公事，渾名處美人，他也同樣噓噓地吸着氣，耽心道：

「唉呀！這樣吃，嗓子又會坍場！」

「沒關係，你看唐酥元吧，雜種天天喝燒晃子！」

主任笑說着，同時用下巴望了門帘縫裏一指。這唐酥元和他同樣是城裏的名人，又矮又黑，鷄母眼，永遠用綠絲繡紮住褲腳。而且祇要他一出街頭露面，茶館裏便會立刻鑽出一個人來，默默地把他拖進去，默默地送碗剩茶給他，而他也就噓噓喉嚨，馬上清唱起來，娛樂着自己和旁人，彷彿義務一

樣。

有的時候，即使拖他進去的茶客已經打起盹來（註三），或者悄悄的溜走了，他也會把自己已經開頭了的節目完結了才收場的。因為靠着一位稍有資財的寡嫂生活，本人又是四十多歲的鰥夫（註四），人們的享樂便也並不限於他那副沙甜的嗓音了，他們更不時替他創作一些香豔可笑的故事。

覺得機會是難得的，聯保主任把他叫進來了。他吩咐他坐下，讓處美人酌了一杯大麴酒（註五）給他，以為酥元子一定會照規矩立刻肩起他的責任了，但這一個却老膩着他，一會，沙聲地問道：

「這是怎麼的喲，我們也該寫十圓呀！」他指的是救國公債。

「怎麼的？你唱完了我對你講吧！」

主任打斷他，但又立刻笑道：

「啊，我問你，他們說老臘條（註六）騎在你背上打你，……」

「瞎說！我自己的親嫂嫂！」

「就要親嫂嫂才好呢！我說是呀，為什麼四十多歲還不討老婆，說是沒人給吧，也並不生得醜，一表人才！……」

「說正經話哇！怎麼我們也該寫十圓呀？」

「你認了帳我馬上不要你繳！趕快從實招來，是不是騎在背上打過你？又抓又掐的，罵你不行呢！」

「說，說，老先生！就算有這回事吧！」

和以往在這裏同樣情景下所做的一樣，酥元子仰起凹凹凸凸的黑臉，鷄母眼癢癢着，裂開嘴半哭半笑似的承認了。他清楚堅持下去會更糟的。但主任並不滿足，說：「有這樣容易嗎？」要他清唱一回再講。好在這對酥元子並不困難，所以當破背心進來的時候，他已經把嗓子調整好了。

主任和他的僚屬開初聽得樂意，但不久牛肉就佔了上風，誰也不更留心他的曲調；可是直到茶碗空了，酒壺乾了，他却還在老老實實的唱着。也許就是這一點傻勁感動了主任，他沒有騙他；而在臨走的時候，他站起來招呼唐酥元道：

「好了吧！回去對老臘膝說，我下次派款少派他幾個就是了！」

「啊啲！」酥元子笑着站起來攔住他，「那麼這一次呢？」

「怎麼，你要「挪我的肥」（綁票）呀！」

「那不管！你這樣大的人也興說耍話呀？」

「好，好，好！你叫她緩兩天數吧！也許可以想法，不過……」

因爲想起外間種種責難，他惡意地笑了一下，繼續道：

『不過不要逢人便傳鑼哇，以爲光宗耀祖得很！……』

他對於向酥元子的讓步感到後悔，有點氣惱，但也立刻就過去了。他原是敢作敢爲的人，最近三四年來的碰壁，這一次意外的作了主任，雖然使他感到應該從此謹慎一點，但本性究竟是難改的。比如才當主任的時候，他曾經發誓戒酒，免得鬧笑話，而他現在又連連打起酒廝（註七）來了。

隨便逛了一轉，他便和破背心一道去公園裏玩，別的兩個依舊回去辦事。公園就位置在南門外一抹矮矮的山坡上。地區不大，設備也很簡陋，但因爲從最高處的涼亭上可以望見奔騰的涪江（註八），而在河的東岸則是一片生滿蘆葦的廣大的沙地，風景究竟不壞，因此紳士們常把牠估價在川西北任何公園之上。

進公園大門是一片平地，蜿蜒（註九）着一條小河，直望着城壕裏流，沿河連綿着許多古老的柳樹，峭崗似的，而在每一叢樹蔭下則都置有幾把竹椅，一張低小的方桌，準備給人吃茶消遣。但經常茶客很少，特別是這一天，除開聯保主任和他的清客董二，以及那堂倌，便祇有那些站崗的柳樹了。主任是來練習胡琴的，因爲可以不被打擾。他原是打定主意要學打小鼓，後來改學『長面』，扇大鼓，直到對小鑼竟也失掉學習的興會，於是把心思擱在四合工尺上面來了。他的對音樂發生興會也

和對旁的一樣，是想改良自己的生活。因為被人叫聲的彭煥既已變成主任，便是消遣也該朝正經方面走的。

董二却是把音樂當成職業的。本來並不是，自從把老婆也抽進鴉片烟葫蘆以後，於是也便祇好用自己的一雙妙手活命了。他甚麼樂器都會，吃飯不算，每天從主任領兩毛錢開支烟帳。他們靠在椅背上悶了一會便動起手來。一個拉胡琴，董二則用兩根指頭敲着棹沿，嘴裏低哼着鑼鼓調子，在練習小鼓。

一遇到調子或配音錯亂的時候，他便停住手，給主任一點指示，說：

「子絃太嫩了。」

他把胡琴取過來替他重新配音。主任默默地望着他，嘴唇無力地張着，留心着他的動作。許多人老譏笑他的作事是沒有常性的，但在開始却都照例專心，這是因為他那寶貝的性情的原故。現在，絃已經調好了，於是他又開始練習，重複起川調的西皮正板。他全身攤着，眼睛半閉，真像行家一樣。

在旁人聽來頭痛的一串躁音散布開來：

「四合工尺上四合，四合，……」

董二依舊在練習打小鼓。他那一雙妙手是天生來打響器的，此外是「開烟」，打「逗十四」，要不然便往破背心的岔口裏一掉，呆站着看圍人們鬪牌消遣，給當背光。

除却指頭敲在棹沿上的響聲，生硬的胡琴聲音，四周圍很靜寂。堂倌依然坐在一株柳樹下打盹了。一羣麻雀從暖烘烘的陽光中掠過，在靠近大門的土堆邊，賣豆腐乾的張老頭兒蹲坐着在捲葉子烟。他的豆腐乾是十分出名的，又麻又辣，成天在這城裏敗壞着婦人們的胃口。

當他正把烟捲噙在嘴裏呵氣的時候，差人王顯跟着一男一女走了進來。都是鄉下人打扮，男的矮而多鬚，頸項上盤着鍊子。女人高高的，突額骨，微撇的嘴唇上綴着一顆黑痣，他們是夫婦，丈夫叫何么跨子，大哥是有名的哥老頭目，顯赫過一時，但在十年前被駐軍用通匪的罪名槍斃了，還查封了財產。

他們直望着主任走去，而在快要近身的時候，那男的忽然站住不動了。他閉着嘴，呆呆地搔着頸項；女人於是生氣的嘮叨道：

「走呀！甚麼人會把你吃了麼！……」

但她自己却單獨走近主任去了，兩手搭在髀間，招呼道：

「噢，彭主任好呀！」

「好呀！……」

對方半眯着眼睛回答，照舊拉着胡琴：

「工尺上四合，四合……」

「我想找主任說個事：人家說冤有頭，債有主，……」

看見主任並不願意攔下他的消遣，么勝子嫂嫂停下了不聽了，直到聽見一種忿怒的聲音哼道，「唉，講下去呀！」這才又在琴聲的抑揚中繼續下去。

她說的也正是關於救國公債的事，爲着那種不大公正的攤派感到不平，拘留了她的丈夫押繳也是不適合的，她要求還他自由，並且重新把數目分派過。忽然又發覺主任實際上並未介意，也許故意裝作不聽；她於是特別提高聲音說道：

「我們就是鬧到衙門裏去……」

聽到這裏，主任本能地橫了她一眼，於是她又不響了，響着的單是胡琴的生澀（註十）響音。他是很早便受過公事生活的洗禮的，那是他父親，一位已經去世的正經紳士。所以雖然混混沌沌過了一些日子，雖是他的被擾使他不大愉快，他依舊能够保持着一個主任應有的鎮靜。

停了一會，他才悠悠地吐出幾個字道：

「看還嚇得倒我麼！」

「四合工尺，……」

「我給你講吧！」他一邊繼續道：「照規定我還給你派少了呢！」

「好呀，祇要有規定就對！可是比我們肥的還多得很呢，怎麼隨便寫幾個錢就算了？摘柿子揀軟的摘呀！」

「你的嘴巴要放乾淨點！」主任用手指了她一下，但又立刻抓住弓絃：「以為旁人不知道吧，拿着兩三百畝田還要裝窮賣富的——」

「天曉得！」

「誰管你天不天哇！……我們統統是有調查的。」

「有調查就好呀。祇要你指得出兩三百畝出來，再寫一倍我也認帳……原先也有一二百畝田，民國十年，他大伯死的時候給人『空一回籠子』（敲詐），去他一兩千，後來他爹又給人空一回，去他幾百，還不要說今天這種捐，明天那種捐，就是一河水也攪乾了！」

「爛船也有三千釘呀！」

么跨子嫂嫂沒有回得上嘴，他呆瞪着琴絃的往來着。但當那衙役正爲烟癮而大打呵欠的時候，她

忽然轉過臉去，指着丈夫罵道：

「唉，你拿話出來說呀！我爲你何家一家人甚麼狗氣都受够了！」

「嚇！你怪我——」

丈夫突地瞪着眼睛曬了半句又突地低下頭不響了；而在同時，主任攔下胡琴，欠起身冷冷地問道：

「你在說那個——甚麼人是狗？」

「啊哈，她們女人家……」

破背心勸解着含糊了一句；么跨子嫂嫂却毫不畏怯地叫道：

「嚇！這才怪呢！我一沒提你名，二沒提你姓，……」

「好嘛，」主任打斷她！惡意地笑着，「我知道你潑得很；你祇要想想你們那分賊贓是怎麼得來的就夠了！」

說完過後，因爲察覺出女的變了臉色，顯明已經猜到他是指着那大伯凶死後查封家產時所引起的糾紛。他的心情於是和平下來，而且全身望椅背靠去，故意悠然自得地拉起胡琴來了。

么跨子嫂嫂氣呆了好一會，上嘴唇的黑痣顫慄着，然後爆發似的號道：

「噢，彭主任，養兒養女往上長啊！……」

「尺工上四合，……」

「怎麼，」她續繼道，「興亂說麼？了結的時候你們老太爺也在場的，都說，哥哥是哥哥的，兄弟是兄弟的，還拿了我們兩百塊錢，……」

「說這些話！」丈夫咕噥着。

「後來畫押的時候，又是兩百，」女人並不聽勸，「還親自向我拍着胸口說，再出事有他！怎麼，現在還來翻陳帳麼？祇要你肯宰雞剝狗，……」

她驢開着，主任却好像不會聽見似的，他半閉着眼睛，胡琴拉得更神氣了。因為感覺已經成了僵局，么脖子嫂嫂突然失悔起自己的莽撞來，停住不響了；她呆站着，默默呻着忍受的氣。他當那丈夫抱怨似的含糊道：「龜兒子東西！」這時候，她才又重新號哭起來，找着發洩委屈的適當對象了。

「你自己怎麼不說呀！」她哭嚷道：「甚麼東西把你嘴巴塞住了麼？好歹都是你這個砍腦殼的，……」

「你就祇跟我鬧，……」

「我不跟你個瘟喪的鬧，你何家就是家敗人亡我也管了！我真背够了黃包袱，有好心沒有報……」

正當么跨子嫂嫂用哭泣代替了她的號叫之後，綳的一響，主任的琴絃斷了。董二趕快接過手，修理好後又配了配音；然後奉還轉去。而在這時候，差人王順把吃完烟的紙捻弄熄，折成幾疊，挾在耳後，斯斯文文地從樹腳下站起來了。

他佯笑（註十一）了一聲，討好似的說道：

「哭什麼！趕快去找欸吧，主任是說着玩的。」

「你怎麼知道我是說着玩的？」

胡琴發出一串不太順耳的音調。

「哎呀，主任呀！不要跟她們坤道人家（註十二）一般見識。」

「就是呀！」么跨子晦澀的懇求也開始了，「說得的也說，說不得的也說，……」

主任不耐煩的臉色沒有讓他繼續下去。這不耐煩也是從胡琴來的，他老是調不好音，就連董二的代勞都失敗了。剛才接過手又出岔子。最後，他自己逞強弄一次又一次，可是更不容易拉上調門，而且又綳的一聲斷了。他咕噥了一句粗話站起來。

他把胡琴塞給破棉背心，一面責斥那差役道：

「你們真會辦事——還是交到辦事處去給我關起來吧——簡直是飯桶！」

他生着氣，也不管王順車微的笑臉，久跨子夫婦吃驚和懇求，一轉身進城去了。董二挾着胡琴跟了上去。他在公園大門邊追上他，含糊道：「她們女人家的話，」意思是想求情。但也僅僅這一句，因為他那張嘴巴的靈動恰恰和手相反。

然而橫豎一樣，聯保主任已經沉浸在自己的心思裏了，他很掃興地嘆了口氣，說：

「我看還是學『長面』（大鑼）痛快一些。」

註 釋

〔一〕晃首荒，上聲。「燒晃子」是燒酒的名字。

〔二〕帘音廉，酒家門口的小旗，也叫「酒旗」。門上掛的布簾也叫門帘。

〔三〕吨音頓，俗話叫瞌睡爲打盹。

〔四〕鰥音關，沒有妻子的人叫鰥夫。

〔五〕麴音曲，蒸過的麥子，發霉後搗碎做成塊，用以做酒，叫做麴。大麴酒是一種酒的名字。

〔六〕豚音柔，是好肉的意思，或肥胖的意思。「老臘豚」是唐酥元的嫂子的綽號。

(七) 膈音隔。因飽食而打呃叫打膈。

(八) 涪音浮，涪江在四川，源出松潘縣東北，至合川縣與嘉陵江合流。

(九) 蝮音宛，平聲；蝮音延。蝮是蛇行貌，此處用以形容纏繞曲曲的河流。

(十) 礙音色，不滑叫礙。

(十一) 佯音羊。佯笑就是假笑。

(十二) 坤道人家就是婦女。

千人塔下的聲音

駱濱基

國民黨的兵役制度，是異常沉重的。徵兵不是依靠政治動員，而是依靠繩子捆。把壯丁抓來，像犯人一樣，關押在一起，不給吃飽，又擠在潮濕的地方，於是等到強迫入伍的時候，已是由壯丁而弱丁，弱丁而病丁了。入伍之後，衣不暖，食不飽，更加上官長從無理打罵，因而逃跑的現象很嚴重。這裏是寫他們處置逃兵的一幕慘劇。千人塔是在荒草隱蔽下的石洞，像一眼枯井，攢死孩子的地方，裏面有無數的大蛇，以死孩子爲食料。他們把逃兵抓回，就殘酷地把逃兵攢在千人塔下，讓大蛇去咬他的眼、耳朵、手，以至到死，這是何駭人聽聞的慘刑！他們就是這樣的對待士兵，這樣的削弱抗戰力量！而當別人發覺這件事時，團長還要大罵別人『惡意造謠』，非槍斃不行！無怪乎『從三十七號到四十二號不能送來了，他們都預備投到共產黨的軍隊裏去了！』因爲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軍隊，官兵一致，大家都革命同志，相互友愛，相互尊重，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至於因一時受人欺騙或因落後思想而脫離部隊的戰士，也是用說服教育，從政治上幫助他進步，老百姓給以歡送，部隊給以歡迎而使之重回革命軍隊的家庭。讀了千人塔下的聲音，使人更加認識我們部隊所採取的政策是正確的。

追隨着學校的尾巴，我也落腳在這偏僻而古樸的山村了。

莊外，一片秋稻飄伏的田畦，古老的墳墓（註一）週遭，儘是些枝葉森森的松林。還有桑田菜園，是個富庶的村落呢？

擁有二百畝肥田的鎮長，就住在離這裏僅僅三里路的耳鎮上，那裏，並且還有我們手創的民衆夜校。每次鎮長來的時候都有衛兵跟在背後，現在我們正送他，順路慢慢往回來。

「生活還過得慣吧，我們這地方連可看看的廟宇都逆（註二）有。」訓育主任用本地話說。

「還好，還好。」我邊走邊踢着小石子，一脚，石子就飛得遠遠地。

「這裏有塊碑文你不看看嗎？」訓育主任指着丈把高的矮矮嶺崗：「我也沒去過，聽說就在楓樹林裏，是祝枝山的手筆呢——好走，好走，跟我來。」

跳過小溪，是一條窄狹的山徑，兩邊荒草放縱地生長着，這使訓育主任不得不仔細提防着，生怕劃了新着身的法蘭絨西裝褲。於是又側着身子，橫走了。

嶺脚下，烏桕樹（註三）的蒼老枝幹，緊靠着道邊，粗根像烏賊腳似的貼地面伏着，一股腥臭氣

息，在左近飄着。

『那裏來的？』我搐搐鼻子，站住了。

『噢！千人塔，誰誰，這是我們的風俗，攢死孩子的地方。』（註四）
滿眼儘是驚蓬的野鳥，荒草，枯木……落陽沉下大半了。

『找不到碑，看看千人塔也好的。』

『那有什麼看的，枯井一樣，逆有陰稿頭。』

二

這晚，月光很白。一出H鎮民衆夜校，就把手電塞進大衣袋裏了。間散地向我住的那古老山村走着。

夜色由嶺在蒼深的夜空下，拖長着身子，一叢叢密林，老遠就望得瞭瞭亮亮地。潔淨的曠野，披着一層蟲聲織成的恍若睡衣，我的胸襟有些輕輕飄飄地。

漸漸聽到一絲薄薄的聲音，幾乎像塵芥似的微妙。我站住了。在一條衰老的石道上，凝神辨別這聲音的來向。結局，聽不到什麼，夜野只有一片蟲鳴。

又開始走着，並鎮定着自己的心神。現在，我確然聽到遠遠有聲飄來了；並且逐漸響亮起來，那是孤另另且動人心腑的嗚呼，老遠老遠地。

當我的脚，輕輕一步一步走到有楓林的矮嶺旁時，我的心，猛然卜卜跳了，連汗毛都挑着恐怖直立起來，我大聲咳嗽了一下，並且站住不動，可是嗚呼，又從我的脚底下透出來了。完全像老馬似的，我萎縮着，既不敢動，又不敢跑。

『啊……媽呀……』聲音突然尖尖一拔，又低下去了。

這時我突然抓出手電，猛地朝鳥和樹根，射過去。然而，小渠週遭的蓬蓬荒草外，沒有一點可疑的動彈影子發現。我立即走過去，因為我年輕力壯，媽媽地，怕誰？

一個調子的聲音，悽慘，絕望並蘊有（註五）裂骨剝指的痛楚……這孤另另的呼聲，像隱隱埋在地層裏。

終於我發現荒草掩蔽着的千人塔的石洞了，一眼枯井似的。

『誰！誰呀！』我高聲向下而叫。

『啊……上帝，我的上帝……啊喏。』末尾又拔出一聲絕呼。

『你是人麼？』

「我啊……是逃兵……快打我一槍……讓我痛快點死。」深深的塔井底下說。

你們知道，我沒有握鼻子，立刻朝腥臭的洞口，射進手電去；可是雷光只尺把深，就薄弱了。井石壁縫間，有毛茸茸綠苔和小草。

「上帝，快弄死我……快弄死我吧！」

「你在這等着。」我高聲朝洞口說：「我去拿繩子。」

「我……的胳膊都給打斷了——」

「能動麼？」

「啊唷……上帝呀！……」震耳一聲尖叫。

「我問你，你聽着。」我用兩手遮住嘴，朝下傳送：「你的手能抓東西不？只好我拿繩子吊起你來。」

我繼續朝下打着手電，可是聲音又低下去了，而且是極其微弱的低吟。

我的一隻腿跪下來，耳朵貼近洞口，於是聽到一種樹葉磨擦的沙沙動靜了。我繼續朝下面用力招呼。

「上帝……」聲音又大了：「上帝呀……」

「我也是個人，不是什麼上帝，我要救你。」

「……鎮長……也該應救我，可是現在我不能……啊唷，你……快擲下塊大石頭來呀！」

「我問你，你聽着，你手能抓東西不？我可以想法吊起你來。」

聲音又低沉下去，夜野飄着蟲聲。

我還是高呼，可是非底現在只隱約地響着囁語（註六）般喘息了。

「啊……上帝。」像臨死的老人剛喘過了氣似的：「上帝，我是逃兵，手……臂都給打斷了……快打我一槍呀！」

「你不要叫，聽我說……」

「啊唷！快擲下大石頭來，我的親爹活媽呀！」

「你不要胡說，那麼我去……」

「蛇又來吃我的腦袋了……親爹呀！」

「什麼？」

「蛇呀！」

你們要知道，我猛地一步就跳開了。

近千人塔。

鎖定後，我打着手電在黑漆漆的山渣柴邊。真的搬起一塊大石頭，仔細看着落腳處的四遭，又走

「上帝……我不能活了。……」

天呀！我要殺人嗎！殺死這活活的聲音嗎！不！我立即擲下大石塊。

「我要救你。」我說。

「我重死，你是我的親爹……蛇……快擲下大石頭來，蛇又……」

我立即拾了一片小石頭，朝洞口丟下去，並且大聲朝下吃吃地虛嚇着，一面乒乓踩着兩腳。

許一聽聽，聲音斷絕了，我重重吐了口氣，慢慢走開來。手電緊貼住兩腳，剛剛踏上小渠邊。

「上帝！快……打死我呀，作作好事……」

我當即回轉身，並決定擲下那塊大石頭去。

你們要知道，只有慘忍的暴徒，能讓這聲音活下去，我年輕，我絕計不能夠這樣作。

手電扭亮，放在塔階上，我兩手舉起大石塊來了。

「上帝……」

「你要我打死你嗎？」

「快……打死我，……親爹。」

「我不能這樣作呀！我想法救你。」我又把牠擲在地下了。

「我的一隻，咬去大半了……」

「是耳朵是手？」

又沒聲沒氣了，我靜靜地站着。

你們要知道，突然我趁着這聲音沉寂許久的當兒，拔步飛跑了。

跳過小渠，跳過樹根，跳過稻畦……

飛跑着……

飛跑着……

當我聽到一聲高喊，馬上站住了。瞅了瞅有猴眼的衛兵，正打着燈籠朝我臉上照，鎮長的狡黠（註七）眉眼，也出現了。

「鎮長……」

「唉，我剛從你們學校出來，十四團訓育主任贏了三十多元。」

「千人塔——鎮長，您慢慢走，千人塔有個逃兵……」我喘着。

「千萬不要曬開去。」鎮長低聲說：「這消息一傳開去，壯丁就沒法往縣裏送了。我明天向補充團交涉，明天見，明天見。」

「您先慢慢走，不能想法救起來麼？」

「這那能，把塔拆扒完的辰光，早叫蛇吃剩骨頭了。」鎮長老遠邊走邊大聲說。

我靜靜站住。鎮長的燈籠，已經閃着一團小小紅光了。

我還是定定站在那裏。

三

我急匆匆地推門進去。

鎮長朝一個腰裏插烟管的漢子，揮手。叫他出去。

「有話敬敬說，到外邊去。」猴臉衛兵跑過來推着那漢子。

補充團團長顯然剛吃完酒，滿面紅光閃閃，一手抓起鴨嘴軍帽，一手在剔牙。並且一個腰掛木盒槍的二等兵，捧着呢大衣，在他面前筆直站着。

「沒有別的事了吧？」團長問。

「沒有啥事了。」鎮長朝我眯眼，一邊低聲：「聽說……聽說……」

有光澤的濃鬚的商會會長，走開了，裝着去找火點烟。另外，那個年輕的小學校長，也退到盃盤剛撤淨的圓桌上，可是不懂，還站在那裏，貼着門，因為我想要對補充團團長說：「你不會多少慈悲點麼，對於我們自己人？」

可是他朝我看。

「你說吧！」團長邊剔着牙，齒縫兒尸尸地響。

「聽說，有逃兵被塞到做鎮的千人塔裏了，這個——這是……」

「噢！有這種事。」團長邊穿上大衣。

「聽說，貴團這樣處辦……」聲又低了。

「呵！這簡直是胡說八道。」補充團長從齒間抽出牙籤，用力擲掉：「這簡直是惡意造謠，誰說的，誰，我非槍斃不解，簡直這是漢奸。」

「我不過說說，哈哈……團長不要聽這些閒三話四——團長用燈箱麼？我派個人送……」

「不要。」團長立即截斷，接着說：「這你當鎮長的不能麻虎，一定得調查明白，送給我，非槍

斃不解。——聽見嗎！」

「哈哈——曉得曉得，派個人送送好了，路不大好走。」鎮長轉過臉朝二等兵說：「認識這麼——那好那好。」

商會會長最先送出來，並且兩手揀着帽子，不住點頭，還有衣料閃光的鄉紳們。

我看見鎮長氣色不對了，臉色沉得很難看。

「鎮長。」腰插烟管的漢子，又走進來了。」

「什麼事，團長在這你就……」

「鎮長，這真是天吊下來的事情，不怨我呀！從三十七號到四十二號不能送來了，（註八）他們都預備投到共產黨的軍隊裏去了。小二子他媽去到……」

「那又有什麼法子呀！去就去吧！」

那漢子，突地抬起驚訝的眼睛，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註 釋

(一) 塋，音營，是墳墓。

(二) 『逆有』，即土話『沒有』。作者此文寫於浙東，這話當是浙東某地的土話。

(三) 烏柏，是一種高一、二丈的落葉樹，葉卵形，端尖，深秋時變紅色。夏日開小花，秋末熟，採下可製蠟燭，子裏面的小核仁，可以榨油，這種油不能吃，只用做點燈。這種樹浙東田野到處都有，是農家副業之一種。和音白。

(四) 攢就是擲。千人塔是一個深坑，擲死孩子的。有時在坑上建了涼亭式樣的建築，成六角形或八角形，沒有門，僅有『豁洞』，所以叫『塔』。

(五) 蘊，音暈；作積，聚，藏等解釋。

(六) 嚙，音藝，睡覺時講的夢話。

(七) 點音結，亦讀為結。狡黠，是狡猾的意思。

(八) 『從三十七號到四十二號』，這是壯丁的號數，每個號數代表一個人。

一個女人和一條牛

荃 麟

一個三十四歲的河南婆姨，盡了十年的辛酸生活。最初嫁給一個擺賭攤的癩把，癩把屁股不落家；既無米又無錢，只好她一個人關着門在家裏挨餓。後來被癩把陰下的債主帶給趙木匠，遇見一個四婆婆，整天給她氣受。日本鬼子打到了河南，他們丟下女兒，帶着男孩，辛辛苦苦的逃難，從河南逃到安徽，從安徽逃到浙江，孩子在半路上病死了，只剩下兩口子打算在浙江安家。但是日本鬼子又打到了浙江，他們又是逃難，逃到了江西，而趙木匠在客店裏一病不起了。她被老板娘以一千八百元賣給一個土財主老頭兒做『小』，而土財主和買河南婆姨同時，買了一條牛就用了三千元，一個人那能抵得上一條牛！土財主的老婆是個孃婆，把河南婆姨看做賤貨，又打又罵，當作畜牲去使喚。長工也欺侮她，強姦了她又拋棄了她。牛病了，怨她看管不好；病牛還能使老頭老婆發急，請醫生，拜菩薩，指望牠好，但是對於無家可歸的河南婆姨，却是『一千八百銀子的人抵不上三千銀子的牛半條命』，如果牛『三個什麼三長兩短』，老頭兒就要『收拾她的狗命』！日本鬼子帶給中國人民的災難，在不合理的自私自利的社會制度下更爲加

重了這個災難。試問：整千萬整千萬逃到後方的難民，國民黨政府採取了什麼辦法去救濟他們？他們的命運不都是河南婆姨式的命運嗎？不都是到處受人欺凌的怨鬼式的生活嗎？也正因為在那樣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下，人們才失去了人的感情，失去了人的理性，人與人的關係變成了極端自私自利的，極端金錢主義的。回頭來看看我們抗日根據地裏的移難民情形吧，政府給他們分配土地，貸款貸種籽，又規定三年之內不徵收救國公糧，羣衆們又幫助他們打窑洞，借給他們生產工具和日常用品，使他們能够迅速的安居樂業，許多勤勞的移難民在一年之內就建立起自己的家務了。許多河南老鄉說：『這裏就是我們的家，再也不回去了！』以這種愉快的情緒，同這『一個女人和一條牛』裏的河南婆姨的悲慘遭遇略加對比之下，會令人發生什麼樣感想呢？！

這天晚上，村莊上差不多都已經睡靜了，增福公家裏却還是栗栗碌碌的，連頓夜飯也不會吃。木格窗裏爍爍地（註一）亮着幾盞暗紅的燈火，燈光裏只見老頭兒個個（註二）的影子，憧憧地摸進摸出，彷彿在忙亂着什麼。這時正是舊曆的二月天氣，鄉村的夜間異常陰冷和寂靜，黑沉沉的只有幾隻野狗或斷或續地在發出悲慘的嗥叫（註三），在這死一般的靜夜中，這木格窗裏閃爍的燈光和忙亂的神情，便格外顯出一種教人感到不祥的擾攘與不安底氣氛。

增福公是這村莊上一個新發的土財主，舊前兩年靠穀子漲價多下幾個錢，添置了十幾畝水田和一條耕牛，僱用了一個長工。不料打前年起，那條新買的牛忽然病倒啦。兩天兩夜那牲口不會吃一點料，老頭兒的心也就吊了兩天兩夜不會放下。今天下午請了牛醫李白眼來看過，李白眼皺皺眉頭沒有說什麼，丟下一包草藥走了。增福公口裏不說，心裏却志志着（註四），恐怕是撞上那個了。開春以來，鄰近村坊上就一直鬧着牲口不太平，縣裏也派人來看過，沒有什麼辦法。萬一真是那個的話，那纔……老頭兒心裏一沉，他覺得這一年的指望是完蛋啦！

這條牛，是去年臘月初四纔買進來的，十足足化了三千大洋，把去年囤了麥子一些錢全賠上

了。牛販子替換牛繩的時候，拍拍牛背對他說：「福老板，這回算是便宜你啦，介樣毛色，介樣身坯，你養着日子往那裏去找呀！——真的，這條牛可不壞，牛販子的話並沒有騙他，三千大洋化得沒有半分吃虧，可是人賺上了睡氣有什麼說的，到手了的金子還會變黃銅呢。買進來纔不過三個月，連田都不會下過一回，忽忽然響起這瘋病來啦，眼看着再過個把月就過清明，難道像他這樣人家，還要向人家租牛來下田嗎？（而且日下的牛租又是什麼價錢啊！）」

「總不會是那個罷……」他找出各種各樣的理由向自己辯解，可是越辯解，這種不安越發增強起來。一種憔悴的陰影在追逐着他，迫得他無法安靜下來。他心緒變得暴躁而沒有主意。兩夜不會好好睡覺，臉龐憔悴而又蒼白。他在牛欄裏屋子裏四處亂闖，咒罵着一切，憎嫌着一切，有時又突然怔住了，失神地聽着颯颯的太空嗚囀地抖動着貧血的嘴唇。

天黑以前，一羣鴉兒半滾下來了，到現在還看不出一點什麼光景來，偶然那牲口平靜了一會子，希望便立刻會培福的心裏湧出來，他提心吊胆的等望着，可是不到一刻鐘，這希望又給那牲口一陣劇烈的痛苦（詛咒）和喘息慘痛地摧毀了。

他叫長工小梅頭在廊檐下擺好一張小板桌，他親自端出一盤素酒素飯來，點上香燭，斂着神默默地禱告了一會。稻場上的草堆給夜風吹得瑟瑟地作響，遠處的野狗又在悲鳴起來了。他過了一會親自

把紙燒化了，惘然地望着紅暗的火星被風捲着，向黑暗的空中吹去，他搓搓手背，發出一聲幽幽的嘆息。

忽然燈籠裏唧唧一聲響，接着又是砰的一下，他聽見他老婆直着喉嚨嚷起來：

『甚麼鬼魂纏住了你呀，這個時候你還來碰碗打盞的，難道一定要咒牠死了，你纔快活！』

增福要趕進去，灶房門口人影一闪，像陰魂似的窺（註六）出一個裹着黑布頭巾的女人來，那女人看見他當了一震，低下頭往右首牛棚那邊走去，增福公早忍不住罵起來。

『你又怎麼啦！你！賤貨！』

那女人立刻像投木頭一樣，在階沿上站住了。這是他去年年底向城裏福隆小客棧的老板娘手裏買來的一個河南女人。那條牛正是交給她看的，鬼知道她怎麼弄，給那牲口攪來這一場病。老頭兒一肚子還沒好氣，誰見她這副癡鬼的陰死鬼樣子，便格外火冒起來。

『你跑到那裏去，呆蟲！東西堆在這邊你沒看見？！』失神落魄的想着什麼心思！』他狠狠地朝她啐了一口，走進灶房裏去了。

灶頭上點着一盞青油燈，他老婆握着一枝長旱烟管站在燈影裏，咕咕呱呱地向隔壁一個堂房嫂子在訴說着什麼，一看見他進來，長烟桿立刻望他臉孔上戳過來。

「嗒！都是這個老畜時的好算盤呀！三千銀子一條牛，一千八百一個人，還說是手壯脚健，抵得上一個長工哩。前世要瞎了眼，把個白虎星當活寶去娶進來，偏偏還撞個買牛的日子！活該是帶牲口倒碓罷了；一進門就碰上那白虎星，把那股晦氣都栽到牠身上去了。——你現在怎麼說呀！」——陸着疑男人，又補了一句。

她是一個長臉孔，高額骨的性急女人，說起話來就像放花砲似的，雖男人簡直沒有插話的餘地。老頭兒木着一張臉，一聲不響，走到灶頭前面，添起一隻大瓦甕骨膠膠的喝着水。增福婆又趕到後面，前說下去：

「存着銀子怕爛完嗎？怕花不掉嗎？結結巴巴的把這種掉不掉的貨去拖進來。我花三百五百買個童養媳，着實比中用呢。現世現報，活該！」

那河南女人端着供神的素羹進來了。三隻眼睛緊緊地勒她盯着。她低着头把東西放到板上，怯怯地想退出去，老頭兒忽然把五甕一放，向她虎的趕過去。

「你跟我站住！」

那女人驚惶地眼睛一大，臉色慘白的朝門外踉蹌地跌過去。那個堂房嫂子連忙把增福公拉住了！勸着說：

「好啦，好啦，不要緊的，一隻畜生上上落落總是有的是啊，你們發財人家，財丁興旺又怕甚麼呢？」

「什麼發財人家！一增福婆也搶過去抓着那堂房嫂子的膀子說，『長庚嫂，不聽你說，去年前年靠菩薩保佑多置了幾畝田，種着這種神奇星星一掃，還發什麼呢！告訴你不得——』她嘆了一口氣，『去年臘月初四娶她進來，第三天灶頭下就斷了一柄火鏗，我早知道不是好兆頭了，你想，活脫滾壯一條牛，草是草，料是料，怎麼平白地會害病呢？』」

「米缸上面一隻貓，鳴的一聲跳下來逃走了，增福婆猛地踢了牠一脚，廻過頭來指着她丈夫的臉說：

「哼，我看隨有一天鼓到你頭上來，你纔是怎麼個辦法啊！菩薩！」

增福婆驚地起頭上的毡帽拉下來，紅起眼睛望着他老婆說：

「你別不到我眼，有個什麼三長兩短，看老子明天收拾她的狗命！」

他戴上毡帽，又氣咻咻地出去了。

直到起了更，這家人纔記起晚飯來。白米飯的香氣似乎把他們的怨氣和焦慮暫時緩和了。但是那河南女人照例是不能跟他們一桌吃飯的。她這時仍舊守在灶房隔壁牛棚裏。

牛棚是靠着正屋的牆建築的，只有那麼高，一抬頭就會碰着上面的橫樑，逼窄窄的，陰鬱而潮濕，屋頂和牆壁之間，露出一條通氣用的狹窄的空隙，不時的灌進一陣陣的冷風來。泥壁上掛着一個幽暗的油盞，一簇微紅的火光被風吹得左右亂飄，滿屋子裏陰森森的黑影便跟着搖晃起來。牛棚中間的地上，靜靜地鋪着那條龐大的病牛，牠的四周都是些稀爛的稻草，零亂地散在一些污臭的牛糞中間。那畜牲這時似乎平靜一點了，伸長着頸項，把下頸貼着潮濕的泥地，微微地喘着氣，尾巴在背上無力的抖動着，偶然腿彎或什麼地方癢癢地抽搦了一下，一瞬淡淡的暗影便從柔潤的牛毛上輕滑過去。河南女人揀着烟袋，呆呆地坐在靠牆脚一塊大石頭上。昨晚她一夜不會睡覺，這時睜睡不斷向她襲來，她對力的支撐着，不讓眼睛閉攏去，但是沉重的腦袋還是止不住往下壓。牛棚裏異常寂靜，除了輕微的牛喘以外，只有夜風刮着屋瓦上的灰塵，沙沙地響着。她每隔幾分鐘，陡然的一驚醒一次，倉皇地向四面望了望，腦袋又慢慢的沉下去。

在牲旁邊草堆的地上，放着一隻料桶，那牛已經兩天不吃料了，料桶裏蒸發出一陣陣窒人的氣味，跟地下那些牛屎腐草的氣息，混和成一種叫人惡心的奇臭，充塞着這低窄而潮濕的屋子。

隔壁灶房裏，這時大概已經吃過晚飯了，灶頭上叮噠地響着碗盞的聲音。增福婆跟那長工噤噤喳喳的在說着甚麼，忽然砰的一響，增福婆的喉嚨驟然大起來：

「吃飯！吃飯！我有那麼多白米白粥不會去餵狗餵鷄！」

河南女人抬起頭來，望着牛棚外面黝暗的（註七）天空，輕輕地嘆出一口氣。這時是二月下旬，月華還不曾出來，只有幾顆寒冷的小星在株鳥和樹角上向她閃爍着。她身上又冷又餓，望着那些星星，忽然覺得心裏空蕩蕩起來，彷彿坐在一隻斷了纜的小船上，聽憑風濤飄蕩着。頭腦裏有點暈又有點漲。她索索地抖了一陣子，不知不覺的漸漸睡去了。

不知隔了多久，她突然給什麼碰了一下，猛地跳起來，長工小梅頭拿着一碗冷飯站在她的面前，眉頭朝着她望着。

「什麼？」她踴疑地問。

「噓——」小梅頭做了一個手勢止住她，朝後面望了望，「別作聲，拿去吃罷，」他把飯碗遞給她，「這還是我私下拿給你的呢，看在我們以前那點私情分上。」

她似乎給什麼東西突然刺了一下，身體微微的一震，她沒有立刻去接碗，咬着牙齒，直直地望着對方那張大麻臉，一種帶綠色的怨毒的眼光在她失神的眼睛裏閃射出來。

這個長工曾經在上個月一個夜裏強姦過她，事後又把她拋棄了。而現在他忽然又提到私情兩個字，這彷彿在她傷痕上驟然割了一下。她簡直抖了起來。

「啞，拿去呀！還等他們來看見嗎？」小梅頭受不住那眼光，催促着說。

她機械地舉起一隻手，把碗接過來了。小梅頭俯下身體，用嚴厲的口吻看着她低聲地說：

「你提防着點罷！河南人，這畜牲看來是壞不住的了！」一千八百銀子的人抵不上三千銀子的牛半條命！」老板娘已經說過了。你自己打算罷，總你什麼時候還會打瞌睡！」

河南人沒有作聲，依舊直直地凝望着他，彷彿不會感到似的。小梅頭瞧着她那樣子，心裏似乎有些慚慚（註八）起來，他在她肩膀上頂了一把，她沒有推開他，也沒有動。

「這是誰呢？」小梅頭嘆了一口氣說，「只怪你自己八字罷了。偏偏揀着這種刻毒鬼老公，還加上那位活閻王，離老虎！她自己三個兒子倒給射死兩個了，還說別人白虎星！你以為這畜牲還會有命嗎？哼，不是今夜就是明朝。東河頭已經睡倒三個了，李白眼的藥有個屁用！」

他搖搖頭，弓着身體出去了。木屐鞋在階石上發出鐵杵鐵杵的聲音。河南人捧着飯碗楞了半天，勉強扒了一口冷飯，一顆熱淚撲的滴落到碗裏。

對面泥壁上的油盞，已經黑燬燬地結下一大顆燈花，越發幽暗了。那火光變成一種慘綠的顏色，鬼火一般照着四堵陰沉的泥牆。忽然燈草上爆出一個微弱的火花，從模糊的淚霧（註九）裏面望過去，彷彿無數道金光向她飛過來。她怔了一怔低下頭去，驀地裏看見陰暗的泥地上，一雙綠幽幽的

大眼晴在朝她凝視着。那雙眼睛裏也在流着眼淚，一條一條的往下掛。她癡癡地看進去。那眼神裏是那樣的充滿着一種絕望的悲哀，痛苦的憐憫，彷彿一個垂死的囚徒在淒涼的午夜裏向他唯一的伴侶訴說他最後的心事。這種訴說是無聲的，然而却比有聲的說話更強烈地刺戳着她的心坎。她莫名其妙地戰慄起來。這眼睛好像是多年前以前曾經在那裏看見過的，有點陌生然而又非常熟悉。那牛拾了一拾下顎，好像要昂起頭來，却沒有一點力氣，眼淚便更加撲簌的滴落下來。這眼淚喚起了河南女人一種奇怪的感覺，似乎一種什麼東西從她心窩裏在慢慢流出來，溫暖而凄酸的，滲蝕着她全身的神經。突然之間，她想起她的娘和姐姐來。娘和姐姐死去已經好多年了，她也幾乎把她們忘記了；不知怎麼的這和那間却忽然從她心裏活了過來；她彷彿看到她們的臉孔，她們的眼睛——那樣慈祥的痛苦的臉孔和眼睛；娘的灰白頭髮，姐姐貧血的嘴唇，越來越清楚地顯現在她眼前。她的嘴唇無聲地哆嗦起來。接着，一切忘去的東西都一齊活過來了；她第一個當兵去的丈夫，第二個死了的做木匠的丈夫，丟在家鄉的小女兒和春天花壇死在路上的兒子——一大羣熟悉的眼睛，滿臉黑影裏如怨訴的向她灼灼地逼過來。她臉色發白，渾身亂顫，突然把飯碗一放，拉的朝前面跪下去……。

牛棚外一陣夜風吹過，烏桕樹瑟瑟地亂響起來。

病牛發出一聲微弱的嗚吼，一片冰冷的舌頭舐到她顫慄的手背上。

她蹲在病牀前面，默默地流着眼淚，十年來的苦楚，一齊湧上心來，這彷彿是一個奇怪而恐怖的夢境；她自己也不明白究竟怎樣做夢似的挨過來的。十年，是一個悠長的歲月啊。這十年中間，她從沒有去想一想過去，也沒有想想將來，好像一個充軍的犯人似的，不敢記憶他走過的路程，更無從去想像自己的前途，只好走一步是一步的在眼前的荆棘路上捱着過去。然而現在這記憶之門却突然打開了。一切事情都彷彿就在昨天一樣；一件一件，清楚地，殘酷地，重新剝奪着她麻痺的心臟。傷口的舊痕（註十）發裂了，裏面的血依舊是新鮮的；這鮮血從心的創口上一滴一滴的在流出來，喚起她一種模糊的，幾乎是不可捉摸的奇怪意識。三十五歲了，她今天晚上纔第一次作爲一個『人』在開始想念自己的問題。

十年以前，她纔是二十四歲（她記得很清楚），那一年，她酒鬼爸爸把她嫁給了鄰居一個擺賭攤的癩痞，那時她什麼事也不懂，碰到癩痞是個糊塗蛋，一個月倒有半個月在各處廟會或戲場上廝混，常常三天五天不回來，不丟下一塊錢或半斤米，就讓她在家裏關着門挨餓。這樣過了兩年，癩痞拖下一白羅債，拍拍屁股跑去當兵了，那些債主們着了慌，一天黑夜裏，七八個人擁到她家裏，把她拉到

一座關帝廟裏，大家商量着把她公賣給蘭封縣一個趙木匠，拿身價銀子來抵債。趙爸爸是個出名的酒鬼，幾兩銀子一壺酒就把他嘴堵住了。她哭哭啼啼給人抬到蘭封。從此以後，就跟着那木匠住下來，趙木匠倒是個老實人，可是一個婆婆兇得可怕，欺她是個買來的回爐貨，沒有事情也扮幾分嘴臉給她瞧。她嫁過去三年，居然替他生下了一男一女。到了三十歲那一年春天，日本鬼子打到河南，婆婆給炸彈炸死了，趙木匠丟下小女兒帶着她逃到安徽，從安徽又轉到浙江，在逃難的路上，那個兩歲的男孩子害了一場天花痘死了。兩口子千辛萬苦好不容易在金華搭起一個小木匠作，剛才有點頭緒，不料去年日本鬼子又打到金華來，趙木匠只捨出一點隨身衣物，同着她倉皇地逃到江西省，在這縣城的一家小客棧裏住了還不上兩個禮拜，趙木匠忽然害起傷寒病來，一連兩個月，把盤費衣物都花光當光，還拖下一筆房債錢，不料病勢却突然變重了，在一個風雪漫天的冬夜裏，終於地下她這個沒腳蟹死了。她一時着了魔，幾乎一頭撞死在小客棧的牆壁上，幸虧客棧老板娘好慷慨，一手拉着她，一手拍拍胸脯大聲說，「大嫂子，別傷心，出門人誰沒有三災八難，聰明人不走斷頭路，你男人的事情全包在我身上！」果然，第二天棺材衣服全由她一手包辦，乾脆爽快，當天下午就抬出去埋了。她正在感激得無話可說的時候，老板娘却領了一媒婆來，當面逼着她嫁人。她跪在地下哭着不肯答應，老板娘立刻變了臉，從懷裏摸出一大篇賬單，望她前面一攤：

「上天入地隨你去，你可清了賬款再說！真是老娘碰到鬼，白裡了一番好心！」

雖說得沒有主意了，老板娘連哄帶騙的，終於壓着她在張宗白文書上蓋了手印。媒婆去了三天，說妥了一千八百大洋，賣給南鄉的新發財主增福公。老板娘送了她的兩套舊棉襖褲，在一個黑朦朦的黃昏裏，一頂小轎把這昏天黑地的拾到這陌生的老頭兒家裏來了。

過了門以後，她連名字都沒有。起初老頭兒倒是打聽着這一個吉祥一點的名字的，可是第二天清早起來，增福婆一開口就叫她河南人，接着全家上下都跟着叫起來，老頭兒也就不提了。全村莊上只知道增福公家裏買了一個河南婆娘，誰也沒有再想到，她該有個另外的名字，好像買株蘿蔔或青菜，又何需要另外起一個名字呢？

不到十天，老頭兒就不識她房了。增福公原本不想要她做小老婆的。他只是計算着目下人工貴，多雇一個長工不如討一個小，三頓白飯以外，叫她做甚麼就做甚麼，銅錢銀子買來的還能不聽話嗎？他貪圖她手脚健壯，工價便宜；自然說不上甚麼恩情；何況他老婆是個有名沒貨，原來就限定好的，只准他同七天房。第八天早晨，老頭兒拿出一把菜刀，把牛牽出來，叫她到村子後面的山坡上去放牛帶柴。那條牛是跟她同一天買進來的，一時還不大馴服。她拴着牛繩，在北風地裡整天砍着毛柴；一回到家裡，自然又是挑水做飯，聽罵挨打。她却一句話也沒有，從早到晚默默地做着。

「反正是賣過來了，」她想，「有口飯吃還想什麼呢？」到了大年下，她還不會滿月，身福婆又壓着她從房裏搬出來，搬到旁邊堆柴草的破屋去睡。她還是沒有說話。反正晚上清靜點也好，她本來也不會計算她是這家的什麼人，做一天吃一天，也就這樣度過去算了。

大正月裡，她穿着老板娘送她的棉襖，向她的男人和大老婆磕頭拜年，老頭兒給了她六塊押歲錢，不到兩天却又向她要回去了。這時，她比較閒了一點，有一天，她在屋後池子邊洗衣服，長工小梅頭走來在他肩膀上捏了一把，做着鬼臉說：

「河南人，大正月裏怎麼不去找樂兒呢，這樣守活寡的日子虧你怎麼過的？」

她惘然地望着他，似乎不會懂得他的話，小梅頭又摔了她一把，做個眉眼溜走了。這天晚上，她睡到半夜裏，忽然給一陣擣窗戶的聲音驚醒，他正要發喊，黑暗裏一隻手突然捫住了她的嘴。

「別響，是我！」

她一聽，正是小梅頭的聲音。那粗壯的胳膊已經把她抱住了，她混身戰抖起來。拚命的掙扎着。那長工強暴的聲音在威嚇着她。

「別跟我假裝正經！你敢喊起來，我就說你偷我，我大不了滾蛋，你呢，你還想活命？」

這樣，她終於在暴力之下毫無抵抗地給姦污了。她傷心的哭了一夜，小梅頭哄着她說：

「哭甚麼呢，傻瓜，你難道真的要替那老鬼守活寡？你幾時是他家裏的甚麼人呵，哪落下一條狗罷了。趁着眼前不快活，還等那老閻王來磨死你？你依着我，我將來把你帶出去，帶到外江碼頭去快活一世……我們也是人，我們怎麼不能跑出去……」

接着幾天，她都在提懼的戰慄中間。那天麻子的橫暴和這種罪行使她有點害怕。但是等這種戰慄慢慢過去以後，她渺渺茫茫的似乎對他發生一點希望的時候，那長工却忽然憎嫌她起來了，最後一次他簡直對她揶揄地說：

「呆木鳥，一點兒風情也不懂！爛泥菩薩一樣，乾巴巴的，我看你就配給那老烏龜磨一世，我白白的結識你。」

這個打擊，簡直就像在她靈魂裏插下一把毒刀，她彷彿犯了甚麼巨大的罪孽，成天不敢抬起眼睛來隱人的樣子。增福婆瞧着她這副模樣，越發嫌惡起來，說她在正月裏故意給他們晦氣。老頭兒也對她兇暴起來，動不動就是掃帚柄劈頭打過來，她默默地承受着這一切，一句話也不敢說。只有當她牽牛到山上去的時候，常常一個人癱坐在石頭上，乾枯的眼睛望着遙遠的白雲，嘴唇沒有聲音地哆嗦着。春天已經來了，山野裏慢慢透出綠色來。山裡放青的那些牧童瞧見她那可笑的样子，老是拿她來開玩笑，到後來索性編出一隻山歌跟着她唱起來：

「河南婆」

嫁老公

嫁着一個老蝗蟲

蝗蟲毒，蝗蟲兇

打得河南婆娘昏懂懂」

她受不住這些揶揄和譏笑，只好牽着牛到荒塚堆裏去，那牛有時倔強起來，撥着角不肯聽她的調度，她讓着那畜牲，心裏忽然發狠，彷彿在她手下也還有這麼一個可以發洩忿恨的東西，她就該拿牠來報復似的。她會無聲的拿起竹桿往牛身上抽，可是那牛也是那麼木鈍，簡直就沒有一點反應。於是她又後悔起來，覺得自己是太不該來磨難一隻畜牲了。

過了正月，河南婆又拿出活計來叫她晚上做，一個人坐到茶油燈底下要做到二更天，連籐在蔭草舖流流眼淚的幸福都沒有了。她有時望着油燈火對自己辯解着：今世的苦是爲了前世不修，苦過今世，來生也許會好一點罷。但是當她一想小梅頭那件事情時，心裏又突然的恐怖起來。她聽人說過：再醮（註十一）的女人還不要緊，要是這世犯過姦淫，死後就要落血污地獄，再也不能超生的。一想到這，她簡直心都凍住了。

一天一天過去，到後來她索性什麼也不想，心裏空空洞洞的，到反而覺得平靜一點。不料現在這條牛又忽然害起病來。這又是一場天外的災禍！牛是她看的，不消說，這一切罪過都推到她頭上來啦。老太婆咬定是她闖的禍，老頭兒自然也不會饒她。昨天晚裏她已經吃了老頭兒頓棍棒，不許她睡覺，並且要她守在牛棚裏，把牛照顧好來。

已經快交更了，稻場上鋪上一層淡淡的月光，風靜了一點，只有遠處的狗依舊零零落落地在叫着。隔壁屋子裏這時很靜寂，那些人大概已經睡了。

河南人依舊癡癡地蹲在牛的前面，牛的喘息逐漸在快起來，鼻子竈（註十二）動得很厲害，那種開歇的痲痺也更加來得緊了。但是她却似乎不大注意，她只是茫然地望着牛的腿脛，那腿脛彷彿在向

她乞求着甚麼，她摸摸牠的頭頂，嘆口氣說：

「你望着我做甚麼呢？你的苦也許已經受完哩，早點超生也好啊，活着又怎麼樣呢？……」

橫上一陣索索的聲音響過去，她愕然抬起頭來，一隻極大的老鼠在牆頭上頭她。着眼，咬咬叫了兩聲，鑽到牆洞裏去了。

「前世不修今生苦，你前世造下甚麼罪孽，今生變牛變馬來受這樣苦難啊？修修你的……」牛頭突然一昂，吐出一聲痛苦的喘息，身體暴烈地抽搐起來，四隻蹄子在泥地上掙扎着，把些爛

稻草都踢開去，她嚇了一跳，直站起來，看着那牛顫聲地說：

「你，你怎麼的啦？」

牛吼了一聲，似乎想靜起來。但立刻又躺下去，嗚嗚地儘喘着氣。

「怎麼啦，你怎麼啦？……」她害怕起來了。

「怎麼啦？呃，你瘋了嗎？」

突然背後一個粗厲的聲音應着她叫起來。她驚地回過頭去，牛棚門口，增福公像兇神一般的站着，身上斜披着一件老羊皮襖，一隻手裏握着一支旱煙桿。

「你在做甚麼？你要謀死牠？賤×！」

她氣都閉住了，增福公的旱煙桿望她直劈下來，她驚叫了一聲，躲到料桶角落去。

「你淌眼抹淚的在嘛甚麼喪？你要咒死牠？你給我晦氣！」

老頭兒咆哮地叫，俯下身去察看那隻牛，牛依舊嗚嗚地急喘着，兩隻大眼睛乏力地向他望了望，增福公瞧着這光景，眉頭緊皺攏來，他摸摸牠的前脚又扣扣牠的嘴巴，站了起來茫無主意朝四面望望。

「你！」他的眼光又突然落在河南人的身上，把旱煙桿指着她臉孔暴怒地叫，「你給我當心一

點，風吹草動，我要問到你！」

他走到門口，又旋過臉來。

「警醒點！有什麼事情馬上來叫我，天一亮，就給我去找李白眼來！——這賊坯！騙了人家的錢，一點不放在心上！」

牛棚裏又回到恐怖的靜寂。牛的喘息緊了一陣之後倒又變得微弱了，壁上的油燈裏只剩得一粒蠟豆大小的綠火，河南人也忘記去添油。她把臉孔埋在手裏，一種憤怒，悽酸和恐怖混合的感情在她胸中激盪着，她抑不住的嗚咽起來，喉嚨被淚水所堵塞住了。

饑餓，疲乏，寒冷，痛楚和悲辛，重重地壓着她破碎的心，破碎的靈魂，不知什麼時候，她捧着腦袋睡去了。

三

過了好久，她突然被一種搏鬥似的聲音所驚醒，油盞裏的火早已熄滅了，牛棚裏黑漆漆的，一道月光從屋頂與泥壁之間的隙縫裏射進來。在對面牆腳下畫出銀白色的一個長條。四周是肅靜的，只有兩隻豬圈裏的豬公在打着咕嚕。她疑心剛纔聽到的是夢裏的聲音，正在迷惑着，陡的那聲音又起來

了。那隻牛發狂似的在翻騰着，四隻蹄子劈拍的踢着地上的泥土，夾着急促的喘息，那聲勢就像幾個人在黑地裏拚着命打架，她跳了起來，幾乎給牛角刮了一下。

「啊，啊！」她恐怖的喊着，不知道該怎麼辦，四周是漆黑的，又看不到那牛究竟是怎麼個樣子，她徬徨了一下，突然向牛欄門口逃奔出去。

外面稻場上，月光像水銀似的浸浴着一切，稍遠的地方漫起一層薄薄的白霧。整個村莊像沈睡着的少女般的，美麗而恬靜。她站定了，喘了一口氣。寒冷的露水拂着她臉孔，頭腦有點發暈，她向着階沿上走去，想去叫醒她的主人，屋子裡黑洞洞的，月光映在木窗格上，像些烏溜溜的眼睛朝着她看着。她怯怯地走到增福公房間的窗子前面，正待去叩窗，忽然窗子裡傳出一陣粗濁的鼾聲，那是增福婆在抽呼，她那聲音連在夢裏都是這樣慘厲可怖，好像在跟誰發氣似的。一聽到那聲音，河南人就禁不住心悸起來，她彷彿已經看到一張高顴骨的長臉孔從木格窗上窺探出來，兩隻兇惡的眼睛爆出着在瞪她。她驚地記起了小梅頭警告過她的話：「一千八百銀子的人抵不過三千銀子牛半條命！」一陣顫慄，那隻手便又縮回來了。

她茫然不知所措的在廊簷下站着。廊簷下堆着的那些風箱水車都似乎担心地望着她。她輕輕地向窗裏聽了兩聲，那聲音幾乎連她自己都聽不清楚，她躊躇了一會，忽然奔到左首的一間倉庫前面

去，那裏是小梅頭睡覺的地方。

『小梅頭！小梅頭！』

她敲着窗格低聲地叫。裏面沒有回答。

『小梅頭！』

裏面一個沉重的翻身聲音，接着一個含糊的口音在問。

『誰？』

『是我，快起來！』

裏面又沒有聲音了，過了一會，小梅頭忽然夢囈似的發出一聲猶笑。

『怎麼？你倒找到我門上來哩……哈哈，去你的吧，我不要吃這臭……』

彷彿一個鐵錘子突然擊落到她腦門上，她踉蹌的一退，撞落到階沿下來了。幾乎有半分鐘工夫，她不能透過氣來，她握緊拳頭，張着嘴巴，楞楞地望着天心的月亮。接着忽然撕着自己的頭髮，咬着嘴唇，在稻場上繞着圈兒疾走起來。春夜是那樣的寧靜，月色是那樣的皎潔，月亮照着她的影子在地上狂奔，連烏桕樹上的宿鳥都給驚醒，拍着翅膀向別的樹上飛去了。

這樣走了一會以後，這種劇烈的歇斯的里亞（註十三）狀態過去了，她在一堆石頭上坐下來，怔

怔的喘着氣。這時牛棚裏似乎很平靜，烏柏樹的影子慢慢地往它屋頂上爬過去，她記起那牛來，又向着牛棚門口走去。

牛棚裏是意外的靜寂，引起她一種沉重的恐怖。「莫非已經……」她不敢想下去，伸出一隻手抖抖地去摸躺在黑地裏的牛。一個冷涼的鼻頭觸着她的手背，她驟然一凜，拿手心去試試牠的鼻息，一陣寒顫從她背脊上直奔下去——那隻牛死了！

「完啦！」她惘然地叫了一聲，在石頭上癡癡（註十四）着了。一種奇怪的悽酸與迷惘湧上她的心頭，她掉下幾滴眼淚來。這條牛是和她同一天被賣到這家人家來的，和她同一起生活了三個月，現在想起來，在這份人家中間，還算牠是和自己最親的了。她彷彿看見那雙熟悉的綠幽幽的眼睛，還在黑暗中閃閃爍爍，向她訴說着……漸漸的，這種幻覺強烈起來了。一下子似乎整個牛棚裏，上上下下，前前後後，都是些牛的眼睛，在向她自己包圍過來。她嚇得混身汗毛都直豎起來，捺着臉孔向門外狂奔出去。

她奔到一堆乾稻草上，昏昏沉沉坐下了。這時已經快近黎明，正是一天最冷的時候，乾草堆被露水浸得發濕，把她的衣服也弄潮了。但是她却一點不覺得，一夜的肌寒，苦痛，恐怖，羞辱把她的神經刺激得够了。最初幾分鐘裏，她心中簡直是空無所有，只管默默地望着前面的田野。天亮以前，田

野上的夜霧特別濃重，白濛濛的，彷彿一片大海，那些黑色的樹林和村舍就像是些海上的島嶼。靠西邊的天上，冷冷地帶着一鈎殘月，從濃霧裏看過去，似乎顯得格外慘淡了。她望着這片景色不知怎麼的，忽然迷迷糊糊地想起幼年時候一天夜裏的光景來，那時她約莫十二三歲，一天晚上，黃河忽然決了口子，大水沖進村子裏來，一家人從夢裏倉皇逃出，她跟着姐姐逃到一個小山頭上，一下子水就把村莊淹沒了。她跟姐姐在山道上坐了一夜，聽着滿山滿谷悽慘的號哭。那天恰巧也是一個月夜，白茫茫地照着一片汪洋，很有幾分像今夜這情景。她的爸爸媽媽卻不知逃在那裏，還是淹死了，直到近天亮的時候，有隻掛着燈籠的船向她們駛了過來，纔把他們接到大山頭上和爹娘見面了。那天晚上的恐怖，焦急的和饑寒的情形，她現在一一的記了起來。彷彿就是眼前的事情，並且也彷彿看到了那隻紅燈籠的船在向她慢慢駛過來了；那燈籠是給她多大的興奮和希望啊！

◎ 這一切幻覺，實際上只是二利那間的事情。當她在稻草堆上站起來的時候，一切幻象立地消失了。他像夢遊病者似的，恍恍惚惚地向着稻場外面的大路邊走去。黎明以前的微風吹着她發燒的額角，重新清醒了她的知覺。她還在做着什麼啊？她突然驚慄起來了，現在一切事情已經擺定了。牛已經死了，只要天一亮，她立刻會遭遇到怎樣的事情！她知道，深深地知道，那老頭兒縱然殘暴，或許還能最後的饒恕她，因為她究竟是花了銅錢銀子被買來的，但是那老太婆，那狠毒的母女啊，她一想到她，

血就凝住了。那老女人早就存心要毀掉她啦。一個小老婆！不管怎樣，在她看來總是個將來的禍根呀！一種陌生的感情從她心底裏在激蕩起來，她第一次的感到了憤怒：『我到底犯了甚麼罪過，要受這樣折磨呀！』她的心在反抗地叫。這正是她的第一次，這之前，她連這類問題想都不會想過的。她神經質地在路邊蹣跚（註十五）着，恐怖和疑懼在迫脅着她。他感到極度的迷亂和紛擾，路邊的樹葉在沙沙地微響，她彷彿覺得有什麼人在她耳邊叫着，在警告她逃開去，又彷彿有什麼東西在追逐着她。她昏亂地搖了搖頭，突然朝前奔跑起來。

月亮躲到雲裏去了，田野上掠過一片淡淡的暗影。

『我這跑到那裏去啊！』他忽然又站住了，憤怒地咬着自己的手。前面是黑越越的樹林，遠處是白茫茫的濃霧，她連路都還認不清啊。她孤零零一個人，沒有一文錢，沒有一個熟人，又能到那裏去呢？

『娘啊！』他突然熱淚迸流了。

樹林裏的狗突然狂吠起來，從一隻立刻變成許多隻，四方八面都向她狂吠起來，那叫聲越來越大，有幾隻已經虎虎地向她竄過來了。

在狗的狂吠聲中，他驀地直覺地一震，回過頭去，那邊堂屋的廊簷低下，一支臘燭在閃動着，顯

燭後面，她看到一張亦扭動着的臉孔和一件斜披的老羊皮襖。

老頭兒似乎被猛烈的狗吠聲所驚惑了，他把隻手遮在帽沿上，向這邊狐疑地觀察着。河南人怔了半響，她知道決定命運的時候已經到了。一種什麼力量突然從她身體裏在長出來，她覺得好像有誰把她推了一把似的，身體一挺，迎着堂屋直走過去。

「誰？」老頭兒厲聲地在問。

「我！」這邊用同樣的聲音回答着。

兩個人的距離不到十步了，增福公似乎已經看清楚是她，臉色突然變得像紙一樣的慘白，兩隻通紅的血眼，像在冒烟似的直盯住她，顫抖着嘶啞的嗓子怒叫起來：

「你？你？你在幹什麼？牛呢？」

「死了！」河南人把手一拋，回答出一個炸裂似的聲音。

「啊！」老頭兒狂叫一聲臘燭從手裏掉下去了。河南人只覺得一道火光從眼前飛越過去，天地突然的狂旋起來，她沒有來得及發出什麼聲音，兩腿一軟暈倒在稻場上了。

什麼地方，一隻雄鷄喔喔的啼起來。

註 釋

- (一) 熒，音營，燈燭的光。突然，是形容小光。
- (二) 傴僂，音于樓，彎腰曲背的樣子。
- (三) 嗥，音豪，是狼叫的聲音。惡狗叫也可叫嗥。
- (四) 志音坦，忒音志。志忒，心意不定。
- (五) 痲攣，音敬戀，是一種神經性疾病，患者筋肉收縮，或全身挺直。
- (六) 跬，讀若『折』，走路時中途返回叫跬。又一足走路也叫跬。這裏的意思是轉折走出來的意思。

(七) 黝音有，微帶青黑的顏色。

(八) 慚慙，就是慚愧。慙音紐。

(九) 翳，音意，隱蔽或遮掩的意思。瞳孔被白膜障蔽的病叫翳。淚糊，指眼淚模糊了視線，好像翳一樣。

(十) 癢，音般。瘡傷愈後所留的痕叫癢。

(十一) 再醮，就是女人再嫁。

(十二) 翁，音吸，一開一合叫翁動。

(十三) 歇斯的里亞，譯音，原意是指婦人因血虛而患的憂鬱易怒的病。現在這個詞兒泛指一切
忽悲忽喜，神經失常的狀態。

(十四) 癱，音換，手足癱瘓不能動。

(十五) 蹠蹠，來來往往走動的樣子。

小城夜話

黃藥眠

美國援華的物資，用飛機載着，越過喜馬拉雅山的高峯，到了昆明就把貨物卸下來。因爲大官僚大資本家的大走私，所以卸下的貨物不單是軍需資財。而且有布疋，有高貴的食品，還有太太小姐們用的口紅。又因爲大走私家需要小走私家做手脚，所以從重慶到昆明的國道上，就成了投機商人們奔走繁忙的走私道路。而物價高漲，不僅使工人農民忍飢受寒，即使知識階層的人物，也無法維持生活，不得不離開學校，辭掉教職，去加入生靈塗炭，指望發點小國難財。女的呢，也就拋棄了自己的愛人，嫁給大腹便便的商人，藉以過着比較優裕的生活。而做生意需要資本，嫁人也需要自己是女人，因而沒有這些條件而又不甘心於平白餓死的人就不能不另尋出路；同時，重慶到昆明竟然是投機商人爭鬪的道路，銀錢物資聚積的道路，另一方面也就是打主意的最好地方，因而在路徑的荒涼地區，土匪就峰起，被愛人丟掉了的大學生也做了『大哥』。這就是產生這個短篇中許多形形色色的人物和故事的時代背景。

——編者

那年我住在家裏。

我的一個堂兄弟他是在重慶某大學裏學教育的。現在回到家裏去當了兩年教員了。他的生活很窮，他的妻子整天都在對人說：

「哎呀，教什麼鬼書！早就應該做生意呀，你看賓叔！」

至於他自己，雖然沒有對人說苦，但從他那蒼白而尖削的面龐和打了許多補綻的中山裝，長長的沒有梳洗的頭髮，也就可以看得出他的生活的了。

在過了廢曆新年後不久，他突然不見了，我問他的妻子：

「子良到什麼地方去啦，好久沒有看見……。」

「他出門做生意去呀……。」

「做生意，他不教書了嗎？中學裏面的事情？」

「學校裏的事情，早辭了。」

「他到那裏去做生意？」

「到昆城去。」（註一）

「昆城這樣遠，做什麼生意？」

「做什麼生意，我也不大清楚呀，不過這比整天坐在學校裏當人家的老師好。」

「這些鄉下女人真是沒有一個好的！」我心裏想。

以後不久我又聽見這個可憐的婦人對人說，子良好久沒有信給她，對於這些消息我也沒有十分注意，因為在我想來讀書人做生意總是失敗的成份多的。

過了兩個月左右，一天下午，我剛要出去的時候，我那個兄弟回來了，他穿着一套新製的嗶嘰呢的中山裝，咕皮鞋，右手拿着一枝手杖，左手拿着一隻小皮包，面色帶黑而比前豐潤，頭髮也梳得乾乾淨淨，一看見我，便笑嘻嘻地點頭。

「啊，你回來啦？怎麼樣？你去做生意？」

「是的，因為有朋友……」他因為恐怕我不贊成他做生意，所以答起話來有點不自然。

「……有點成績嗎？」我笑笑地問。

「唉，做生意也有做生意的難處呀……」

「怎麼的？聽說你到昆城去嗎？」

「是的啊，不要去說，一出門就碰見古裏古怪的事情。」

「什麼？給檢查機關爲難了嗎？」

「啊，不，不過說來話長呀！」

「你現在平安回來也就好了！」

「我今天還有點手尾（註二）……明天晚上，我請你到L餐廳去吃飯，那時我再來詳細告訴你罷！真是奇事，大大的奇事呢……」說完他就進去了。

第二天我依約到L餐廳去，房子裏只有他一個人在等着我。

「唉？只有我一個客人嗎？」

「是的，只有你一個。讓我們兩兄弟來談談罷。」他很恭敬地起來替我斟茶。

「你同他們的賬目已經算清了？」

「大致算清了。」

「以後打算怎樣，還做下去罷？」

「以後再看罷，得商量商量呢。」

「做生意你覺得怎樣？還好罷？……」

「唉，我不是說過嗎？做生意有做生意的苦處，特別是我們這些讀書人，當老師當慣了的，一做起門來要侍候那些人的顏色！心裏想，假使不是迫於生活，那是十次架都要和他們打起來啦！」他起

身，一面交代茶房來茶。

兩個人面對面的喝着酒，額上的電燈，因電力弱顯得很黯淡。於是他開始述說他這一次意外的故事：

去年年底，有幾個做生意的朋友，因為聽見昆城金子價高，就決意想派我帶點金子到昆城去做點買賣。在他們的意思，第一，因為我很可靠，第二，因為我曾在昆明重慶念過書。那條道路比較熟悉。當時我很躊躇，一直到了舊曆年，因為生活沒有辦法解決，而我的老婆五月份就要生小孩，這一筆錢無法籌措，所以我才硬着頭皮答應下來。

二月底我就從家鄉動身由曲江（註三）到K城，由K城到L市到Q市（註四），中間只在X埠等了一個星期的車，比較麻煩以外，都沒有出過什麼大的岔子。可是當我們坐着木炭汽車（註五），從Q市出發的第三天，事情却發生了。

本來從Q市到昆城，我們從前坐汽油車，三天就可以到，可是現在木炭車就非六天不可。第二天我們在P縣停了下來，當時我們約定明天八點鐘就要開車，因為這一帶山特別高，土匪很多，非得早開車到不可。可是明天八點鐘我們走到汽車停放的地方去，司機還沒有來，而且爐火都還沒有生。

同行的兩個客人氣得簡直兩腳直跳，一個收拾得很整潔而裝束入時的中年婦人，她是從Q市到昆城去找尋丈夫的，坐在包袱上也唉聲歎氣。過了一會押車的來了，我們很焦急地催着他，要他趕快去找尋司機，他抓了頭髮，一連打了幾個呵欠，無精打彩的也不說好，也不說不好，就轉回頭去。

一直到了九點鐘左右，押車的和司機才從城裏走來。司機面色很難看，眼睛發赤。當他摸摸汽車上的火爐還是冷的，他就大聲地詬罵（註六）着，『你這傢伙！拚命來催我，你看你火都還沒有生！你叫我怎麼去開車！真是碰到鬼的，碰到鬼的！』

那個打算到昆城去辦化妝品，西裝穿得很漂亮的客人陳老板，把手杖在泥地上鑽了一個洞又一個洞，口裏喃喃地說：『真是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而那個胖胖白穿着皮袍子，含着烟袋頗有大老板神氣的劉先生（據說他是到昆城去旅行的）則用手肘戳着他，輕輕地說，『不要去說他罷，不要去說他罷，司機老爺是得罪不得的，只求他能趕快開出去，趕到了城就好了。』

那位太太從包袱上站了起來，低着頭走來走去，幾次問着我：『唉，你看這樣要什麼時候才開得出去呀？』

那押車的，爲了增加我們對於司機的不滿起見，就特地跑到我們面前低聲說：『你知道這傢伙，

我全城都跑過了，最後才在一個土娼家裏找到了他，據說他昨天晚上在這城裏賭輸了七千吊，所以一直賭到差不多天亮呀！」

「這簡直同我們開玩笑！……這個地方最不平靜，他却偏要同我們開玩笑！」那個穿西裝的陳老板用手杖敲着地。

「先生，前一個時期，不是說這裏的土匪沒有了嗎？……」那個太太回頭低聲地問着。

「啊，誰知道！這些事情！報紙上儘管這樣說。真是開玩笑，開玩笑！」辦化妝品的陳老板，眼睛只顧看着那車子，對於別人的問話，顯然不十分注意。

「哎！……真是沒有辦法！」劉先生含着烟斗慢慢的搖頭。

車子終於在十點零十分開出了，大家都鬆了鬆氣。據那個到昆城去旅行的劉先生說，只要車子不出毛病，今天五點鐘總可以趕到五城。

但是十一點鐘，車又停下來了。司機向我們賠着手：

「你們要吃飯的下來呀，前面沒有什麼大市鎮了！」說完他還自走了。

「略，才走不到一個鐘頭！又停了……」那個旅行家拍了拍身上的皮袍子，肚皮突出的部份動了動，一動算是一陣冷笑。

「他媽的，我們要趕路，他却要吃飯！」化裝品的老板說。

「這簡直是開玩笑！」他拖長着一臉直「兩個字的聲音。

「……先生，不是聽說這裏出去，就正是土匪最多的地方嗎？」那個太太皺着眉頭看着那壓在眼前的火山。

「唔，不要緊的，太太，他們這裏的土匪都是要錢不要命的！」那個穿皮袍子的旅行家安慰着那個中年婦人說。

「……但在這樣冷的天氣，你身上的皮袍子給他剝去，那你就想活也活不了呀。」陳老板對他的貌似鎮定表示反感，指着他的皮袍子說。

其實，我心裏也暗暗心焦，我手提的木箱子裏帶有兩斤的黃金呢！但我不好說，我是假裝到昆城大學裏去做助教的。而且我穿的是打了補綻的中山裝，人家總不會看出我是有錢的罷。

吃完了飯，我們上車，但司機又不見了。問問押車的，他說他因為昨晚沒有睡好，恐怕精神不足，所以去找尋一點刺激的東西了（註七）。

我們都在車上同聲歎氣。一直等到一點鐘左右，司機才神氣十足地大搖大擺走來，車子算是又開出去了。

啊！這一帶全是山，一層層的像波浪般疊了起來，有些山峯攢聚在一塊，好像商量着什麼陰謀，有些山峯則從遠處的雲層裏滾了下來，然後又向另外的高峯爬去。汽車艱難地走上了一個山坡又一個山坡，前面壁立着的高山正像強人般擋住了去路。這裏的山沒有樹木也沒有秀麗的峯巒，嶙嶙的岩石和焦黃的泥土，還吐霧着一些野蠻的原始的氣息。一眼望過去，我們是在山的海裏而公路就是在山和山之間的縫隙裏，向着山峯一層層的扭來扭去。有時望着前面所應該走的道路，我們都有點吃驚，這樣的路，我們怎樣走得過去啊！前路旁邊，默默地是那裏候着的千千万萬的幽谷，則又好像是大地

的漩渦，深入於無底。

當我們超越過了前面一千多尺的峯巒而開始走向下坡的轉彎處，車忽然停住了。那個販化裝品的陳老板神經質地跳了起來：

『壞啦？』

大家都沒有做聲，但從每個人眼睛裏射出來的眼光都好像同聲的說着：『最糟！是壞啦！』

司機首先跳下車。

『是油管閉塞了嗎？』押車的熱心地伸出頭來問。

司機把車頭的蓋子打了開來摸了一摸，回頭打開車門，向坐位底下伸手進去搜尋了一下。

「怎麼？那些傢伙都沒有帶來？」

「忘記啦！」押車的爲了要避重司機的責難，就預先作出生氣的樣子提高着聲音說。

「你這傢伙真糊塗！那怎麼辦！今天晚上准在這裏做山大王了！」

我們四個坐在車裏面的人聽見司機的話，心裏都冷了！「不幸的事情終於是來了。」大家都這

樣想。陳老板匆匆地跳下車。

「喂，司機先生，有什麼沒有？」他帶着一點急切而又哀求的神氣。

司機沒有理他，只斜橫着眼睛在那裏責難押車的。「我明明告訴你要記着，記着，你就硬是狐狸

偷去了心肝一樣！」

「誰叫你要把自己的傢伙借給王司機的！」押車的應着嘴。

「誰有時候不要借人家的東西，難道就這樣小氣鬼！……」

「喂，司機先生，你究竟有什麼辦法沒有？」那個陳老板又向着司機問。

「我有什麼辦法，連鉗子都沒有，……」司機生氣地抽着烟。

這時我們三個人也都爬出了車箱。

「那麼，現在停在這裏怎麼辦？」那個穿皮袍子的旅行家劉先生也有點着急起來，在飽滿的面孔

上打起了皺褶。

司機不說話，回頭向我們來的公路望着。

『不是說，這一帶是最多土匪的嗎？……』那個中年太太漠然的問着。

『那麼現在我們怎麼辦？』劉先生又問了一句。

『我們只得等着有車過沒有，同他們借傢伙用用。』司機眼睛望着別處說。

『我們不可以推一推嗎？……現在正是走下坡路……』來，我們可以推一推。』陳老板這樣提議着。但像這種熱情的提議依舊得不到一些些回響。

大家都在路旁無聊地坐着。那時還不過是三點多鐘，大家都懷抱着一綫的希望，如果有一輛汽車駛來……

但等了又等，一輛車也沒有，天色慢慢的暗了，烏雲漸漸的從山下湧起，那些龐大的，尖削的，來勢洶洶的山變得更加可怕起來，有些是從高處俯瞰我們，有些是在山隙裏窺向我們，有些伸出巨大的臂膀好像要來捉住我們，我們好像完全給這些猙獰可怕的山包圍起來了：四面沒有點聲音。

一陣烏雲從我們頭上飛過，他好像是可怕的野獸，一下子就要把我們抓去。

『啊，陳先生，我們趕快想法去找一個地方來住才好，你看雨又快下來啦！』那個太太對那個販

化妝品的商人說。

「……，我們這一次却上了他們的當！」——那個陳老板皺着自己的後頸，搖着頭說。

「我看車是沒有希望了，從P城開出來的車，也不會在這個時候才經過這裏，我們還是早點看看這附近有什麼地方可以借宿一宵罷！」我揮揮着。

「對的！」那個穿皮袍子的劉先生長長地吁了一口氣。「我們去問問他罷，呆在這裏不給強盜搶掉，也要給野獸吃掉呀！」說完他就不慌不忙挺着肚子走到那個坐在車頭上的司機面前去。

「喂，我們呆在這裏不是事，車恐怕是沒有希望了，這附近有什麼村莊可以借住一宵嗎？……」

「他媽的，真是走了倒霉運，偏偏一輛車也碰不見。」司機走下車來，回頭問着那個穩坐在那裏假寐（註八）的押車的說：「喂，你怎麼辦？……」

「你們去罷，我守在這裏！」押車的微微睜開了眼睛，把身子移了一移，把頭架起來放在司機剛才坐的位置上。

「他媽的，你不走就爲了這一百幾十匹布，你這個混蛋的東西，老虎要來吃掉你！……」

着他的口氣顯然這附近是有什麼村子了。我心裏微微獲得了些希望。

「喂，司機先生，那地方離這裏還有多少路？」陳老板問。

「你帶幾件輕便的行李走罷！」司機抽着烟只用下巴微微伸了一下，表示趕快的意思。

「這附近有棧房嗎？……」那個太太喜出望外的眼羅着骯手。

「棧房？有大酒家呢！……」司機沒有禮貌的搶白了一句，他把一條骯手掛在手臂上先自走了。

我們每個人手提着一個手提箱，而那個太太則手裏換着一個小包袱，但因為她穿的是半高跟的皮鞋，我們又等她換鞋。那時那個司機已走得相當遠了。

你知道我那個箱子是相當的重，幸而走的多半是下坡路。約摸走了半個鐘頭左右，我們才在一家門檐（註九）很矮的門前停了下來。

那是一半像人家一半像店舖的屋子。屋檐從左邊向右邊傾斜下來，有一部份是非低着頭不能進去。屋瓦上有一大塊一大塊的破洞，破洞上面蓋着一堆堆的稻草。稻草穗一根根的垂下來發着腐爛的氣息。那牆壁，簡直就像曬乾了而沒有磨過的布衫，一凸一凹的，呈現着種種地傾倒下去的樣子。在靠門邊的一板牆，算是最平直的了，然而也給黑烟、塵埃、蛛網蒙蓋得發黑。在光綫最亮的地方我們隱約還可以看出兩行寫在牆上的歪歪斜斜的字跡：「孟管君子店，千里客來投。」

一個老人從屋子裏最黑暗的地方鑽了出來。身上穿着七零八碎的破棉襖，看他的樣子，也和我們

這個古老的破屋一樣，死亡早已在他們的身上打了記號了。

「喂，交頭兒，我們今天要在你這裏打擾一個晚上呀！」司機說。

那個老人看見這樣多人走進來顯然是有點手足無措的樣子：「啊，是的，是的！」

「你有這樣多床舖沒有？」司機湊在他耳朵旁湊用着過份的大聲微帶着惡作劇的神氣問。

「啊，是的……我有四張舖……」

「但我們有五個人啦！」

「啊，是的……我這櫃檯上還可以睡一個……」

「有什麼吃的東西沒有？」司機又大聲地問了一句。

「唉……什麼？啊，你們還沒有吃……啊是的，是的，說起來真慘呀，我這裏自己養的雞，

豬，全給野獸吃光了啦。我最後還有三頭羊，藏在這屋子裏，但前幾天，一頭山虎，竟大膽地抓開我的後門把他吃掉了，天明起來一看只還剩下一個小腿，我把他醃起來留在那兒……」

「啊，你這裏老虎這樣厲害？好，你就把那個醃羊腿拿出來罷？麵條總是有的是？」司機說。

「有的有的！」

「那就醃羊腿送麵條好了，還有酒沒有？」

「噢，先生這個年頭，那裏去！……」

「啊，好，算了，算了，你趕快，我們肚子餓啦！」司機不耐煩地揮着手。

「啊！這裏有老虎！」坐在長板凳上的太太暗中驚歎着，同時用很香的手帕抹着額上的汗。

老人俯身在櫃子裏摸了好久才顫巍巍的拿着一包東西出來，又放在鼻子面前嗅了一嗅。

「喂，老頭子，你的兒子呢？」

「我的兒子？當兵去啦，當兵去啦！」老人無力地用手向外揚着表示他的兒子走得很遠。「他走了不要說豺狼、老虎，連耗子也要來欺負我！……真是太老了。……」

「喂，我問你，你這裏大哥（註十）常來嗎？」

「什麼？……」因為問題轉變得太快，這使得老人一時聽不清楚。

「我說大哥——哥……你懂不懂？」司機又湊近他的耳朵壓抑着聲帶大聲說。

「啊，啊啊，……他們很少……因為我這裏沒有什麼客人來住，他們很少……只是大前天晚上來過一次……」

「什麼？大哥？他們來過？」那個陳老板差不多驚叫起來，一直衝到那老人面前。但那老人顯然是不懂他說的是什麼意思，給怔住了，好久都不會說話。

「你，你趕快去燒飯罷，」司機用摸着煙捲的手指捏捏着，一面回頭又對那個陳老板說：「你不要這樣大驚小怪的，你要小心，這裏是大哥的世界呢！」司機說完就跟着那個店老板走進後邊屋子裏去。

「啊，從來也沒有聽見這樣可怕的地方……」太太歎息着。

「唔……他媽的靠不住！這完全是賊世界，就是這老頭子也恐怕靠不住，也當他正是那些山大王的探子呢！梁山泊的黑店，不就像這個樣子嗎？……」陳老板一半對我們，一半又是對自己說。「他那個東西是吃不得的，也許有毒，幸而我自己還帶有點餅乾來……」

「哎呀，你不要說得這樣可怕罷！」太太簡直把頭埋在自己的手掌裏了。

司機提着一種油竹點燃着的火出來，「喂，我去看過啦，裏面一共有四張門，我們一人一張，這位先生只好請他睡在這櫃檯上了。」司機最後指着我說，他因為看見我穿的是打有補綻的中山裝，所以他把最壞的位置就指給我。

陳老板一聽見後面有位置一帶不響就趕緊提着皮篋走，他的目的自然是首先佔領好的位置。

「你如果怕，你等一會子把這櫃檯裏搬東西去也是可以的。」司機又回頭向我招呼一下。說完他

們都各自提著箱子進去。

爲了好奇，我也跟着進到裏面去看了一看。走過一個天井，在右手邊就有三間房子，最後一間房子門是朝外向，算是優待女人，他們派給個行的黃太太。中間一個有兩個床位，門板上攤着兩床破爛的蓆子，床板下面的凳子，腳上發着霉白，一股潮濕發霉的氣味挾着濃厚的阿母尼亞（註十一）的味道刺進鼻孔裏；使人幾乎很難相信這是活人住的地方。

「好，罷了，罷了，今天就這樣過一晚罷，只要老天爺保護平平安安的。」陳老板把皮箱在桌子上放。那桌子馬上搖幌了起來。

司機住的是最外邊的一間，房子似乎是比較清爽一點。在後進的堂屋裏，有一個大灶，老人正蹲在那裏燒飯，火灶的旁邊有一個床位，那是屬於老人自己的。床的右側掛着幾片破麻布袋，這不曉得算是屏風，還算是蚊帳。至於床上破爛的棉絮，堆成一堆堆的，看了以後，令人看不明白這是一個人的臥榻呢，還是鳥獸的窩巢。

我在四週看了一眼我就決意把店前面的櫃檯搬到這大灶旁邊來，作一個臨時的臥舖。這後進的堂屋裏似乎比房子裏還要乾淨一點，而且從前面的店門要走進這後進的屋子裏來，中間還要經過一個破爛的門。所以這堂屋裏也並不見得會比他們住的房子不安全。同時，我心裏還在設想着假如一遇到有

什麼事情，我那個小箱子就應該放到什麼地方。

那天晚餐是每個人兩碗麵條，一塊羊腿，加上一些辣椒。鹹鹹的辣辣的，什麼特別味道也沒有。總而言之每個人兩大碗是吃得精光，陳老板先是不吃躲在房子裏，但後來看見我們平平安安的吃了一碗，他跑出來了，結果最先吃完的還算是他。

這個豐富的晚餐以後，我們亂匆匆的洗了一個臉，就各人回自己的房子裏去了。

我陪着那老人收拾了一下，把中間的那扇門闔好，然後我又去搬了一支大木柱把它牢牢地撐在那門闔上。於是我才和衣縮進自己的氈子和大衣裏面去。

「喂，你聽！」那老人站在屋中央帶着緊張的情緒低聲地對我說。

「什麼？」我抬起頭，豎起了耳朵。只聽見遠處有「非非」的聲音。

「那是豺狼呀！……我的鷄全都給這些東西吃光的。」他晒着喉嚨說

「啊，豺狼，我不怕。」我自己壯着自己的胆。「你有什麼刀槍之類的東西嗎？……」

「哪，這裏，這裏，……有兩根木棍……」他指着火灶前面靠着的，杯子那麼粗的木棍對我說。

「好啦，你趕快把火吹滅躺下來罷！你火驚得太久，大哥看見一定知道你這裏來了客人啦！

……」

老人好像完全沒有聽見我的話，他在堂屋裏蹣跚了（註十二）好一會，料理着些什麼事情，一面喃喃地自言自語，不知說了些什麼，好像是在禱告，又好像是在咒罵。

終於他把那牆上掛的油燭吹滅了，我看着老人的黑影蹣跚（註十三）的爬到自己的床上。堂屋裏是全黑了，只有火灶裏還吐出一些微紅的火焰映在地上。

天非裏刮了一陣風，所有的門戶都搖搖格格響了起來，我微微感覺到一陣恐怖，我睜着眼睛，但什麼也看不見。一會我聽見堂屋的角落裏有什麼東西踏着破碎的瓦片的聲音，最先我以為是貓，但一會我聽見一陣「唔——，唔——」的動物的叫聲從屋角裏發了出來，牠好像是一隻狗在發怒時候所發出來的聲音。我抬起頭來向那裏仔細看，那是一堆柴草，聲音就是從那裏而傳出。但是什麼動靜也沒有。也就在這一閃那，我瞥見一個黑影坐在前面，兩隻眼睛發着奇異的光芒。那簡直像是一個可怕的魔鬼，我嚇得幾乎要驚叫起來。但他急向我搖着手。我莫明其妙地打了一個寒噤。一會我又聽見有什麼東西踏着破碎的瓦片的聲音，漸走漸遠，於是沒有了。

「啊，那是老虎啊！」那老人的聲音低微到幾乎聽不清楚。

「什麼？是老虎？……這聲音好像就是在屋子裏面而不是在外面呀……」

「不，這裏有一個後門，因為門壞了，所以我就用些柴草把他擋住。剛才老虎就在那裏呀！」

「噫，你這個老傢伙，爲什麼連門閂不弄一個，我還不知道是老虎！這正是……就在我們床面前啦。」一想到剛才的情景，我的毛髮都不禁豎了起來，本能地（註十四）急忙躍下牀，把那灶房邊放的木棍放在身邊，似乎這樣一來我的生命便多了一重保障。

因爲受了剛才的教訓，我老是不安地豎起耳朵聽着。但什麼也聽不見，一陣沙沙的雨露打着屋瓦，但一會又停止了。灶裏面的火漸漸熄滅，我的全身也漸漸冷了起來。我不時因爲睡在我身旁的老人窸窣作響而驚惶地打開了眼睛，聽着他痛苦地喘着氣。我心想，一個人住在這樣可憐的世界裏面，活到這樣大的年紀，也太沒有味了啊！

我朦朦朧朧的剛要睡下去，但好像又聽見有什麼聲音，我張開眼睛，果然，在店門前的門隙，已看得見火光在那裏閃爍而且有人在說話。

「大哥啦！……」在我耳朵旁邊又是一陣低微到幾乎聽不見的聲音。

「蓬，蓬，蓬……」有人在猛烈地撞門了。

老人像一個從墳墓裏爬起來的鬼影，他披着那七零八落的癱靡腫腫的棉被跑出去開門了。

「唔，一切事情都完啦！」我全身都發冷不由自主地發抖。但我的理智還沒有死亡，我急急跳下牀，把身子向火灶裏一躡，然後又爬回到牀上，假裝着若無其事的睡着。

一陣火流湧了進來，接着就是好幾個黑影。當頭的那個人擎着火把，一隻手按着盒子砲的槍機。好幾個人擎着火把，走進那位太太和那兩位客人的房子裏去。只有兩個人直向堂屋裏走來。

『起來，混蛋！……什麼人來了，你還敢公然睡覺！』一個身上掛着子彈袋的人用力一下子把我拉了起來。

說也奇怪，這時我心裏並不慌，『定了，定了，』只好像有什麼人在我的耳朵旁邊這樣念着。

『舉起手來！』那人說。他在我胸前兩側，和褲帶上摸了摸，然後他開始搜查我所有的袋子，他把我身上帶的五千多塊錢現洋，手錶，水筆，一件件毫不遲疑的搬進到他自己袋子裏去。『還有什麼東西沒有？趕快拿出來檢查，不然是要你的命。』

『沒有啦，大哥！』

『你在這屋子裏搜搜看！』他回頭對那個手執着盒子砲，對準着我的胸口的傢伙說。

那人高擎着火把在週圍照了一照，然後用棍子在柴草堆裏戳了又戳，最後，可糟！他從火灶裏把我那個手提小木箱子拖出來了。

『唔，你還沒有藏起東西！你這混蛋！』我面前的那個人睜着可怕的眼睛，提起拳頭怒吼着，然而他那個拳頭，始終沒有打下來，只是裝了一個可怕的姿勢。『仔細檢查一下那裏面一定有貨！』

他已忙着回頭吩咐他自己的夥伴。

正是在這時候，一個人擎着火把從房子裏走出來了，他把火把提起來，注意着那個箱子。但他的臉孔是給我看得那麼親切。唉，什麼？天哪，那是他嗎？口唇旁邊的那個黑痣！那是最好的標誌呀！我的頭腦有點糊塗，我一時竟忘記了一切，但我終於喊出來了！

「子猶！」

「唔？」他吃驚地回頭找尋了一下，當他發覺這聲音除了從我口裏發出來以外，沒有別人以後，他就把火把提到我面前。我的眼睛給他迫近得張不開來，我的自信心也有點動搖了，我想，「糟糕，不是他呀！一定不是！」我閉起眼睛等候着最壞的命運。

一個巨大的手掌，拍在我的肩膀上。「啊，是你呀！」他差不多呼喊着。「你怎麼會走到這裏來的？」他將在我肩上的手猛烈地把我搖撼着。

「啊，子猶！真沒有想到……」

那兩個檢查我的箱子的人，也驚愕起來，停止了他們的搜索的手。大家頓了頓。一時幾乎找不到話來說。

「你們進去裏面幫忙罷！」子猶用着命令的口氣吩咐着那兩個人。「啊，真好久沒有見啦！才三

年呢，變得真快……」

「啊，真想不到這裏會碰見你！……」

「連我也沒有想到的，」子猶的聲音低下去，顯然是壓抑着自己的感情。「但你現在到什麼地方去，前些時不是聽說你在廣東教書嗎？……」

「唉，教書，實在活不了！我現在打算到昆城去！」

「到昆城去教書？……」

「不，我想去做點生意，馬上就回去……」我一路來都假裝着到昆城去教書的，現在竟無意中說出來了自己的真正目的：一說出口，我自己就感到懊悔，

「啊，你也會做生意！你有資本？……」

「還不是借的！」我急急解說着。「真是活不了呀！」

「想不到你學教育的也會做起生意來。」

「你不是也學文科的……」剛說到這裏，我立即又感到失言。

「啊，對對，……你是說我這個學文科的，也曾做起大哥哥來，對不對？」他的巨大的手掌又在我肩上拍了一下，呵呵大笑起來。

給他這一笑，我心裏倒有點不知怎樣才好，想不出話來。大家又靜了一會。

『那麼你結了婚？……』

『啊，結啦！——你呀？你那個密司曹（註十六）呢？』

『唔，她早就嫁給大商人啦。她的丈夫，也是你的同志做生意的！』

『她也在？……』

『她在昆城，……她的丈夫是個幾千萬的大老板，昆城最大的商號，你到那兒，也可以去找找她……你告訴她，我現在也不見得比她的丈夫沒有錢呢！……唔！』

『啊，真變得快，我是做夢也不會想到……究竟子猶你是怎樣的？……』說到這裏我的話不覺又縮回去了。

『我，我也是跟你一樣，活不了，只得改行，……他的聲音變得那麼深沉，而又隱藏着那麼多的憤恨。……我離開學校後，第二年受了一個最大的打擊，……於是我就決定回這裏來了……』

他的夥計，提着火把從房子裏出來。這意思是告訴他，搜查完畢了，在暗中，我聽見有女人在啜泣。

『好啦，我們也不能多談啦，』他用決絕的聲音說。『不過，我們兄弟到這裏來，也不能空手回

去，你既然是做生意，總該帶有多少錢，那麼，就算作對你客氣一點，樂捐一點茶錢罷！……」他揚着聲說，他剛才的友誼的口氣已完全變了。

「對的，對的，」我慌慌忙忙掏着袋子，但是袋裏我只得空空地對他說，現款都交給他的兄弟們了。

「多少？……」

「大概四五千……」

「五千？那就算啦！……走！」他對他的部下揮手哈哈着。同時一隻手拉着我一溜走。

「糟！他把我拉到他的山裏去嗎？……」我心裏一上一下的。

拉到唐門前，他又把我的手放下了。「你等一等，」他說。他走出門去同他的夥伴唧唧咕咕商量一陣，然後回頭頭叫我。

「子真你來！」

我一跑出去，一小包東西塞進我的手裏。

「這些東西我送給你，剛才我的那些家夥身上剩了五六百兩，我再送給你一點錢，做做路費罷！……」他用低啞而急促的聲音說。

「啊，不！……」但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却給他用力一推，跌倒在門裏面。店門轟然一聲關了。我木然的坐在地上，坐了好久，好像是做了一場夢；但從門隙裏還可以望得見他們的火把，一閃一躍的，慢慢走上山坡去。

連我自己也忘記，我究竟這樣坐了好久，這時我聽見門角頭有呻吟的聲音。原來那個老人還坐在那裏。

「怎麼的？你在這兒！」

「他們不讓我進去呀。」

「他們走了……」

「但我坐得太久，站不起來啦！」

我把他攙扶了起來，房子裏，早就有人把油燭點起來了。

那個太太已經離房子裏跑出來，坐在我的牀板上嗚咽地哭着：「我所有的全完啦，全完啦……」

「唉！你這個傢伙，你既然認得那個頭子爲什麼不替我們講講情呀！」陳老板埋怨着我。

「啊……我那裏會想到……其實連我自己也嚇昏了！」

「好啦，好啦，不要去提呀……他還留下錢來，給我們做旅費，你看，連我的皮袍子也還沒有給

他剝掉，這總算是百空氣的了。」胖子劉先生冷笑着反語。

司機，坐在火灶而前生着火，口裏咕噥着：「我的錢，我的氈子都全給他們奪去了，唔，他媽的，早知道……我昨天晚上裹住燈光還婆痛快呢……」

「唔……碰見的，……不是你今天早上上這種機關車，我們今天晚上會在這裏？」陳老板憤怒地哼了一聲。

「好了，算了！還說什麼的！」劉先生也指着手指向着灶門烤火。大家沉默了一會。我趕快收拾着那個給翻得亂糟糟的箱子，當我提起它的時候還是沉沉的，我滿心暗自感到歡喜。」

「怎麼的？他要你出了多少？」那個劉胖子回頭問我。

「他不是最先給他搜去了五千嗎！……」我還沒有來得及答，那個陳老板早給我代答了。「唔，他媽的這還算是看交情呢！」

「唔，我們現在這些沒有交情的豈不是全部光了嗎？……」劉先生說。

「啊，……我幾百萬元金器，首飾……身家……全沒啦！」那位太太又嗚咽着。

「完啦！大家都完啦！……」陳老板背着手在堂屋裏大踏步的走來走去。

老人爬回到自己的牀上，照舊咳嗽着，嘆息着。他對於我們的談論似乎全不注意。司機坐在火灶

邊，搖視着頭在那裏打盪哩！

「唔，這還無思想的人！」陳老板斜起（註十七）着地，低聲罵着。

我偎着灶壁冥想。但那是另外一種，我冥想陳子翁過去在學校裏的生活，和他那一向刻苦的倔強的性格；我更想起他過去同密司曹戀愛的情景。我彷彿之間又看見了他。他握住我的手，他問我是不是結了婚。於是。我笑了。

「唔，做夢嗎？……還這樣好笑！」那個陳老板把我叫了醒來。天已亮了。

「唔，他恐怕是做夢，看見他自己的老同黨呢。」那位旅行家的劉胖子帶着氣詞的語調說。

「走罷，走罷，」司機在催。大家默然地一句話也沒有交談，面也沒有洗，就各自收拾了行李跑出了店門。

殘月還在山頂勾留，滿山都蒙着一片霧氣。

汽車還是好好地停在公路上。那個押車的，一看見我們，就急急迎上前來，對我們大家呼喚着：

「我全完啦，一百五匹布！」

我們這邊，大家都低着頭，沒有人理他。只有走在前頭的司機，沉着臉對他說：「好希罕！要你才是！……我們全都光啦！……！」

「啊，你們！……真是要命！來了二千多個人，我最初以為他只是要現款的！……」

「你以為他們不要命？命，命才抵錢呢！……」司機說。

大家都無目的爬上了車，而那輛太太，不知有了什麼感觸，又哭起來：「啊……這是全部身家呀！……真是沒有良心的！」

「好太太，哭什麼！……人家損夫的也不會比你少呀！……」旅行家的劉先生在這句話裏似乎包含着很大的牢騷。

「喂，怎麼樣，司機先生，我們是不是還要在這裏再來一夜！」陳老板很不高興的大聲質問着。司機不說話，他低著頭，用草梗和樹枝這裏挖一挖，那裏殺一殺，又叫揮車的在車頭拚命地搖了又搖，不一刻鐘，卜卜卜……這個死車竟然活動起來了。

「咯！真是他媽的屎！」陳老板側著頭頓足罵着。

「啊，真是見到鬼的，見到鬼的，……」劉老先生搖著頭低聲地重復地念着。離開了那個鬼地方，這個多病的汽車竟然也就一帆風順的駛到昆城了。

到了昆城以後我趕快把那些貨出手，同時也碰到幾位舊時的同學。我想從他們口裏打聽一下子猶的消息，但是結果只是聽見對於他的性格的泛泛的描寫，至於詳細的情形什麼人也不知道。爲了實行

子猶的囑託，我還特地去找密司曹。果然她是嫁給一位大商行的老板了。我到她公館裏去拜訪她。過去在學校裏她是一個活潑而質樸的少女。可是現在，她滿臉脂粉完全是少奶奶的打扮。在華麗的客廳裏，她很有禮貌，而又冷清的招呼我，對於過去的事情，她好像完全不感到興趣。最後我問她關於子猶的消息。

『啊，他嗎？……聽說前兩年在什麼地方教書，後來就不知道……有人說他是死了呢……』她的聲調依舊是那麽平淡。說完，她垂着她那翹起來的睫毛，仔細繙視着給寇丹塗得鮮紅的指甲。

坐了半個鐘頭，我覺得毫無趣味就起身告辭。

『這裏吃吃便做好啦！』她說。但是一聽見她那種說話的聲調就使人感覺到這個便飯，是不應該吃的了。

剛剛走到鐵閘門口，一輛嶄新的汽車駛來，一個肥大的紳士從車上躍下。

啊，天哪，正是那個同行的胖子劉先生。

『唔，洪先生，你來呀！……哈哈……』

『怎麼？……你們認得的？這是我的先生！……這位洪先生是我的同學呢！』密司曹，站在台階上替我們介紹。

「啊！——是的，是的……」他同我親熱地握手。同時又回頭對他的太太說：「洪先生是你的同學？……早不知道，不然，也好照呼照呼……哈哈……你知道我們路上是一道來的呢！……」他完全和我在路上同行時不一樣，活潑得多了。

「啊！——在這一次？」密司曹問。

「怎麼？……洪先生在昆城住在什麼地方？……」

「我這幾日間就要回去！」

「回去？回廣東去，洪先生不是說要在什麼大學教書嗎？……」

「不……」我有點爲難，「……我亦是做生意的……」

「啊！——是的，是的！……那天洪先生算是損失最小的了。我幸而首先逃匿，藏在鞋底下，所以才損失了十幾萬，只有那個女人和三個瓜陳大老被……那個女人保證回到昆城後，還自費過一次呢……嘻嘻！……」

「自殺？爲什麼？……」

「想不破啦，嘻嘻，女人們就是這樣的！……」

「她損失很大嗎？……」

「一兩百萬是有的，她的全副儲蓄……你先生這一次算是運氣最好，恐怕就是那幾千塊錢？」

「是的，是的！」

「喂，眉，你的同學真不少呢！這位洪先生，那天晚上碰見的，據說也是同學……以後我看無論做什麼樣人的同學也得有幾個餽！」

「你這個人說話真是！」密司曹，頓是做着嬌嗔。

我覺得這位劉先生有點倦不可耐，所以就揚揚帽子告辭。

「啊，你走嗎？……就可惜今天我同我的太太有約會，不然就在舍下便飯……」

「不必，不必，多謝……」

「你坐飛機去嗎？……」臨行他又問了一句。」

「是的……」

「下個月。我要到桂林去走一走呢……喀喀……」

當我臨要離開星坡的時候，我在大街上又碰見那個化妝品商人陳先生，他的神情非常之萎靡。問我在什麼地方教書。當我說我要回廣東去的時候，他不覺怔了一下。

「你回廣東？還是坐車嗎？」

「不，坐飛機。」

「對啦，坐飛機，安全得多了……這一次我們真是上當……唉，我就是貪懶沒有到銀行去匯，損失了二百多萬……我看這完全是那司機，你想；那天他的車爲什麼要這樣遲才開出？而且爲什麼又會突然在那裏壞了，第二天又不壞？這完全是司機攪的鬼！……」

「過去的事情算啦！」我說，「你現在很快就回Q城去嗎？……」

「不……現在我的本錢全部垮啦！」說完他好像有點不好意思，揚揚手他就走了。

「現在我回來了……」我的兄弟說完了這一大篇故事，輕輕地呷了半杯酒對我說：「後來我把他送我的錢一數，足足有二十萬。但是現在還放在袋子裏不敢用他，你有怎麼辦？……」

「怎麼辦？……」我一路聽着他的故事，給他這一問才驚了醒來。

「是的，怎麼辦？」我的兄弟兩隻眼睛釘住了我期待着答覆。「我的老婆，我都還沒有給她知道呢。」

「這不是很好辦的嗎？你既然做了生意那就拿來做生意好了……」

「咳，做生意，我的性情就是……咳，真是做不來的，所以我想把這筆錢捐到什麼地方去……最初，在昆城的時候，我會經常把牠送給那個同行的太太，補償一下她的損失，可是後來一想太麻煩了……」

「但捐，捐給誰呢？捐給別人去裝進自己的腰包嗎？我想做生意亦好，反正善良的人也得生存下去喲……」

我的兄弟沒有做聲，大家低下頭吃着飯。

匆匆地會完了鈔，我們一道走回家去。小城的郊外，已十分冷靜，這已經是春末夏初，滿天星斗，河岸邊雲霧急瀉（註十八），激蕩有聲。我們兩個人一路走，但沒有說話，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大概他是在冥想着他那一晚荒山野店裏的奇遇；而我呢，我腦子裏則正在思索着所以會發生這樣事情的時代背景。

註釋

(一) 昆城就是昆明，是雲南的首城。

(二) 手尾，在這裏是零錢的意思。

(三) 曲江，縣名，在廣東北部，粵漢鐵路上。

(四) K城、L市、Q市，都是地名，若用英文擠出，第一個字母應當是K、L、Q。K讀若新文字(К КИ)，L讀若愛兒，Q讀若新文字(К И СС)。又，後面所說P縣，也是如此。P讀如

「批」。

(五) 木炭汽車 用木炭代替汽油的汽車。

(六) 詬罵，就是謾罵。詬音苟，恥辱或責難的意思，

(七) 「刺激的東西」，這裏是指鴉片。

(八) 假寐，不脫衣而睡。

(九) 檐，同簷字。

(十) 「大哥」，隱語，這裏是用以稱土匪的。

(十一) 阿母尼亞，譯音，是一種無色而有刺鼻強臭的氣體，由氮與氫化合而成，尿的臭氣就是因爲其中蒸發出阿母尼亞的緣故，製造煤氣時也可得到它。

(十二) 蹀躞，音蝶屑，往來行走的樣子，或馬行走的樣子。

(十三) 窸窣，音悉速。窸窣窸窣，不安的聲音，或折裂的聲音，

地」，副詞，約等於「不知不覺地」。

- (十四) 本能，心理學上的名詞，指人類本來具有的性能，如吃喝本教就會，叫做本能。「本能」，副詞，約等於「不知不覺地」。
- (十五) 攀，音攸，高高拿着叫攀。
- (十六) 密司，英文譯音，對女子尊稱，相當於中國的「女士」或「小姐」。
- (十七) 乜，音咩，眼斜着叫乜。
- (十八) 湍，音團，水流得急叫湍。

過年

茅盾

這是寫大後方公務員的生活的。老趙是一個奉公守法，辦事認真，大家都喚他做「聖人」的老公務員。物價飛漲日益威脅着他一家人的生活，舊曆年節來了，他卻盼望機關裏不要放假，免得回家去聽老婆孩子要還要那的絮聒。但是，終於放假「恭賀春節」了，他不得不回家去過年。在有錢人忙着辦年貨的時節，老趙望着食品店裏的糖菓，餅乾，年糕，饅頭，醃酒等等發呆，最後下決心買了一塊年糕，作為給孩子的禮物，也是全家人過年的禮物。但在老婆希望買件舊衣服，小李請看電影都碰壁之後，年糕也給耗子拉走了，剩下的那塊大廠子的缺了稜角的年糕，就成爲這家人過年的唯一新鮮事物。雖然是舊曆的「除夕」，萬家歡騰的時節，老趙一家人的「過年曲」是什麼呢？——「這日子怎麼過呵，顧了吃就顧不得穿，吃也不飽，穿也不暖，幾時得了呵！」老趙雖然想用空話安慰他的老婆，但是她也知道得非常清楚：「打完了仗，天上就落下金子來麼？」是的，只是驅逐了日本鬼子而不改變不合理的半封建社會，廣大的人民仍是無法過活的。只要看看解放區人民安居生產，豐衣足食的生活，就知道了解放中國，解放人民所應遵循的道路了。

——編者

走過那叫做『精神堡壘』的十字路口的廣場時，斜刺裏一輛奶油色的流線型轎車，不作一響，就衝過來，老趙心裏一慌，兩條腿就不會動，一雙眼睛却瞪得大大的，直望住轎車裏彈簧墊上懶懶地斜靠著的一位紅紅綠綠的少婦和一條意氣不凡探出半個頭在車窗口的金黃捲毛的大洋狗。

這不過幾秒鐘的工夫，——希望人家在這麼幾秒鐘裏就有補救辦法，原是太高的要求，人家是風馳電掣慣了的。這要靠老趙自己，幸而老趙總算還有應變之才。儘管心跳得那麼響，眼睛還是瞪得那麼直挺挺地，他的兩條腿却開始向左邊讓了。一陣風把老趙的棉袍捲得高高的，那汽車擦身而過，這時牠倒酸酸地叫了兩下，又放一個大臭屁，便將老趙撇得遠遠的。

老趙停下脚步，按着胸口，朝那去遠了的汽車瞅一眼，低着頭再走。十年的伺候上司的生活，造成了他這習慣，走路時眼皮低垂，視線不出而前方丈之地，而剛才幾乎吃了大虧，他偷偷地嘆一口氣，有意挺了下腰幹，抬起頭來。只剩一枝旗竿的『精神堡壘』（註一）顯得十分伶仃，本來是有一座木板作骨子，塗着三合土的堡壘的，五六個月前在改建鋼骨水泥的計劃下拆掉了，但現在還只有這麼一枝旗竿留在原處。老趙向那沒有了堡壘的旗竿看了一眼，忽然想起當時這件公事週遊各機關的時

候，也曾在他這邊過手，而且因這一過手，他還奉命趕一下呢。老趙那張缺少表情的臉上於是漾起一些相當於微笑的綉紋了。不過，未必就是他對這一件事感到興趣。他木然又望着那旗竿上面的天空，剛才那憶念便又立刻退去。

跟前幾天一樣，天宇是陰沉沉的；天像在發悶，又像是沒有睡醒，沒精打采似的。雖然說不上是喜歡，老趙可是向來就不覺得他有理由來反對這樣的天氣，一年到頭，他白天上公事房，公事房裏他所佔有的那個角落反正是不論陰晴都得開電燈的，晚上呢，他當然有個家，一丈見方那樣一間，儘管外邊太陽晒得狗吐舌，他這家還是得不到什麼陽氣。在這一年之中只有三五個月的好天氣的地方，老趙晒到太陽的機會，除了到公事房去的路上，那就數到例假日了，可是好天氣的例假日却最使老趙爲難；那時候，不但他的老婆兒女總想要上街去散掉一點霉氣，就連他自己也有點心裡發癢的。不上街倒也罷了，一上了街，老趙就像是在逃難，總是低頭疾走，——他相信他唯有用這一個方式才能够抵制了老婆兒女的買東買西的要求。

這簡單的不必告人的理由，使得老趙成爲經常早到遲退而且常常欣然代同事們在例假日值班的標準的奉公守法的人兒；同樣的原因，也使得老趙，在這『農曆』大年夜的前夕看着同事們紛紛上請假條子而會無絲毫模仿之意。昨天，同事小季半真半假拍着老趙的肩膀說：「嚇，聖人，老趙你真是聖

人！』那時老趙正在擔心着老婆交給他的購買油鹽柴糖的差使沒法交代，聽了小李這樣的話，只有苦笑而已。

『回頭再到本機關的合作社去看看罷，也許又到了貨。還沒被人家搶買了去。』老趙心裏在盤算，一邊走，一邊伸手進衣袋，鄭重地捏着那張親手正楷抄寫的油鹽等等的數量的單子。

前面街角，鬧烘烘攪着一小堆的人。素來不問外事的老趙對於這，當然也不會感到興趣。但此時他忽然心頭一動，想道：『莫不是賣什麼便宜的年貨？』於是貪着也是順便，老趙蹣手蹣腳（註二）

挨到那人圈子外邊伸長了頸子。果然是賣『年貨』的！一個滿身土氣却又歪戴着花呢打鳥帽子的傢伙在數鈔票，兩三隻白嫩的手搶着一束其黃如蜜的蠟梅花（註三）。老趙的眼光暫時被這兩三隻手吸住：塗得猩紅的指甲像是些紅梅，而凸起在水葱般的纖指上的寶石戒指，綠的就跟老趙去年咯血後吐出來的臭痰彷彿，晶光閃爍的又和今天早上老趙的孩子餓慌了掛在眼邊的淚珠相似。老趙的眼前猛然一陣暈眩，只聽得一個嬌滴滴的聲音叫道：『六十就是六十，拿給我！』老趙急忙定神一看，原來是一隻手加入了這競爭，而手的主人茸茸地正從他身邊擦過，有一種什麼香氣頓時使得滿攤子的聚芳失掉了威風。

『我見鬼麼，來看這種的年貨！』老趙偷偷歎口氣，心裏說，抽身就想走。

然而咕的一聲，一輛轎車在他身後停下，驚弓之鳥（註四）的老趙急急側過臉去，剛好看見車子裏鑽出一個人來，這却是個男的，衝鋒一般到了花攤邊，一口氣就把插在竹筐裏的各式折枝掃空了一排，同時又對那歪戴打鳥帽的漢子說：『有多少，算多少！』

老趙一手按住口袋裏那張油鹽柴的單子，轉過街角，急急忙忙走，心裏老在七上八落打算盤。他只覺得口袋是愈來愈沉重，好像裝在裏邊的不是一張紙，而是紙上所開列的那些實物了。他那算盤始終打不通，他的一雙眼睛偏偏又不安分，老把外界的形形色色攝進來通報他。這裏是一家什麼食品店，罐頭，紙盒，瓶子，五顏六色，堆疊得多麼好看，櫃台邊站滿了人，多麼熱鬧；那邊該是售賣官價的油鹽的什麼舖子了，門前的人排成一長行，……在這前面，老趙的腳步又慢了起來了；但是蹣跚腳跟望了一眼，終於掉頭而去了。

『莫誤了簽到……』他提醒着自己。

現在他覺得街上走的人，好像都是辦年貨的；而且又覺得手提着糖菜、餅乾、年糕、瓶裝酒，等等誘人的東西的，也特別多——比空手的人多。他惘然想起昨天也是在這條街上走過，偶然朝一家食品店望一眼，看見高高掛在那裏的一提一提的東西，其實也不過小小兩個紙盒的蜜餞，再加兩瓶酒，幾塊紅白年糕，可是標價就要千多，『咳——咳！』老趙像把胸中一些什麼東西嘔了出來，不敢再抬

頭看了，同時胸中又七上八落打起算盤。這回可有了結論：照他眼前的能力，口袋裏那單子上的東西除了糖總還可以對付，只要太機關的合作社不開他的玩笑。

『糖是奢侈品……』他自己對自己試行說服，——同時也可以說是在預先演習如何回去說服他的老婆和孩子。

不過，老婆在七八天前就從菜市上從小雜貨店裏聽來的那句富有威脅的預言：『過了年，什麼都要漲價，都要飛漲！』這時又兜上了老趙的心頭，這却是怎麼也沒法『說服』的呵！

這樣想的時候，老趙覺得他那口袋沉重得好像不是他的力量所能負荷（註五）了；他咬一下牙齒，拚命捏住那張親手正楷抄寫的購物單子，低了頭快跑。

二

不久以前，有過裁員的風聲。老趙在受到那出名是『半吊子』的張科長對他作的神經攻勢的一剎那時，確也十分惶恐。但是接着，有人——尤其是那個小李，偷偷地安慰他，說他那樣巴結公事還要裁掉，那除非衙門裏根本不想用人。小李這話有多少成份的善意，那只有天曉得，可是老趙因此倒也安了心。

後來，果然沒有事。半個月過去了，風平浪靜，然而老趙心裏的愁悶却與日俱增了。因為連天天的待遇的調整也毫無動靜，而物價的波動卻像風雨似的震撼了整個山城。當裁員風氣尚未平息的時候，同事阿唐，一位脾氣不小的少爺班，曾經發過牢騷道：「誰希罕這芝麻大的差使！一個月的薪金還不夠打一場沙蟹。裁就裁，老子變個法兒，發這麼幾十萬國難財給大家瞧瞧！」這話，老趙當時在旁聽得，不免感觸萬端。他記起了關於小錢的故事。這一個毛頭小伙子三年前和科長嘔氣上了辭呈，誰知去年有人在內江遇到他，居然非復當年阿家（註六）。這一發見，成為多時的閒談的資料，也引起了若干人的猜測和衝動，甚至老趙的麻痺了的神經也會一時縳起了一點幻想。這，恐怕是老趙有生以來第三次的「興奮」。第一次是剛離開學校，正準備投身社會；第二次是結婚。這兩次大事在將來未來之際，老趙都給自己疊起一些空中樓閣，算是他生命史上最有一理想的一刹那。近來雖則已非昔比，可也還沒冷透。所以，當聽得阿唐的那麼昂首天外的壯言，又想起小錢的故事，老趙那時模糊糊有這樣的意思在腦子裏閃過：「要是當真被裁了，也許倒是我別開生面的一個機運，人是習於苟安的。打破了他的現狀，他倒逼得非振作不可，非冒險不可了。……」這一點模糊的念頭，當時原也一閃即逝，然而大概還留點兒根在他心的深處；固然說不上碰有機會便能抽芽，但有形無形支撐着老趙的冷靜態度，覺得手中這根「雞肋」（註七）能保也好，省點事省點精神，如果不保呢，那也罷

了，寒翁失馬，安知非福？他就依賴他這生活哲學天天做着刻板的事：準時到辦公室，準時回家睡覺。同事們以爲他是巴結這份差使，那知道他却另有見解。不過，儘管他對於職業能取這樣冷靜的態度，但仍有使他不能冷靜的事，這就是物價的波動越來越厲害了。

『難道我就把這作爲藉口，和科長吵他媽一架，然後讓他開除我，而我則像小錢那樣柳暗花明又一村（註八）麼？當然這樣的想法不太穩當，而且據說現在又不是小錢賭氣辭職那個時候了。現在做生意也不容易呀！……再說，也得有憑藉；也得有人帶着，你自己嘔氣鬧架失了業，朋友們也未必就同情你罷？』

這樣想着，老趙就抬頭四顧，似乎身前後就有他的朋友，而且是比他更有辦法的朋友，他要看看他們的臉色究竟怎樣。

朋友的面孔當然沒有，離他一箭之遠，却在他所服務的那機關的白底藍字的牌子；而且主管長官的官車也停在門口了。

這一吃驚，當真不小；現實的壓力強於一切，老趙腦子裏的雜亂的念頭，一下跑得發光，他三步併作兩步，急急奔赴他的『崗位』，臉色不免慌張。

待到他走進他那一部分，一眼看過去，大勢固然異乎尋常，科長滿臉嚴肅，老趙記不起當年在南京撤

這時科長的臉色是否還更嚴重些。本來說好了今天上午來應卯（駐九），而下午則可隨便的兩位科員則低頭忙著什麼公事，眉宇之間委屈萬分。顯然是發生了什麼大事，不會是前綫有了什麼變化，前綫這一向是平靜無事。而且即使前綫有重大事故，也和這從事建國的文機關不生關係。所以準是本機關裏出了事，所以主管長官那麼早就到來了。『難道是那話兒來了麼？好，自然！決，這鷄肋，這可真要置之死地而後生了！』——這樣的念頭，立時又在老趙腦子裏閃過。

然而現實形勢不容老趙多作猜想。翻着一些紙條的黃科員輕輕的向老趙啾一啾嘴巴，老趙就跟這一啾站到黃科員桌子前了。黃科員將那些紙條往老趙手裏一塞，不勝怨艾似的低聲說：『快辦，趕辦，咳！』

老趙看那些字條子，原來就是昨天批准的那些假條，他摸不着頭腦，黃科員不耐煩地連聲說道，『追回來，追回來！』然後又朝科長那邊望了一眼，壓低聲音把事情的大概告訴了老趙，用一句沉重得像鉛塊似的句子作了結束：『這是局長立等着趕辦的，關係非淺！』

到自己那角落裏坐定了以後，老趙就抖擻精神辦起那要公來。這時他完全全定心了。他以倒有幾分快感。他一邊催緊着手裏那枝毛筆，一邊却在暗暗想道：『他們估量來，明天會突然來一個抽查，哦？准假的追回，恐怕有幾位同事此時早已鑽到什麼地方樂他的去了，壓根兒不會曉得又不准假

了：要是今天下午就來個抽查，那末，這些仁兄可倒了霉了！」他忍不住暗笑。不過，這並非老趙存有幸災樂禍之心，他這笑，還是爲他自己。因爲明天既然大家都非到公事房不可，自然他的不能陪着老婆和兒女度過那煩惱的佳節，更是名正言順的了。管他明天左鄰右舍如何鬧烘烘作樂逛街，反正他來辦公室一躲，老婆的絮聒（註十）付之不聞，那不乾脆？

但是，他又替小李叫屈，小李的的確確早已經過周密的計劃，準備趁這一年一度的佳節回家去幾天的。小李這認真的說過，要請一次客，請老趙去看戲。老趙也早有成竹在胸（註十一），如果小李這話兌現，他就請老婆帶了孩子去代表自己。現在，這一切都完了蛋。

快到中午，什麼都辦妥了，保證明天如果抽查到了，決不丟臉。那些得了訊，又來坐在辦公室裏的人們，有一句沒一句談着閒天。話題時時落到明天的抽查，經驗豐富的人便說：「未必當真抽查，不過要大家警惕一下，免得太那個。然而，大家不到齊，那又有未便。」

黃科員却搖着頭，微笑不言。

「哦，不盡然麼？」經驗豐富者不服地問了。

「恐怕要認真的。」黃科員躲躲閃閃回答，「不記得前些時的裁員之說麼？雖然沒見實行，這輩子並未打消呵！所以我看來，明天是會認真考查的。」

這一來，大家都默然了。問題好像是不止於犧牲一天的作樂了，有幾位用心深遠的就想想自己手頭有沒有壓積什麼要件，還想想平日上司對自己的印像怎樣，但所謂阿唐者却忿然作色道：『那我倒要試試，反正我是早就被人家看着不順眼的！』

『何必！何必！』有人從中解開，而且把話題轉換，『咳，明天照常辦公也好，大家省幾個錢。』

於是談話又轉到物價上了。

有人說：『大減價的鋪子真多，幾乎一條街上沒有不是大減價的，可是一看標價，比上月不減價的時候倒又提高了。』

『這是爲了下月不減價時再提高的準備呀！』又一人立刻接着俏皮地說。

各種的報導，各種的預測，於是紛紛而來。

老趙坐在他的『崗位』上，只是傾耳諦聽，臉上沒有什麼表情，心裏也不起任何反應，大減價的鋪子跟他向來很少關係，正像早上他路上碰見的鮮花攤兒一般。和他有切身關係的物品，向來是無所謂大減價的。至於黃科員的危言，在老趙的既定態度之下，也不會發生什麼反應。只是他倒有點替小李着急。此時還不見小李露面，敢怕他是在夢中呢，明天早上難保不誤事？而且小李就要結婚，只待

過了這個年。

『不過小李也許和阿唐一樣，不在乎這一隻飯碗，』老趙在心裏說。小李平日手頭的比較寬鬆，使得老趙自信他這推測不怎麼遠於事實。但是他又馬上提出反駁道：『那是因爲他還沒有負擔。這年頭兒，有一份事，一個光棍子，總還能勉強對付。再說，快要結婚的人要是碰到了那樣一件事，無論如何精神上總是一個不小的打擊！』

他一夢想，一邊惘然看着那些閒談的同事們的臉。他忽然覺得這些臉都很陌生，這些臉雖然各有各的表情，而且是極善變的表情，可是又都那樣勉強而刻板，好像是些不同形式的面具。而且即便高聲的笑，那笑聲也極不自然，似乎本來不想笑，也並無可笑之處，不過爲了閒談中間總得夾一點笑聲才合式，於是就官樣文章的笑了起來。

這一個新的感覺，使得老趙心裏發毛，不敢再抬眼看了，而且又不敢想像自己的臉是否也跟面具似的，如果是，那又是怎樣個譜式？

『喂，趙夫子，悶悶的愁些什麼呀！過一天，何必不算兩個半天？』

老趙急忙抬頭一看，對自已說這話的原來是阿唐。這小伙子滿臉油光，倒是精力瀰瀰的樣子，只是眼睛昏眩，那一對溜轉不定的眼珠活像是兩顆弄髒了的玻璃彈子。

「嘩，沒有什麼，」老趙嘴邊的筋肉不自然地扭動着，聲音枯啞地回答，「沒有吧，您說。」阿唐怪聲地笑了；這笑，老趙聽了，却毛骨聳然。同時又聽得另一聲音說道：「我知道老趙的心事。他是個規矩人，辦事巴結，一年到頭，向來不請假。明天他也是不願意請假的。他指望明天有這麼一天假，可是沒有，他怎麼不發悶呢！」

這一位心理分析家的議論還沒說完，大家早又哄然笑了起來，老趙可窘得什麼似的，連大家這哄然大笑的聲音，也好像隔了幾層壁，聽來是多麼虛遠。他惶然四顧，似乎要找個地方逃避，又像是壓根兒沒有聽明白那人說的是什麼。

這可招的大家真正要笑了，——少有的自然流露的笑，總算例外地要來了；然而在這當兒，一個人的匆忙的脚步聲使這笑成爲流產。進來的正是小李，臉上帶着正規的喜氣，當着衆人雙手一舉，就叫道：

「有命令了：明天——春節，各機關——着即——放假一天！」

一時忽然都怔住了，大意外，隨即是阿唐的聲音打破了沉寂：「別開玩笑！誰相信你這胡說！」

「那麼，算你又取消了命令，也得！」小李半真半假地回答。

但是也有人將信將疑，——或者可說是盼望其可信，就都圍着小李尋根究底追問起來，正曠作一

團，突然又有人噓了一聲，大家回頭一看，却是科長踱進了辦公室來。

科長兩手負在背後，踱到房中間，然後很矜持地開口道：「剛才得的命令，明天春節，放假一天。各位都辛苦了，恭喜！恭喜！」

三

幾分鐘以後，在笑語雜沓中，辦公室裏漸漸空了；這一刻時的笑倒是真情洋溢的。最後走出辦公室的，是老趙，步子懶懶的。

老趙心裏感到點空虛，有一天假了，倒使他爲難。逢到這麼一個習俗相沿的佳節，要是衙門裏乾脆不放假，那他這做父親的不帶孩子們樂一天，似乎也不算有虧父道；可是偏偏又放了假了，她怎麼辦呢？站在馬路上茫然四顧的時候，他的第一個念頭是要設法曲盡爲父之道（註十二），反正一年只這一次。於是心裏就默默地計算他的口袋裏的全部財產。他決不會忘記小李說過的話他看電影，然而，一飽眼福的問題儘管是小李給解決了，難道他做父親的就連一些口福都不給他的孩子們麼？不用什麼山珍海味，有這麼一點甜甜的，富於脂肪的，便够叫孩子們快活得跳了；而這，似乎尙在他能力範圍

當下既已想定，老趙毅然決然走進了一家食品店，開始遊目縱覽。這不是什麼摩登的食品店，因而顧客還不怎麼擁擠，老趙讓眼睛先儘量享受，簡直不管那小紙片上標的價目；後來，覺得看够了，正待選擇，難題可就來了。他主觀的要求和客觀的現實，對不上頭。以他那羞澀的錢袋（註十三）去碰那肥大的物價，簡直是不能想像的。別的顧客來而復去，老趙在那鋪子裡團團轉，始終決不定主意。

有一個土頭土腦的老漢忽然和店夥發生了爭論。

「怎麼，昨天還是八十，今天就是八十五了？」

「八十五。」店夥回答，臉上板板的，「米要多少錢一斤？過了年，賣九十一百都沒一定！」

老趙轉臉去看，原來爭論的對象是豬油年糕，那老頭兒抓住一塊灰色的——不，應該說是白的，捨不得放手，却又不爽快的買，老是端詳那年糕上的所謂豬油。老趙側轉頭從旁細看，那年糕的橫斷面果然有幾絲白的東西，那應該就是豬油，整個看來，這索價八十五元一市斤的豬油年糕極像是河邊沙灘上一些淡灰色而帶白紋的鵝卵石。

「哦，這有一斤麼，」老趙從旁問。

那店夥只冷冷地瞞了他一眼，不作聲，倒是那老漢熱心地答道：「一斤是不到，可是您瞧，才乎

掌那麼大呢！」

『貴得怕人呀！』老趙低聲說，便也伸手摸一下那塊寶貝，莫小覷他只在橫斷面顯出幾條白絲，這東西身上倒是油膩膩的很滑手呢！這一手指頭上的好感，促使老趙下了決心，他振起勇氣大聲說道：『給我稱一斤吧！八十五元是不是？』

同時他在心裏計較道：『油，甜，這都有；而且不能吃飽，比醋裏什麼的還實弘些。』

取錢的時候，手又碰到自己正楷抄寫的那張單子，老趙微微一怔，但是他仍然很痛快地付了錢，拿起年糕，奮步出了那店舖。

現在只有老婆交辦的差使了，要是這也順利完成使命，那就連夫道也盡了，老趙真可以自做是一個善良的堂堂公民。而手裏的一斤豬油年糕，又那麼重甸甸地怪開心，一絲開朗的綉紋掠過了老趙的蒼白的面孔。

可是愈近本機關的合作社，老趙的心却又愈加不安定了。他一手伸在衣袋裏反攔捏着那張單子，心裏默誦那單子上的品目，每誦一項，眼前便浮出一個疑問號來：他怕那所謂合作社的職員又回答他『沒有』。合作社的家居日用必需品確實便宜，就可惜常常有價無貨。

等到遠遠地看見合作社的門面前，老趙幾乎心跳得卜卜有聲，冷冷清清的，合作社竟沒有一點

年景。「糟了，一定又是什麼都光了！」老趙心裏叫苦，憑經驗他敢預測合作社門面的冷冷清清就宣告貨架業已空空，然而不到黃河心不死，老趙唯有趕快跑去接受那安擺好的歹運。

「沒有了麼？」他搶步到了櫃台邊，就冒冒失失問。

僅有的一個留守的小職員懶懶地抬起眼皮對老趙看了一眼，只應了一聲「唔。」老趙斷定是絕望了，然而還盡人事，摸出那張單子，雙手捧呈。

小職員慢吞吞攤開那單子，鼻尖幾乎碰到紙面，像一個大將軍研究作戰地圖似的看了半晌，這才抬頭看了老趙一眼，又哼了一聲「唔」。老趙認定完全是絕望了，眼前便浮現出老婆的陰沉的面孔。可是那小職員伸手到耳朵上取了那夾在耳輪上的鉛筆，就在老趙那單子上宜起判來了。他劃了幾筆，側頭想一想，又轉臉朝店內看一眼，又劃一兩筆，然後將單子扔還了原主人。

老趙趕快拾起單子看，嘴角的皮肉整不住簌簌抖動。他拿着那單子到窗處照著再看，終於一絲微笑似的影子在他臉上掠過，事情雖然不如他老婆所盼望，但也不如老趙所測。不太好，也不太壞，合作社這一次沒有開老趙的玩笑。

「謝謝你，同志，」老趙低聲說，「就這麼吧！」

他鬆了一口氣，便用了輕快的手勢去摸口袋裏的鈔票。

四

天黑的時候，老趙回到家裏了，這時候，在他這家所在的那條小巷子外邊，那地形高起的沿馬路的一帶的樓房，早已燈火輝煌，而且孩子們放的花砲亦不時卜卜拖起一條光亮的尾巴在向那坡下的小巷子示威，而且麻雀牌的詛拉詛拉的聲音也在那整齊的樓房裏響起來了。

在小巷子裏，也有個醉漢扯緊了嗓子，似哭非哭地，在哼着什麼小調。從那些破爛的平房裏閃出來的點點桐油燈光，加倍襯出了這地段的陰森——但並不冷落。擠在這裏的人家照例是不能嚙起嘴巴來的，今晚當然不會例外，不過跟坡上那一帶整齊的樓房比起來，這裏是另一種調子吧了。

老趙的家也是這樣。他的老婆檢點着丈夫買來的東西，檢一樣，就問一次價錢，又嘮叨了一回，兩個小孩子拉住父親一會兒問他明天放不放假，一會兒又誇說他們天黑以前在坡上那一帶樓房前面所見的好吃的好玩的種種，這個說了一遍，那個又搶着重說一遍，似乎光是說說也够快樂似的。

誰說這不是熱鬧的年景，這不算天倫之樂？覺得今天很有運氣的老趙又要回答老婆，又要回答一對子女，人是略感到疲乏，然而怪開心，蒼白的臉上例外地開朗。而且他還有一筆得意之作還沒宣佈，他計劃好要等待老婆接收好了她交辦的要公，然後出其不意發表他這難得的「傑作」。

說過了無數次『貴得怕人』以後，老婆的點驗工作告一段落；她站起來伸一伸腰，美中不足似的說：『這一點東西，柴够燒十天，鹽呢，也不會用到半個月，油，那可，——要是手稍爲鬆一點，四天五天就完了。……』

老趙『哦』了一聲，却把八歲的小女兒抱來放在膝頭。

『你不知道外邊，油，又貴又難買！』老婆又說：『合作社裏賣完了麼？你應該多買點呀！』

『有倒怕是真的，』老趙一邊搖着他的小女兒，一邊回答，『只是我的錢不夠了。』

老婆輕輕歎了口氣，不再作聲，便打算去燒夜飯。但忽然想起來似的猛轉身又問道：『糖呢？忘了？再不然，就是沒有，錢不夠了？』

老趙不回答，只含糊地點了下頭。

老婆像不滿意似的說給她的兒子聽道：『好，聽得了麼？再不要吵着吃凍米糖茶了。』於是又轉臉對着丈夫，『剛才我買了三塊錢炒米，只這麼一撮，孩子們都快樂得什麼似的，說明天早上有凍米糖茶喝了，誰知道你買的東西就偏偏沒有糖。』

『哦！』老趙感到有點抱歉，他不知道老婆和孩子們有這樣的計劃。然而他那缺少表情的臉上這時忽然浮起了一個真正可說是正規的笑容來了，他放下懷裏的小女兒，伸手到衣袋裏拿出他那早就計

辦好了要造成一個意外驚喜的那包東西來，高高舉起一幌，大聲說道：「當真，瞧，這是什麼？油，糖，這裏全有了！」

老婆還沒有開口，兩個孩子早就熱鍋上的螞蟻似的，跳着圍住了父親，拚命纏着他的臂膊。

「嗯，倒好，誰有工夫跟你變把戲！」老婆故意壓住了沖上來的笑意，扁扁嘴說。「又來騙人了，你這一紙包，裝得了油，裝得了糖麼？」

這當兒，兩個孩子的逞刁合作，已經把父親的高舉着的手臂拉下來了。大孩子人長力大，一手就搶過了父親手裏那包東西。母親也搶步向前，剛想喝「別動，留心倒翻，」那小孩子却已扯開了包紙，急得亂叫道：「媽，媽，不是油，也不是糖，是年糕！」

老趙站在一旁看得怪有味，也輕輕應和了一句「年糕」，嘴角又一次浮起了個正規的微笑。

似乎想不到丈夫會買了這東西來，老婆也怔住了，只望着她才夫頗有德色（註十四）的面孔。

「對了，年糕。」老趙得意地又輕聲說，「而且是豬油年糕！」

現在老婆的嘴又扁起來了。這回和剛才那一扁，意味可完全兩樣。她是每天得上街去買菜的，自然見多識廣，知道這東西的時價。大約十天以前，這東西的時價還不過一十多元一斤時，她就看在眼裏，但只是望了兩眼而已。真不料今天丈夫却買了來了。

『這樣貴的東西，買來幹麼？』她故意不看那油桶的東西一眼，忍不住那滿肚子的不高興，開始了她那慣常的聲調平板的抱怨來了。『便宜些的時候都沒買呢，今兒你倒買了；今天你發了財麼？……』

『算了，算了，是過年呀，總得——』

但是老婆立刻搶住了說道：『哦，誰不知道過年！你當作過年是什麼味兒？告訴你：人家都在那裏說，過了年什麼都得漲；一塊錢的漲兩塊，十塊錢的漲廿塊！正經的東西，柴、油、鹽，你不多買點兒，倒買起這種東西來了。回頭五六天工夫，今天這一點菜油又吃光了，看你怎麼辦？天上可不會掉下來呀！……』

賭氣似的，老婆連放在地上的柴鹽等等也不拿，轉身就去燴飯去了。

老趙料不到他的『傑作』竟被扯得一錢不值，除了納悶，竟無話可答。他目送著老婆的背影，忽然那同事阿唐的大言又在腦上一閃。但只一閃而已，接着他的腦子裏又空空洞洞，——從來沒有的空洞。

鄰家一個孩子的哭聲，還有大人們的吵嚷的喘喘聲，突然撞進了老婆的耳朵，可是老趙的神經像已僵化，這些聲音撞了進來，就又原樣的反彈了出去，那啾著小調的醇淡這時還在哼，但簡直是哭聲

了。

遠遠地不知何處，傳來了熱鬧的歌曲，那該是外邊坡上高樓裏開放了話匣子了罷？

老趙木然轉過身去，看見兩個孩子。這兩兄妹却在真心真意欣賞他們的父親的「傑作」。那小的一個拾起一個指頭在那東西同樣斷面的白紋上輕輕地捺了一下，就趕快把手指頭放在口裏，吃吃地笑着，又俯在哥哥耳邊說：「這是豬油呀！」

於是兩個都吃吃地笑了。

老趙看着，也不禁眼睛一亮，他慢慢俯下身子，兩臂張開，似乎要抱這一對小兒女，但又不抱，只鬆了一口氣，輕輕地，只有他自己聽得，訥訥地說了一句：「想來也不會不甜的罷？」

五

晚飯以後，老趙和他的老婆帶着孩子們出現在一條熱鬧的馬路上了。

這樣全家動員到馬路上來「辭歲」，確不是老趙的主意，也不是由於孩子們的要求，而是老婆的興會所至。她這動機何在，很難捉摸；也許是她自己覺得太悶了，打算散散心，但也許她覺得剛才爲了那撈什子的年糕，太刻薄了丈夫，存心借此來個和解，——然而，還有個也許，這就是做父親的既

然給孩子們一點兒甜一點兒油，她做母親的至少也該讓孩子們到馬路上睜大了驚異的眼睛，聊且『過屠門而大嚼』（註十五）。在收拾碗筷的時候，她不是這麼自言自語的麼：『難得，今兒個大火夜地上乾乾燥燥。孩子們也讓他們出去開開眼。成天擠在這老鼠洞裏，人連骨頭都霉了！』

然而一上了馬路，老婆的目標似乎又有些修正了。她打前站，匆匆穿過那燈火輝煌，人聲車聲喧鬧，吃的玩的穿的，五光十色，應接不暇的大街，就鑽進了比較黑暗的區域；接着就是爬上又爬下那記不明白有多少的不太高的土坡，以及那些前幾年被敵機炸出來的崎嶇小路，扔在那裏沒人管的斷磚碎瓦在腳底下咬格咬格響，陰淒淒地路燈光也沒有，一頭野狗悄悄地跟在那孩子的背後，猛不防竟伸出舌頭在女孩的骯髒的手背上舐了一下，嚇得她直叫。

老趙猜不透老婆葫蘆裏賣的什麼藥，可又不便問；老婆是走得那樣快，拖着那大孩子，相離總在丈外。老趙只好抱起了小女孩，拚命跟着。忽然一座炸餘的破房子攔在前面，老趙方才看見老婆伶仃的瘦影子往這破屋裏鑽了進去，不覺一驚，心想『她敢是發了神經病了，』便一邊叫，一邊加緊追。追進了破房子，什麼也不見，可是遠遠地高處却有一片燈光。老趙一脚高一脚低只往亮處走，懷抱中的小女孩幾乎要放聲哭；平時總說這女孩瘦，現在老趙却覺得再有這麼十分鐘，他一定要累倒了。

幸而腳下的地平坦起來了，先前那遠遠的一片亮光，這時成爲點點的燈火，有的高，有的好像就

在地上，老趙喘着氣，迷迷糊糊不認得這到了那裏了，他只想坐在路旁歇一下。

一七八

「啞！你不是哥哥和媽媽麼！」小女孩叫了起來。

老趙彷彿也看見了，……其實不是眼看見，而是心看見。好像他這老婆有一種特別的氣味，雜在千百人中，他看不到，可是聞也聞出來。當下他鼓起餘勇，就追趕；果然在一個古怪的人堆中間，找到了她。

這裏有蹲的，有立的，也有一枚三眼（註十六）悠悠然像水一樣淌着。走的立的，手臂上，肩膀上都搭着些破爛的乃至半新不舊的東西，在半明不滅的燈光下倒也顯得整然奪目。老趙看見自己的老婆也蹲在那裏，忙齋翻檢一些什麼，男孩子這時也看見了父親和妹妹，便一溜烟跑來，先對他妹妹做個鬼臉，便大人氣十足似的報告他老子道：「可惜，一件便宜的，給人家搶了去了。」

這當兒，一個趔來蕩去的法子猛可地將搭在臂上的那東西掙地一下衝着老趙的鼻子壓了開來；沙啞的嗓子念念有詞：「價錢可便宜，半新舊袍，元青斜紋布面子，買新的得百來塊錢一市尺；新翻的棉花，喂，老兄，市面新棉線賣到兩百元一市斤哪！四斤重，少了不要你找。喂，要不要新棉袍，做工頂括括！……」

像張開翅膀的大鳥媽似的，這漢子擋在面前，可把老趙窘住了。他實在提不起那份精神來鑑賞這

四斤重的實貨，然而迷胡過了的腦子這時也清醒了；他認出這是校場口，不成文的平民日常用品的拍賣場，老婆當堂到這裏來碰運氣，盼望有什麼真正便宜被她掬到，而且也常常挖空心思把家裏的一些當真無可救藥的破爛布片拏來賣給這裏的地攤上。『她倒還有這樣的興緻，』老趙終於躲開了『大烏鴉』，一邊走，一邊想，『怪不得剛才跑的那樣快！』老趙對於這一個奇形怪狀的大市場實在毫無知識，而且也永遠不會感到興趣的，他只盼望老婆早點大功告成或者早點碰上幾個釘子，以便結束。

他拖了小女孩，跟蹤在老婆後面，從這一個地攤轉到那一個地攤，好像永無止境，其間還得應付那些淌來淌去的『游擊』分子。後來是連最初頗有點興奮的兩個孩子也在報怨了，而他們却也正站在那邊到某某影院去的馬路的口子上，遠遠地就看到那電影院門前的一帶路上人山人海擠得不亦樂乎。老趙朝老婆看了一眼。他以為這一個眼色儘够促起老婆的反省。老婆呢，確也理會得那眼色裏的意義，可是嘴唇皮一翹，腰一扭，依然投向一個新發見的地攤去了。老趙沒奈何，只好站住了，用維持現狀的方式來表示他的再也不願意繼續那徒勞的探索。

站了約莫一分鐘，毫無效果，老趙想想這樣也不妥當，便打算依舊追跡。可就是這當兒，一個人在老趙肩頭拍了一掌。老趙轉身急看，原來是阿唐。

『恭喜，恭喜！』阿唐伸個拳頭，翹起大姆指，接連屈了幾下，『磕頭，磕頭。哦，一個人

麼

『還有，還有內人……』（註十七）老趙忸怩着，却又不肯朝老婆所在的方面瞧。

『哦，那一樣好，老趙，我真真是無聊得透頂了……』阿唐大着舌頭說，顯然是有了八分醉了。『你想想，出來時倒有四五個，不知怎的一個一個都丟了！好，遇見你，也一樣。……老趙，我警告你：人家說今晚上最是容易丟人的時候（註八），你瞧，林森路，都郵街，多少花花綠綠的舖子。丟人不丟人，過幾天，不，其實是今晚上他們自己肚子裏早已有分了曉。……不過，老趙，你的太太呢？』老趙勉強『嗯』了一聲，不料阿唐忽然放聲哈哈大笑道：『不要也是丟了罷！好，那一樣，我跟你去找！』

說着，阿唐一手挽住了老趙的臂膊，拖着便走，天曉得他要拖老趙到什麼地方，老趙着急了，用力掙扎脫身，嘴裏發急地連叫『不丟，不丟；不用找，不用找！』

阿唐也站住了，伸手到衣袋裏摸出香烟和火柴，斜着眼又說，『不丟就好。老兄，這年頭兒，丟個把太太，真不算一回事，有時她丟你，有時你丟她。哦，丟得快，找也找得快。不過，老兄你還是不讓丟爲妙……』

『你醉了。』老趙吞吞吐吐的說，腦子裏却極極又又在怪

「哦，那也一樣！」阿唐忽然哈哈笑了起來，就擦火柴。接連兩根，還沒有把烟抽着。第三次是兩根併在一起了，這才行了，阿唐一面噴口煙氣，一面說：「兩三毛錢，只帶一下。」他把手裏的火柴梗扔掉，斜着身子，似乎要走的樣子，却又說：「老趙，火柴也賣到六七元一盒，真丟人！說是過了年還得漲，哈哈！」

跟來時一樣兀突，阿唐腳跟一轉，就搖搖擺擺走了。

老趙把腦子裏一些搖擺又叉的東西趕快推掉，正待轉身看看老婆是否還在那面的地攤旁，誰知他老婆早已站在他身後了。大概是一無所成，心裏在發悶，老婆默不作聲，就走上那通到電影院去的路。走了不多幾步，她才歎口氣說：「聽見說麼，火柴也漲到六七元一小盒，過了年還要漲。」

「隨牠罷，」老趙隨口回答，「反正我們不用火柴。」

「不用！」老婆尖銳地頂了一句，但也立刻打住。老趙家裏的確用不到火柴。離他們十多家的門面，就有個賣烤紅苕（註十九）的，老趙的老婆一天去借兩次火，比自己的火柴還要穩當。但是現在老婆的目光並不專在火柴，她又歎口氣說：「火柴要漲，別的東西不漲麼？不用火柴，你也能不吃不穿麼？」

老趙知道老婆的那一套又要來了，心頭先自一抖。他何嘗相信人可以不吃不穿，然而空自發愁又

何必呢？而况這也不是適當的時會，也不等老婆再往下說，就奮勇酒開大步，朝前面的人山人海衝了過去。

還沒到那人堆的邊緣，老趙就看見小李滿臉通紅在那裏團團轉。小李說過的那句要請客的話，就立刻從老趙的記憶中跳出來了。老趙搶步上前，拉住了小李，想問他請看電影的事，可又覺得不好意思。倉卒間找不出什麼話，忽然想得了四個字：『恭喜，恭喜！』

小李一怔，但隨即不耐煩地答道：『有什麼可喜！他媽的，我忙了一晚上，凡是電影院都跑遍了，可是到此刻一張票也沒有買到呢！』

老趙聽這麼說，一段高興便冷了一半；他那沒有表情的面孔更加呆呆的像一塊木板似的。

小李伸手把臉上的汗珠抹了一把，眼珠一轉，好像省悟到老趙一定死記住昨天他那句隨便說說的開心話，便笑了笑：『喂，老趙，本來要請你有一場電影，可是你瞧，買不到票；』走黑市也沒有。好，這麼辦罷，我把戲票的錢送給你，買一個得券你自己的看了，我實在今晚上累得不堪，賭咒不再去擠。』

一邊說，一邊就去摸口袋，似乎馬上要兌現。

即使小李這是真心真意，而且，即使老趙再老實些，他也覺得這太不像個樣兒。可是他也無話可

答，只搖搖手，轉身就走，和他老婆匯合在一處。

現在老趙興致寧然了；這電影的畫是壞了，不但今晚，而且明天也不用再提。他忽然想起『自力更生』的話來，覺得終於是自家出的力，自家帶給孩子們的快樂。那一斤豬油年糕是實實在在絕不含糊的，這是無論如何跑不了的。

於是老婆一家四口又穿過了兩條鬧街，在人堆裏擠出一身臭汗，在人家亂扔在地上的桔子（註二）皮上滑了又滑，而且還好幾次險因街旁一些頑皮孩子亂放的花炮，最後，人也乏了，興致也盡了，便平安回家。

他們摸黑進了自己的屋子，好不容易又摸到那油燈，老趙去鄰家借了火來，那小孩子一心只記掛着他父親那『傑作』，性急的只想偷偷再去賞鑑一番，老趙却一屁股坐在床上，閉了眼睛，腦子裏空空洞洞，只有一個本能：睡覺。老婆却還忙著走來走去，嘴裏堵無目的地又在嘮叨。

忽然那小孩子怪聲叫了起來，把老趙嚇得直跳。

『沒有了，沒有了，——年糕！』小孩子帶着哭聲說。

『哦！』老趙心頭倒一鬆，轉臉看着老婆，意思是：你拿出來給他們罷，何必惹他們不快活。

老婆提起油燈，到大孩子站着發呆的地方照了一下，回頭就問那孩子道：『剛才你是放在這裏的

麼？哼，真聰明！還有什麼話說，耗子給拖走了呀！」

「啊！」老趙跳起來搶過那油燈就在地上找。

早已連連打着呵欠的小女兒這時才明白了是怎麼一回事，哇的一聲便哭起來了。

老婆心裏另有收快惱：剛才因為賭氣，她故意不管那什麼年糕，連正眼也沒看一眼，却沒想到大孩子收拾不周到，出了這樣的岔，追究起來，還是她自己不好。然而她是不肯嘴上認輸的人，只嘟起了嘴不作聲，看着他們父子倆爬在地上亂抓，却覺得好氣又好笑。

忽然大孩子又叫了一聲，接着便是老趙的沒精打采的聲音：「總算還好，還留給你們一半。」他們在破爛的牆角把那年糕找到了。小女孩這回是心驚耳快，立刻不哭，跑到了他哥哥那裏，搶着要看。

光滑油亮的一塊東西現在變為大麻子，而且缺了稜角，老趙伸直了腰鬆口氣道：「還好，少不了多少。」踱到床前低頭坐下，便像入定了（計二十一）一樣。

待到一切都靜定，只有老婆悉索脫衣服的聲音時，老趙這才如夢初醒，睜開眼來。只穿了短衣的老婆坐在他身邊，手裏拾了隻鞋子在看着。這是大孩子的鞋子，後跟脫了線，鞋尖有二道新裂縫。

「這日子怎麼過呵，」老婆放下鞋子說，「吃了吃就顧不得穿，吃也不飽，穿也不暖，幾時得了

呵！」

老趙不作聲。回頭看了一眼兩個睡着的孩子，好像自己回答自己似的說：「總也快過完了，抗戰就要勝利了。」

「哦，打完了仗，天上就落下金子來麼？」老婆生氣地大聲叫着。

老趙低了頭，半晌，這才偷偷地歎口氣說：「人，總得有個希望呵，人是要希望來喂養的罷！」

註 釋

壘。〔一〕「精神堡壘」，是懸旗的地方，在旗竿的下半截做成一個方台，人們稱它爲「精神堡壘」。

〔二〕躡手躡腳：就是輕手輕腳用脚尖着地走動，不使出聲。躡音聶。

〔三〕蠟梅花：是一種落葉灌木，葉長卵形，對生。冬天開花，花瓣黃色如蠟，花香很濃，可以插在瓶中玩賞。

〔四〕「驚弓之鳥」：比喻，意思是受過驚嚇，遇事胆怯。

〔五〕負荷：就是負擔。

(六)『非復當年阿蒙』：意思是：不再像從前那種老樣子了。這是出於三國時魯肅稱贊呂蒙的一句話。魯肅有一次與呂蒙商議事情後說，『過去世以為你只會打仗，現在你的學問也很好了，不再是從前的阿蒙了。』

(七)『鷄肋』：比喻，指那種吃它又無肉，丟了它又可惜的東西。

(八)從前有人做了兩句詩：『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這是比喻表面上看來好像走了絕路，實際上前途又有一番新氣象，新天地。

(九)應卯：就是到衙門裏報到。

(十)絮聒：就是嘮叨，話太多說個不完。聒音瓜。

(十一)成竹在胸：就是預先心裏有主見。

(十二)『曲盡爲父之道』：就是盡一盡做父親的責任。

(十三)羞澀的錢袋：就是不豐足的錢袋，貧乏的錢袋。

(十四)頗有德色：自以爲施恩於人，自己面上很有自誇的樣子。

(十五)『過屠門而大嚼』：『過肉舖門口而大嚼』，比喻只能飽飽眼福，聊且快意。

(十六)『板三眼』：是皮黃戲中的慢板，一眼是一拍子，三板三眼是隔三拍子一板，即等於四拍。

子。此地借用來形容慢慢的悠悠然的走路樣子。

(十七) 內人：稱自己妻子爲內人，是謙稱。

(十八) 這裏「丟人」兩個字有雙關的意義。一方面，是說過年時還不起債，容易丟人（丟面子
的意思），另一方面，是說在熱鬧場所，容易把人丟了找不到（丟了同行者的意思）。

(十九) 紅茗：方言，這裏意思是紅薯。

(二十) 桔子：就是橘子。桔音結。

(二十一) 入定：僧人默默坐着，心裏很清淨，沒有任何念頭，這時就叫「入定」。

編後記

這裏所選的幾個短篇，都是反映抗日戰爭中國民黨政府統治區域裏的社會面貌的。我們本來希望能選得更全貌些，不僅要有反映上層社會和中層社會的作品，而且要有反映下層社會，工農羣衆生活的作品。但由於國民黨對文藝作品的限制和閹割，由於那裏的工人農民之被賤視，因而以工農兵爲主觀的作品很少，以致他們對於抗戰的意志和貢獻，以及同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和搏鬥的情形使我們知道得很少，這是非常遺憾的。

從這些短篇裏我們看到些什麼呢？一方面是使人絲毫感不到抗戰的氣氛，一方面是大官僚大資本家的荒淫無恥和廣大人民的沉重災難仍和抗戰前的中國一模一樣，甚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舊的東西是如何頑強地抗拒着新的事業呵！正因為這種以「不變應萬變」的統治力量在那裏作怪，所以人民不能發動，力量不能增強，戰爭就不能不節節敗退。但是，抗日戰爭的歷史鐵輪，是誰也阻擋不了的，中國在大的變動中，解放區的人民已經崛起，他們正開闢走向新國家的道路。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天
的
工